



國家圖書館藏古籍題跋叢刊

國家圖書館／編

GUO JIA TU SHU GUAN CANG
GU JI TI BA CONG KAN

第1册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藏古籍題跋叢刊

第1册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國家圖書館藏古籍題跋叢刊(全三十册)/國家圖書館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5
ISBN 7-5013-1902-2

Ⅰ.國… Ⅱ.國… Ⅲ.古籍—題跋—中國 Ⅳ.G256.4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2)第020070號

責任編輯 宋安莉 封面設計 姜 尋

書名 國家圖書館藏古籍題跋叢刊(全三十册)
著者 國家圖書館 編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7號)
發行 (010)66126153 傳眞 (010)66174391
E-mail Btsfxb@publicf.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北京大興古籍印刷裝訂廠

開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張 1391
版次 2002年5月第1版 2002年5月第1次印刷

書號 ISBN 7-5013-1902-2/Z·295
定價 15000 圓

《國家圖書館藏古籍題跋叢刊》

主　編　徐　蜀

副主編　金麗萍　李德升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資助出版

序

國家圖書館收藏古籍極爲豐富，保存有大量的古籍題跋文獻。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出版《國家圖書館藏古籍題跋叢刊》，爲海內外讀者利用古籍題跋文獻資源，提供了方便的條件，因而是一項有意義而值得祝賀的事。

題跋是中國古代的一種文體。「題者標其前，跋者繫其後也。」（段玉裁《説文解字注·足部》）題跋實是題寫於碑帖、金石、書畫、文章和書籍前後的説明與評論文字。題、讀、題識、題辭、識語、書後跋、跋尾都屬題跋的異名。

題跋一詞最早見於宋代文獻。北宋歐陽修撰寫《集古録》「跋尾」若干篇，是附在他所珍藏的碑文眞迹之後，考訂和説明每篇碑文情況。他還撰寫了《雜題跋》二十七篇，跋書、跋詩、跋書法，边敘边議。沈括在《夢溪筆談》一書中記載：「唐昭宗幸華州作《菩薩蠻》三章……今此辭墨本猶在陝西一佛寺中。予頃年過陝，曾一見之，後人題跋多盈巨軸矣。」但題跋的出現，卻早在唐代，不過那時還沒有「題跋」這個名稱，只稱之爲「題」、「讀」。唐人皮日休《讀司馬法》，以尖鋭辛辣的筆觸，鞭撻封建統治者。這是早期頗有價值的題跋作品。唐代從事題跋的作者不多，作品數量有限，影響不大。

北宋歐陽修奠定了題跋文體的基礎。他與蘇軾、黃庭堅等所寫的題跋，字里行間常常流露濃重的感情色彩，文字明快，時含理趣。北宋末期，已出現題跋集，例如董逌的《廣川書跋》、《廣川畫跋》。南宋陸游、楊萬里、朱熹、樓鑰、魏了翁、劉克莊、周必大等所寫的題跋，或記述力主抗金的人物，或記載藏書家藏書所遇的厄運，或評書論畫，或説明著述的得失。題跋題材有所擴大，題跋常常成爲短小雋永的小品。

金元時期，文人學者文集中也多有題跋，質量遜于前代，題材以題畫爲主，風格趨於平實。「語宜峭拔」、「明白簡嚴」、「力圖新穎」、「不落窠臼」，形成元人題跋的一大特色。

明代隨着刻書、藏書事業的發展，題跋作者不限于讀書的文人，藏書家、刻書家及書賈也多撰寫題跋。題跋內容從宋元以來記述雜感，發揮評論爲主，逐漸轉變爲側重對古籍收藏的記述，或對古籍得失的評論。專門彙編古籍題跋的題跋集已出現，如徐㶿撰寫，由清人鄭杰、繆荃孫先後整理、抄録、輯刻的《紅雨樓題跋》、《重編紅雨樓題跋》；毛晉自刻《題跋》，收録他校刻經史子集和唐宋名家詩詞時隨書所寫的題跋一百五十二篇。附帶説明，一九一六年近人丁祖蔭又將《題跋》刋入《虞山叢刋》，題爲《隱湖題跋》；今人潘景鄭廣事蒐集，共得二百四十九篇，重爲排比，輯爲《汲古閣書跋》。

清初文網峻刻，文字獄觸目驚心，多數文人學士爲了保全自己，只有脱離現實，研究學問。乾嘉之際，他們更是一頭紮進故紙堆，大搞考據之學，對古代文化進行整理與研究。題跋是依附文獻而存在。當文獻研究成爲學術研究的重點時，題跋也就得到前所未有的興盛和發展。從清初到晚清，撰寫題跋的風氣始終不衰。「手自校勘，有得即記」，「得異本必手自校正，跋而藏之」，已成爲清代學者和藏書家的傳統，从而涌現了一批有成就的古籍題跋者，如錢謙益、彭元瑞、黄丕烈、錢大昕、顧廣圻、吴春暘、丁丙、陸心源、孫詒讓、繆荃孫、傅增湘等。他們所撰寫的古籍題跋，有爲自己藏書所写的題跋；有校訂古籍寫成的題跋；有讀書有所感和心得寫成的題跋；有爲經見的古籍寫的題跋；還有鑒賞他人藏書所寫的題跋。題跋內容豐富，學術性、資料性强，風格多様。既有語言精要，立意新穎的題跋；也有考證精細，資料翔實的題跋。清代十分重視從文集、藏書志、古籍書目、札記、筆記中蒐集名家的題跋整理編輯成集。這些古籍題跋集，有彙編若干單篇題跋成書的；有抄録附在藏書中的題跋成書的；也有輯録某位學者或藏書家散見於各種著述中的題跋成書的。題跋集既是時人撰寫題跋的成果，也是前輩所寫的具有很高學術價值題跋的總集。

明清乃至民國年間，因天災人禍，社會動蕩，大量古籍，特别是古籍善本，經歷了多次劫難。雖然社會稍有安定，即進行蒐求尋訪，但困難極大。而早先寫的題跋，常常記下古籍的內容、形制及特點，即使三言兩語，也爲古籍留下一些痕迹，這都有助於考訂失佚的古籍。從這一點説，古籍題跋具有歷史文化的意義。

《國家圖書館藏古籍題跋叢刋》收録側重學術資料性的古籍題跋集六十七種。題跋作者多爲明清及民國時期著名的

學者、藏書家、目録學家、刋刻家，採用大量的刻本以及少數抄本、稿本，影印出版，可算是目前國内收録比較豐富的一部題跋叢刊。

《國家圖書館藏古籍題跋叢刊》的價值，主要是：一、爲瞭解古籍及其善本、作者生平、内容得失、版本源流，提供了可靠的資料；二、爲查考藏書家概況、古籍授受淵源，提供了重要的依據；三、爲考察古籍流傳、古籍善本亡佚、書林軼事，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史料；四、爲研究中國學術史、古典文獻學、目録學、校勘學、版本學、中國書史，提供了可資參考的文獻資源。

朱天俊

二〇〇二年四月於北大中關園

編例

一、《國家圖書館藏古籍題跋叢刊》共收録國家圖書館藏題跋類古籍六十七種，多爲明清及民國時期著名藏書家、目録學家或學者的著作。

二、《國家圖書館藏古籍題跋叢刊》所用底本，原則上採用同種書最早的版本。但個別年代雖早，版本質量較差或因保存不好而造成内容殘缺或字迹模糊者則不用，而代之以内容完整、字迹清晰的版本。

三、《國家圖書館藏古籍題跋叢刊》所收之書，原則上以成書年代先後爲序編排，共分三十冊。

四、每種書前的書名頁，簡要注明了該書卷數、編撰者及版本。不分卷和一卷者卷數省略不注。書名以卷端所題爲主要依據，封面題簽、扉頁、書口等處書名僅作參考。同種書分散在不同分冊内，則每一冊中的該書書名頁注明該書在本冊内的起止卷數。

五、《國家圖書館藏古籍題跋叢刊》第三十冊内附《篇名索引》，將每種書内所收之題跋篇名析出，按首字筆畫排列，併注明該篇題跋所在之冊數及頁碼。

編者

二〇〇二年五月

《國家圖書館藏古籍題跋叢刊》總目

第一册

第二册

第三册

第四册

第五册

第十五册

第十六册

第十七册

第十八册

第十九册

第二十册

第二十一册

第二十二册

第二十三册

第二十四册

第二十五册

第二十六册

第二十七册

第二十八册

第二十九册

第三十册

第一冊目録

重刻校本南濠居士文跋序

都元敬先生生明之中葉與唐祝齊名而顯達過之平生博極羣書箸有南濠文跋四卷而流傳絕少第一二卷皆古書之不經見者第三四卷皆書畫之可寶貴者一一加以品題蓋先生生當隆盛而其時士大夫家皆富於收藏故其所見博而精也數百年來屢經兵燹古籍之經清初諸老校正者有遠過於所見之本而唐宋名人之眞迹則已散佚大半讀先生

書殊令人爲之神往不置云今文學山房主人以吳兔牀校本重印供世屬予爲序爰書數語以應之甲子仲夏江東老鍼殷念萱序

南濠居士文跋目錄

卷一

李戶部詩

陸大參集

陜州志

楊考功悼內詩

登封縣志

壬午功臣爵賞錄

壬午功賞別錄

鶴林類集

卷三

虞文靖公隷書

李雪菴書老杜詩

吾子行招雨師文

饒介之草書韓柳二文

楊廉夫眞境菴疏

張先生書金剛經

宋仲温書陶詩

白鶴山房詩

卷四

陶氏畫冊

南濠居士文跋卷第一

太僕少卿吳郡都穆著

海昌　吳兔牀校正

鹽鐵論

鹽鐵論十卷凡六十篇漢廬江太守丞汝南桓寬次公撰按鹽鐵之議起昭帝之始元中詔問賢良文學皆對願罷郡國鹽鐵與御史桑弘羊相詰難而鹽鐵卒不果罷至宣帝時寬推衍增廣成一家言其書在

宋嘗有板刻歷歲既久浸以失傳人亦少有知者新淦涂君知江陰之明年百廢俱興親民之暇手校是書仍捐俸刻之使學者獲見古人文字之全而其究治亂抑貨利以稗國家之政者蓋不但可行之當時而又可施之後世此則涂君刻書之意也涂君名禎字賓賢予同年進士

中論

文章自六經而下惟先秦西漢為近古其次則及于

東漢余向論桓氏鹽鐵論讀之未嘗不嘆其辭氣之
古論議之妙至不忍去手繼讀徐氏中論其辭氣論
議視桓氏無大相遠而予之愛之與鹽鐵論同蓋鹽
鐵西漢之文中論東漢之文也二書雖幸存于世然
傳錄之艱人不易見往歲同年涂君刻鹽鐵論于江
陰俾予識之近吳士黃紋刻中論畢工亦俾一言予
謂好古之士世未嘗無所恨者不得悉窺古人製作
而效法之而坊肆所刻率多舉業之文求如二書蓋

不可得而今乃有之豈非學者之幸乎于也嘗學荒落獲見古書之行爲之欣躍而且得綴名其末其爲幸又何如也

王弼易

余家世讀易二百年來藏易古注凡十數家若輔嗣易其一也是書爲宋國子監本其字特大余家所藏復有小字本亦宋刻者雖甚愛之然不便老眼固當在監本下也

新語

新語三卷凡十二篇漢太中大夫楚人陸賈撰賈以客從高帝定天下名有口辨其論秦漢之失得古今之成敗尤爲明備高帝雖輕士善罵不事詩書而獨于賈之語每卷稱善蓋前此固帝之所未聞也惜乎其書歲久不傳余同年李君仲陽宰浙之桐鄉嘗獲其本鋟之于木昔人謂文章與時高下質而不俚必曰先秦西漢是書余未敢定其果出于賈而其失得

成敗之論則有國有家者之當鑑也

申鑒

漢黃門侍郎穎川荀悅所著有漢紀及申鑒二書漢紀余嘗讀之而申鑒恨未之見蓋求之三十年而始得之潮陽守西蜀談君敬仲余舊僚也謂是書罕傳於世以余家本刻寘郡齋但其中字畫頗多譌謬昔之人固已云然今不得而正之也

潛夫論

潛夫論十卷後漢安定王符節信撰按范史稱符爲人耿介不同于俗坐是不得仕進志意蘊憤遂著是書不欲章顯其名故自號曰潛夫余讀史僅見其貴忠浮僞實貢述赦愛日五篇恒以未得其全爲恨非惟予然雖士之素稱廣覽博記而同余之恨者多矣友人朱堯民家藏舊本不欲秘爲已有遂刻之以傳太史公謂虞卿窮愁非著書不能自見符之所作殆類乎是若其才識之高言論之正足以考見當時之

政治非但指摘時短討究物情而已此又讀是書者之宜知也

古本國語

國語惟南京國子監有板惜乎歲久字多漫滅雖時或刊補而猶非完書也此蓋藏于宋岳武穆之孫珂近予友御史王君得之出以相示觀其刻畫端勁楷墨精美眞古書也余嘗訪御史君每一披誦則心目爲之開明竊因是而有所感古書自五經外若左氏

傳戰國策等以及是書皆學者所當究心而往往奪于舉子之業好古之士雖未嘗無而坊肆所市率皆時文小說求如此本豈可得哉嗚呼宜乎今人之不如古也

蔡中郎集

蔡伯喈集舊十五卷今所傳者十卷余嘗見藝文類聚載伯喈焦君贊伯夷叔齊碑及翟先生碑諸文今集中皆無之以是知其非全書也

博物志

張茂先嘗采歷代四方奇物異事著博物志四百卷晉武帝以其太繁俾删爲十卷今所傳本豈誠是耶茂先讀書三十車其辨龍鮓識劍氣人以爲博學所致是書固君子之不可廢與第未知武帝之俾删者何說而所存止于此也夫覆載之間何所不有人以耳目之所不接一切疑之而不信非也論語記子不語怪怪固未嘗無也聖人特不語以示人耳

文心雕龍

梁劉勰文心雕龍十卷元至正間嘗刻于嘉興郡學歷歲既久板亦漫滅弘治甲子監察御史馮君出按吳中謂其有益于文章家而世不多見爲重刻以傳夫文章與時高下時至齊梁佛學昌熾而文隨以靡其衰甚矣當斯之際有能深于文理折衷羣言究其指歸而不謬于聖人之道如劉子者誠未易得是編一行俾操觚之士咸知作文之有體而古人之當法

則馮君嘉惠學者之功豈淺淺哉

唐太宗集

唐文皇帝集舊四十卷世已不傳宋直齋陳氏本三卷昔人謂雜以他人之文頗多譌謬而今亦不復見此本近得之京師按館閣書目有文皇詩一卷凡六十九首今以詩考之正符是數但其中春臺望乃明皇詩錢中書侍郎來濟乃宋之問詩當是後人誤入殆又非館閣之舊矣

帝範

唐太宗帝範三卷自君體至崇文凡十二篇唐書藝文志嘗載其目而世罕傳元元貞初雲南行省左丞得之白人字與漢異乃譯而進之其書始行大德中覇州李罷元鎮嘗為之注廬陵鄧光薦序之余家所藏安成刻本元舊物也

杜詩類選

昔之注杜詩者凡十數家黃鶴注最下而最盛行余

所取惟劉孟會之評點蓋養性之選注單元陽之愚得此外又有張伯成演義趙子常類選伯成之注善矣然惟律詩七言而其他未之及也子常所注亦惟五言律視注家尤爲簡當而時取劉氏評語附之豈其竟全詩而力有未暇故所注僅止是與子常名汸新安人仕元行樞密院都事洪武初預修元史不仕而歸學者稱東山先生此書刻板在廣平府金陵何仕甫爲府同知近考績京師求序於余曰他人詩可

序杜詩不必序也漫爲識之如此

笠澤叢書

笠澤叢書四卷鄉先生唐陸龜蒙魯望撰其自序云叢書者叢脞之書也歌詩賦頌銘記傳序往往雜發不類不次混而載之故稱叢書笠澤者松江之名也宋元符庚辰蜀人樊開嘗刻是書僉元遺山謂得唐人錄本爲之校定豈遺山生長北方未嘗見蜀本與松江即今之吳江其地一名松陵魯望別有松陵集

十卷

松陵集

古松陵即今之吳江余同濟寧劉君濟民來爲邑令謂是集爲其邑故物而人未之見剞劂之余觀唐詩人之倡次韻至元白而始盛其萃而成編則有漢上題襟斷金及是三集按皮氏自序謂一歲之中詩凡六百五十八首其富若此則又題襟斷金之所無者況其游讌題詠類多吳中之作後之希賢懷古者

將于是乎考固吳人所當寶也劉君爲政不減古人其刻是集豈直私于一邑蓋將公之天下者也

龍筋鳳髓判

唐世選士之科不一書判拔萃其尤也張氏斯集自省臺寺監以至州縣爲題僅百而辭章藻麗世莫與比誠可謂萬選萬中而士子之當究心者宋洪文敏謂其堆垛故事不切于蔽罪議法又謂其純于時格而不逮樂天之甲乙判似非至當之論也

唐詩三體

宋季汶陽周弼選唐詩三體以杜常華清宮詩爲首詩云行盡江南數十程曉風殘月入華清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元僧圓至注謂唐詩人無所謂杜常者引孫公談圃西清詩話以常爲宋人而復曰弼詩學傳家列之于唐必有所據瞿宗吉詩話則謂曉風爲曉乘蓋以其下有西風字也歲癸酉余以使事至陝道經臨潼浴驪山之溫泉見石刻中有

此詩乃秦鳳等路提點刑獄公事太常丞之杜常作其詩云東別家山十六程曉來和月到華清朝元閣下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後有潁川杜詡跋云正甫太丞自河北移使秦鳳元豐三年九月過華清有詩始知當眞宋人數十年之疑一旦而釋夫弼之選固爲大謬至以常爲宋人是矣不應又曰列之于唐必有所據至于宗吉亦無眞見此可同發一笑也

瑣碎錄

瑣碎錄二十卷宋古靈陳曄日華撰觀陳氏自序云尚書郎温革子皮嘗著瑣碎錄凡四百餘事曄每有聞見效而筆之約將十倍名曰續瑣碎錄子皮之書今不復見元至大間環溪書院刻陳氏本概以瑣錄目之則與序矛盾而非古人著書之意矣予家四冊環溪刻也

和靖先生集

每聖俞序先生詩謂未嘗自貴就輒棄之所存百無

一二後村詩話謂先生摘句五言十三聯見集中者逸其八七言聯十七聯見集中者逸其三以聖俞之言可爲可信余曰先生暗香疎影之句爲梅寫眞膾炙人口固不必以多貴也詩曰爲漫稿但分上下正統間浙中刻本乃類爲六卷甚失初意使先生有知能不惋恨地下

琴史

右琴史六卷宋秘書正字鄉先生朱長文伯原撰先

生嘗謂書畫之事古人猶多編述而琴獨未備乃上自唐虞下迄于宋凡其事之載于史傳班班可述者裒次成書觀其自序有曰方朝廷成太平之功制禮作樂比隆三代則是書也豈虛文哉論者謂先生慨然有用世之志觀此亦可概見紹定間先生姪孫正夫嘗爲刻梓世遠不傳余近得鈔本于友人朱叔英家而缺其後志言叙史二篇俟博訪補之

春秋比事

春秋比事二十卷舊名春秋總論宋陳龍川謂湖州沈棐文伯撰爲更其名曰比事序而刻之嘉定辛未廬陵談卿月序則以爲著于莆陽劉朔非文伯也蓋談親見劉氏家本故云

西臺慟哭記

山東按察副使張孟兼氏在勝國時嘗注謝翺先生西臺慟哭記及冬青樹引當時薦紳君子爲詩跋者甚衆迄今百數十年而人鮮有知者先師禮部尚書

文定吳公舊蓄其本穆嘗得而錄之同年進士丁君汝正知浙之桐廬以西臺爲邑中勝迹且謝先生之墓在焉遂取而鋟之於木夫忠義之在天下古今猶一日也丁君之景慕先哲而表之若是其爲政從可知矣諸家之跋往往及王修竹林霽山而不著其名字穆考之修竹名英孫字才翁山陰人宋將作監簿霽山名景熙字德陽溫州平陽人宋釋褐進士皆謝先生一流人也併識之

女教

女子有教署有見于曲禮內則諸篇自漢曹大家女誡劉中壘列女傳之作而其教益備宋季莆田方澂孫嘗節取古人之意著女教十章以便童習借世罕傳故福建僉憲吾鄉陳公祚嘗錄其本以藏于家公之孫怡念手澤之重恐日就湮毀遂取而刻之後方氏有相臺許熈載者亦著女教六篇類例頗精女子之誦習先以方氏是書而後諸家以次而及則他日

爲婦而婦爲母而母其于風化豈曰小補之哉

南濠居士文跋卷第一終

南濠居士文跋卷第二

太僕少卿吳郡都穆著
海昌　吳兎牀校正

通鑑綱目

資治通鑑綱目世傳爲朱子手筆無復致疑後新安汪氏旣爲考異上虞徐氏以綱與凡例往往不合復著考證余謂綱目作于朱子則其所書當無誤謬何以來後人紛紛之說嘗讀朱子文集見其與門人趙

師淵數書則綱目成于趙氏惟凡例乃朱子之筆耳李方子親受業朱門其言綱目曰朱子欲稍加更定而未暇魯齋王氏去朱子未遠其序凡例謂嘗見趙公文集綱下之目蓋屬筆于趙也元廬陵劉友益作綱目書法其門人疑以爲非朱子之書友益不以爲然豈未嘗親見手札及王季之言而誤云邪

諸子粹言

諸子粹言一書余家舊有藏本乃昔人手筆然不著

編纂名氏近閱夷堅志云朱南功字元勣湖州安吉人嗜書博覽強記淳熙中終福州助教平生手鈔諸子摘奇會粹名曰諸子粹言始知是書蓋元勣纂也惜世無刻本人亦少有知者

續博物志

山珍海錯無補乎養生而飲食者往往取之而不棄蓋飽飫之餘異味忽陳則不覺齒舌之爽亦人情然也小說雜記飲食之珍錯也有之不為大益而無之

不可豈非以其能資人之多識而怪僻不足論耶是書舊有板刻而今不傳余同年賀君志同近刻博物志訖工復取而刻之俾與前志並行好古之士知其一染指也

王炎午集

宋廬陵王先生炎午集九卷弘治辛亥先生八世孫華嘗刻之於木後華之族弟懋復加參攷正其訛舛始爲完書南京禮部主事偉于先生爲九世從孫近

得懋所遺本其中表弟知六安州劉君見之爲重刻以行劉君以余進士同年而禮部亦同年也俾有以識之予少嘗閱文丞相集得先生生祭丞相文讀之毛髮竦動以爲先生忠義當不在丞相下今而得覩其文之全豈非幸哉第惜夫先生生丁宋室之衰所抱負者鬱而不施而止于一太學生也雖然言者心之聲士之識也昔蘇文忠公謂諸葛武侯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裡蓋不必博求武侯之文固足以

盡之矣先生文之祭丞相文公者傳於天下後世人誦習其言仰之若景星靈鳳則先生之文不在其多而況有集如是者哉王氏叔姪之章顯其先劉君之好賢以成其志皆所以為忠義勸也

范文穆公田園雜詩

此詩今見公集中公自有敘謂淳熙丙午歲作考之宋史公傳歲月脫略惟盧氏郡志載公淳熙五年拜叅知政事兩月出知婺州奉祠歸起知明州尋除端

明殿學士擢江東安撫使兼行宫留守知建康府以病請閒詩當作于是時後三年加大學士明年而公薨矣後之論者乃謂孝宗欲相平公以其不知稼穡之艱命遂中止公聞之因賦此以見意噫豈其然哉

論孟大意

余家舊藏論語大意及孟子大意二書皆宋刻本而無著書人名嘗觀文獻通考以二書爲卞圜撰亦不書其鄉郡后見劉禹錫嘉話有圜跋語始知圜爲宋

海陵人海陵郎今之泰州余友儲都憲靜失欲修州志會問予以圜語之儲君愕然曰吾用心志事而不知此人修志非君不能盜我惜儲君已殁志竟不成念之未嘗不太息也

夢粱錄

夢粱錄二十卷錢唐吳自牧撰錢唐自宋南渡建都其山川宮闕衣冠禮樂遂甲天下而其時序土俗坊宇遊戲之事多以細瑣不登史冊自牧生長於宋目

擊其事特爲之紀述則南宋雖偏安一隅而承平氣象猶可因此想見亦一快也先自牧有孟元老者著夢華錄備載汴京故事此錄續元老而作殆合璧也

山家清事

林和靖先生爲宋隱逸第一流其七世從孫龍發當理宗時高抗不仕人謂有乃祖之風觀所著山家清事則其人可知已余山人也邇雖竊祿京師而夢寐不忘乎山若是書者固余之所樂玩也

六書類釋

右六書類釋三十六卷元鄱陽倪鏜撰元人精六書之學首稱周左丞伯溫其所著有六書正譌說文字原行于世而伯溫固鄱陽人也鏜與伯溫同郡其書精博亦既刻梓不知何爲不行雖以余之酷嗜字學藏書頗多是書僅一見之京師而殘缺者亦已過半夫古人苦心著書固將以傳遠也今去鏜不二百年而其書泯滅無存併其名亦不知然則立言果足恃

耶

鄧牧心集

錢唐鄧先生牧心生宋世之季有文數十首名伯牙琴余藏之篋笥餘三十年未嘗輕以示人嗚呼先生之操高矣余非知音者也姑以俟後世之鍾子期耳

劉氏實山集

始予家食時則聞杭劉先生邦彥之名而屢見其詩以爲浙中作者莫之或先恨未識也壬戌秋遊杭則

先生沒已數歲幸識其子景清于周君襄虞坐上翌旦景清携先生之詩所謂實山集者示予因得而盡閱之蓋先生生長名族博學好古其所交多顯人魁士而又有湖山以爲之助故其吐辭清妙而絕塵優柔而不迫眞足以追蹤古人無愧色者其視窮寒輩之作殆猶蟲吟草間知不侔矣夫詩未易言也主乎情觸乎景情景二融精實簡當俾人讀之其喜者可舞悲者可涕是之謂詩若斯集是已其可以弗傳耶

景清爲人倜儻克承家學近刻先生之詩云將畢工先生可謂不死而予向之所歆慕者今得而飽飫之矣抑予觀乎先師學士程公志先生之墓謂爲古之賢豪程公文雄天下于人愼所許可而與先生若是然則先生之所長豈眞詩而已哉讀是集者尚當知其人云

懸笥瑣探

是書爲廣東左叅政吾鄉劉先生欽謨所著余嘗得

於先生之子嘉絹蓋未成之書也先生平日學最博洽著書凡十百卷藏于家此特其緒餘然觀此亦足以知先生矣

王肅公集

故南京吏部尚書毗陵王公集十二卷公之孫中書舍人昇所詮次維公以雄才碩學自入詞林至登八座中間述作甚富稿留于家其子都御史希曾嘗刻之以行亦既有年昇以公之文浩瀚人未易徧覽托

李戶部獻吉校定以成斯集將重刻焉穆間得而讀之雖曰十存其三四高篇妙製大抵皆在而講章與詩昔未行者今則附入蓋不必求公之文于全固足以傳天下及後世昇之用心不其厚哉穆與李君友於昇甚契因僭書公集之後以致景仰之私云

郭氏家傳

郭氏家傳五卷前四卷柱國定襄忠武侯撰後一卷則定襄從孫今武定侯之所續也郭氏自營國公以

來皆積德累公世有茆土爲佐命元勳而定襄與武定公又皆文武兼資功業茂著所以繼先業而裕後昆者固有在矣而乃惓惓焉于是書之圖豈非以昔人名德在人耳目者或有時而泯而信史之載亦往往略而不詳于是有僚吏子孫之撰述蓋將備史氏之闕而行之無窮者也穆觀唐宋之臣若李丞相泌呂忠穆頤浩咸有家傳以傳于世然求其更盛迭貴餘二百年如郭氏者一何鮮耶吾知是書不但與古

並傳又以見我朝之有世臣若是非前代之可及也

李戶部詩

李戶部獻吉詩一卷近書以遺戴太史寅仲者向余官工部時與獻吉友善政事之暇數相過從觴咏留連日夕忘去意甚樂也別來數載緬懷昔日之樂不可得得覽斯卷爲之躍然蓋獻吉之詩取材漢魏而音節法乎盛唐若宋元以下則藐視之其所作雖不免時爲今體而命意遣詞高妙絕俗識者以爲非今

之詩也余舊學荒落視獻吉不能無愧而寅仲俾宜有言故識諸卷末蓋寅仲亦予之故人云

陸大參集

故浙江叅政太倉陸公有文曰式齋稿曰浙藩稿者其子貢士伸既刻之於梓今年春復以公退休之作曰歸田稿并刻之以行伸夏穆至而工適告完貢士俾識其役因記歲癸丑公解政東還抵郡郎辱過穆共觴福濟道院聯句池亭寔爲歸田首倡今而登公

之堂公雖不可見而獲見其文之全蓋有非偶然者惟公以高才邃學歷仕中朝餘二十年其所建白皆當世要務晚而出叅藩政雖制於命不竟其施然沒未幾而述作之富流佈人間其視得志一時而名隨身泯者果孰多而孰少嗚呼若公者其可以不朽矣

陝州志

今之州邑大率有志予所見多矣然往往彼此如一冗雜可厭近閱陝州志而重有嘉焉志修于知州事

安福顏君德侔其文辭雖簡而事實不遺蓋有得乎古人敘事之法使志州邑者而皆若是是可謂之志矣余向以使事道陝得識顏君知爲賢守今復觀此蓋信其爲守之賢不可及也州故召公聽政之所甘棠遺愛至今猶存斯志也雖與召公之棠並傳于世可也

楊考功悼內詩

詩發乎情者也識其人而傷悼之固情之不能已也

人不吾識而吾亦傷悼焉則非人之情矣予嘗觀乎今之詩人其傷悼之作未嘗無也然不過應人之求而親戚朋舊多未之及豈親戚朋舊無人以求之耶抑迫於衰痛而不忍形之言耶考功員外郎楊君名爻近示余以悼內詩一卷余讀之有以知君之篤于人倫非人之所能及而或者疑其過多余曰夫婦反目或至相棄世恒有之君之厚于內如是則其內之賢可知況乎辭意之妙足以感發乎人人而非托之

空言可謂得情之正者矣詩雖盈卷不見其多夫豈曰過之云乎

登封縣志

登封河南之屬邑也山有嵩高在其境內爲五岳之尊詩云嵩高維岳峻極于天又云維岳降神生甫及申而孟子云禹避舜之子于陽城說者謂陽城乃嵩山下深谷今有啓母之石存焉登封而有山如是是豈直一邑一郡之重固將爲天下之重也余昔奉使

道經其地大雪中由少室抵嵩于少林寺觀達摩面壁石其形宛然石上于嵩陽廢宮觀漢武所封大將軍柏殆三代時物以爲平生奇遇今觀邑令李君斯志其中述作若盧照鄰沈佺期宋之問李太白王摩詰白樂天皆唐之名流而大儒君子若范文正程伊川邵康節亦皆在焉又爲之驚喜謂他志之所未有則其重又不止于山而已李君之爲此去取甚嚴敘事有法可以一洗他志之陋而況有山與文以重之

耶噫是可傳已

壬午功臣爵賞錄

賞賜國之盛典禮部主客一司實掌其事正德壬申秋穆爲主客郎中理故牘得洪武壬午九月爵賞功臣名數惜其繕寫失次因略爲修整勒成一卷名之曰壬午功臣爵賞錄蓋將以備私家之閱若夫諸臣事功則有史氏之筆在焉

壬午功賞別錄

穆爲主客郎中之一月于故牘得洪武壬午功臣爵賞者三十有三人既次第之爲錄後二月復得指揮而下功賞之數仍爲次第筆而藏之名曰壬午功賞別錄用補前錄之闕後之欲知當時之事者或于是乎有攷

鶴林類集

曩洪武永樂間吾郡元妙觀有高士曰周君元初嘗以道術受知兩朝官神樂觀五音都提點當時名卿

鉅公凡交于周君者多贈之詩文而學士宋公特爲著傳其沒則王文靖公銘之初周君弟子常真其所得詩文名鶴林類集刻梓以傳而墓銘未之及也周君五世法孫謝復冲老而好文以墓銘稿留余家取之刻附後集舊板之漫滅者亦復新之夫周君之術神矣使無詩文以張之人固不得而知然非托之于梓則亦終于泯焉而已斯集之晦百有餘年而復行于今殆若有數觀此則弟子之隆師復冲之尊祖皆

可謂賢于其徒者故樂爲識之

南濠居士文跋卷第一終

文學山房

南濠居士文跋卷第三

太僕少卿吳郡都穆著
海昌　吳兎牀校正

智永眞草千文

隋釋智永眞草千文舊有石刻今閣老長沙公所藏乃其眞跡較之石本字大而肥氣韻飛動優入神品爲天下法書第一穆辱遊公門公嘗示穆清明上河圖繼復出此一日之間獲觀二妙何其幸與何其幸

與

虞世南奏草

右唐虞世南奏草眞蹟中云伏蒙聖慈以臣進呈孔子廟堂記石本特賜臣晉右將軍王羲之黃銀印一顆臣已祗受蓋在貞觀七年十月後有宋人題名及賈丞相悅生印今藏宜興徐氏乃閣老公故物也世南所書廟堂記予碑跋嘗及之但羲之有黃銀印及太宗以之而賜世南此皆後人之未知者故表而出

之

褚河南書倪寬贊

余舊嘗見褚河南書唐文皇哀册文眞蹟以爲希世之珍今復覩此豈勝欣幸

張長史春草帖

長史詩云春草青青千里餘邊城落日見離居情知海上三年別不寄雲間一紙書此帖用白麻紙宋秘府物元季藏于吾鄉陳彥廉家廉嘗爲構春草堂人

多詩之今歸嘉興王延槐長史余同縣人余平生閱唐人墨蹟凡十數卷長史書所見惟宛陵帖及此而已宛陵予竊疑其非真若此帖者當爲唐人法書第一信奇寶也

樂毅論

樂毅論世傳爲羲之正書第一此乃閣老宜興公所藏其前有褚氏小印後云貞觀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中書令河南郡開國公臣褚遂良奉敕審定及排類

上復有紹興并米芾賈似道諸印張宣公敬夫跋謂細觀行等知爲眞蹟無疑按徐浩古跡記云貞觀十三年十二月太宗以二王書裝成部帙命起居臣褚遂良排署則云貞觀六年者非也徐氏又云太平公主愛樂毅論以織成囊盛之及没竊于成陽老嫗縣吏捕嫗嫗驚投之爨下書述記云長安神龍之際太平公主奏借樂毅論出外搨寫遂失所在其說與徐氏合則眞蹟在唐已不存矣然余又嘗見僧智永題

樂毅論謂自梁世摹出天下珍之他日遂見記楊本樂毅論云貞觀十二年四月九日內出樂毅論眞蹟命直弘文館馮承素摹賜長孫無忌等于是人閒始有其本觀二說則樂毅論之傳世皆後人所摹而此特其一歟宣公道學君子賞鑒恐非所長或題語出其一時而不暇詳考亦未可知也

歐陽公詩帖

右歐陽公酬蘇子美古詩眞蹟爲吾鄉姚榮公孫廷

用所藏廷用近出示余言洪武間榮公以高僧住北平之慶壽寺一日過戍卒家見其糊窗紙有字視之乃此詩也榮公且驚且喜揭之以歸裝潢成卷既自爲跋而當時大老如楊東里胡豫章輩亦皆有題識此詩閲世幾四百年不幸而落戍卒之手然竟遇榮公復自謂寶之如夜光明月則神物之衞護公詩又可知矣

山谷老人遺墨

山谷老人與趙景道帖并絕句八首今藏海虞錢工部士弘家前有賈丞相似道悅生印及長生印蓋宋末嘗入似道家悅生乃其堂名也聞之昔人似道藏法書名畫甚富其妙品輒用二印識之後宋人三跋中有石湖居士者余鄉先生范文穆公也

山谷書陰長生詩

山谷老人書後漢陰長生詩三首今藏刑部郎馬公抑之家題其後云忠州丰都山仙都觀朝金殿西壁有

天成四年八書陰眞君詩三首余同年許少張以爲
眞漢人文章也以予考之信然偶得佳紙爲鈔此詩
穆觀道家書往往言及陰君今併觀其詩誠不死之
仙也詩辭旨高古而人間少傳故錄之其一維予之
先佐命唐虞爰逮漢世紫艾重紆予獨好道而爲匹
夫高尚素志不事王侯貪生得生亦又何求超跡蒼
霄乘飛駕浮青要乘翼與我爲仇入火不灼蹈波不
濡逍遙太極何憂何慮遊戲仙都顧閔羣愚年命之

逝如彼波流奄忽未幾泥土爲儔馳走索死不肯甦

休予之聖師體道知眞昇騰變化松喬爲隣其二維

予同學一十二人寒苦求道歷二十年中多怠惰志

行不堅辟世自匿二十餘年名山之側寒不遑衣饑

不暇食恩不敢歸勞不敢息奉事聖師承顏悅色面

垢足胝乃見哀識遂傳要訣恩深不測妻子延年咸

享無極黃白已成貨行不堅痛乎諸子命也是天天

不妄授道不歸賢勤加精研勿投幽壤何時可還嗟

爾流俗富貴所遷神丹一成昇彼九天壽同三光何但億千其三維予髫少好道德棄家隨師東西千億役使鬼神玉女侍側予得度世神丹之力

山谷贈僧祖元詩

黃文節公中歲好佛故其徒往往得從之遊此詩蓋公書以遺僧祖元者學士宋公跋之詳矣夫流離患難人孰無之而方外之士乃能從公此可以觀公之賢而元也亦可謂不負乎公者歟

米海岳草書九帖

海岳翁此卷嘗入紹興秘府後有其子元暉題識蓋海岳平生得意書也其中有登海岳樓詩一首下小字注云三四次寫間有一兩字好信書亦一難事夫海岳書可謂入晉人之室而其自言乃爾後之作字者當何如耶

米元暉墨蹟

嘗見敷文公畫題云待次平江作于大姚村妹家此

帖有自到村居之語而且流落吳中豈亦在妹家時作耶

朱文公城南詩

朱子與南軒先生友善此城南二十咏和南軒而作者穆閣之先工部君言在元吾鄉尚書干公文傳嘗尹婺源朱子闕里也公得此于其五世孫光後秩滿歸常熟錢伯廣者愛之公輟以贈伯廣乃構城南齋因以城南自號金華黃文獻公爲記伯廣投卷爲鄉

友虞子賢所得子賢復構軒二十楹各顏其詩於上兵變後卷流落不知所在穆近于致政侍郎陽羨沈公家見之不覺大喜卷後有于公跋楊廉夫復爲子賢補書南軒原唱最後于淵一跋與先君之語正合淵字資深尚書公孫也

宋賢十四帖

右宋賢遺墨首文潞公歐陽少師次蘇文忠文定黃太史米海岳又次之張諫議芸叟孫尚書仲益李參

政泰發張直閣郎之凡十八十有四帖爲嘉定劉氏所藏夫書者文學之一與政事相爲流通然人鮮兼之路公少師二蘇太史其政事文學蓋卓乎不可及也若海岳郎之則以書名家其餘三公之書世不多見而韻復高勝嗚呼此可以見古人之能事矣

宋思陵宸翰及元人諸帖

嘉定劉圭父嘗萃宋思陵以下宸翰及宋元以來諸儒遺墨聯爲一冊但有以識之按思陵之詩曰賜王

倫倫字正道文正公旦弟其在當時官至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嘗使金不屈而死竹詩一聯其印文曰善雅蓋宋景獻太子書而善雅其堂名也其後若虞文靖趙松雪袁文靖貫酸齋馮栴粟揭文安周伯溫危太朴楊廉夫皆元之鉅公最有時名其他曰山村老人仇遠者字仁近仕元杭州知事山村其自號也曰珽者白氏字廷玉仕元江浙儒學提舉珽與遠皆錢唐人曰陸桂者今不可考其詩序云子徵子

封諸同志子微陳氏名深吾郡人子封鄭氏名國嚴州人而寓于吳曰公望者黃氏字子久與子微同郡世所謂大痴翁是也曰樞者東陽張子長仕元國史院編修官曰淵者張氏字清夫吾郡人仕元儒學提舉曰植者字叔方號慎獨痴叟子微之子也曰恕齋者大梁班惟志彥功仕元江浙儒學提舉曰梧溪老人者江陰王逢字元吉曰圭一者吳志淳之字志淳曹南人曰紫芝老人者錢唐俞和字子中曰莫昌者

字景行家于錢唐號兩山道人曰馬兼善者會稽人元季寓於松江洪武初爲其學訓導曰陳文東者名璧松江人洪武中解州判官曰谷陽生者文東之號也曰宋堯者字仲温吾郡人洪武中鳳翔府同知書紈素生傳者視其印文曰處室乃吾鄉張翰宸晟洪武中嘉定縣學訓導曰求海漁者爲宋廣昌裔宋又號桐柏山人曰宋璲者字仲珩學士潛溪先生之子洪武中中書舍人曰顧祿者字謹中松江人洪武中

太常典簿曰端本智者字孝思南昌人圭父性嗜書畫所蓄甚富嘗自號淸癖生此皆其鑒定者也

趙子昂書襄陽歌

太白聖于詩者魏公書此眞可謂詩之勍敵發之學書雖奮力追之吾知其不能及也

虞文靖公隸書

元柯博士九思在文宗朝最受知遇觀訓忠一碑可見從文宗崩博士失寵退居于吳相傳今城東胭脂

橋即其故第此卷流落吳中已餘百年爲郡士沈津所得虞公文翰妙絶一時其隸書之傳人間特少沈氏之寶之也宜哉

李雪菴書老杜詩

前元士大夫多善書者其大字獨稱雪菴學士爲第一此卷老杜送孔巢父詩乃雪翁眞迹其莊重遒勁如端人節士莫可狎玩眞有得乎顏氏家法後之作大字者見之當不止于退三舍也

吾子行招雨師文

子行名衍元武林人天性高抗讀書攻古文辭兼精篆籀音律之學宋學士王忠文公皆爲作傳其平生著述甚富行於世者有學古編楚史檮杌晉文春秋三書此文蓋書以遺吾鄉錢學論翼之者舊嘗見于友人朱堯民家今歸沈津氏

饒介之草書韓柳二文

韓柳文妙絕今古送孟東野序梓人傳乃其尤者元

臨川饒介之爲易久成書此蓋有深意不特字畫之妙而已介之名介士僞吳淮南行省叅政號華蓋山樵又號醉樵此曰華蓋洞酒史兼二號而云也久成名恒讀書工詩吳郡之崑山人

楊廉夫眞境菴疏

江西儒學提舉楊先生廉夫元季寓居吳中多往來僧廬道院此眞鏡菴疏之所由作也菴在上海縣東北二十里其曰募緣天隱子者唐司馬承禎字子微

乃道家者流而先生之書之者大抵古人作疏率多借重是如

張先生書金剛經

嘉定張先生翰宸在洪武中以母夫人生日手書是經用以資福此可以見其孝而字畫之勁健清美則又可以頡頏古人而不多讓嗚呼若先生者可謂有德有文之士矣惜乎甫官訓導而遽罹非辜故百餘年來其名罕傳雖以穆爲鄉後進而所聞墨蹟亦維

此而已穆嘗謂天之生才甚艱宜其愛護寶惜而先生乃獨不然其亦可悲也夫其亦可慼也夫

宋仲温書陶詩

鄉先生宋仲温氏書法師鍾元常後竟以是妙絕天下其書今人閒往往有之予所閱殆不止此獨元常書世遠罕傳并石刻者亦不多見曩成化間嘗觀元常荐焦孝眞表眞蹟始知仲温之誠有得于元常而今豈易得者

白鶴山房詩

白鶴山房詩一卷皆先進名公為虞公輔氏而作始唱者王立中彥强繼之者陳朴子莊陳汝秩惟寅馬治孝常周南老正道朱先生文奎周衡士平錢允升仲益以至王璉汝器王璲汝玉王璉汝嘉則皆彥强之子凡十一人彥强在元以大父恩由開化尉歷任松江府知府致仕孝常洪武初知內丘縣終建昌府同知正道元末為吳縣主簿終江浙行省照磨朱先

生名應宸子之外高祖嘗爲江陰縣學訓導士平洪
武中右正言仕終禮部侍郎仲益以字行少在元嘗
領鄉薦永樂中入翰林爲修撰歷王府長史終於家
王氏昆季汝器洪武吏部主事汝玉中元鄉試乙榜
洪武壬午爲翰林五經博士後以字行至春坊左贊
善歿謚文靖汝嘉永樂中更名進由五經博士卒官
侍講其弗仕者惟子莊惟寅子莊元季與其弟子經
居吳之陽山子經有史才嘗續編通鑑洪武初官起

居注十一公孝嘗宜興人士平仲猛與公務皆無錫人子莊四明人惟寅南康人與子莊同寓于吳其餘數公則皆出吾郡而子莊彥強其居又皆與公務密邇朝夕杖屨往來者也公務名本讀書善詩洪武中謫戍五開衞沒觀乎諸詩而其人可知矣公務之玄孫隆持卷需言于余因畧疏諸公之生平俾讀者得有攷焉

沈大理草書千文

大理少卿華亭沈公粲與其兄學士度皆以能書擅名天下稱我朝羲獻然學士特妙于楷少卿特妙于草今片楮隻字流落人間者爭寶愛之不啻金玉此卷藏于練川劉氏爲少卿行草蓋其晚年得意筆也

盧氏紈扇詩

昔孔門弟子稱文學者以子游子貢爲首子游吾蘇之常熟人也自子游至今蘇之士多以文學著名非他郡可及則以先賢之風在也予近讀盧彥昭氏紈

扇詩而竊有感焉彥昭子游之鄉人也觀其能詩而字復清勁則彥昭之在當時固儒者也今去彥昭僅餘百年不特蘇人不知其名雖一鄉之人亦鮮有能道之者予於是有以見士君子之負才抱德而沈晦不聞如彥昭者夫豈少哉雖然此非彥昭之所計也

陸翰林藏鄉先生諸帖

翰林編修雲間陸君子淵藏其鄉先生姜司諫敷惟中夏叔正沈少卿陸潤玉錢文通張南安諸公遺墨

聯爲一卷俾余識之余觀諸公雖或仕或否知名于時者惟少卿文通南安其餘四公之翰人不多見向非陸君之藏幾乎泯而無聞陸君可謂厚于其鄉者矣世有受其先人之遺者往往不旋踵而失之陸君于一鄉而猶若是則其厚所當厚又不于是而可見耶

葉文莊公二帖

故吏部左侍郎文莊葉公以文學政事重于天下其

平生愼所許可獨愛重鄉人陸大參文量觀其所遺諸帖雖家事細瑣亦皆託之則大參之爲之亦可知矣大參沒迄今數年文莊之孫梦瀅來贅爲孫壻再世通家于斯可見此卷後有吳王二公題識吳公由吏部進大宗伯王公今亦爲吏侍相去文莊僅踰廿載此吾鄉之盛事而天下之所無者因併及之

又

吾郡葉文莊公爲吏部時其子鄉貢士廷光實侍左

右後廷光以展墓歸凡可以訓教者悉書于冊授之以行公之沒距今三十有六年而廷光之沒亦十二年矣邇者廷光季子夢瀅重惟先祖手澤恐就湮沒乃裝潢成卷而求題于余考之公墓碑成化己丑以禮部右侍郎進官吏部癸巳轉左甲午三月而公卒矣今觀卷中有及虞舉人之語虞君名臣蓋公之子壻成化辛卯領薦則此當在吏部時作第未知的於何歲不可攷耳卷中凡數千言大而持身理家小而

處事應物告戒丁寧委曲詳盡教子如公可謂至矣而不特一家之訓也然則公之政事文章所以擅名天下愈久而愈光豈徒然哉豈徒然哉

張南安草書

右詩七首故南安守張公汝弼書以遺濮武庫者張公草書師宋昌裔昌裔名廣洪武初與宋克仲溫宋璲仲珩俱以善書擅名人稱三宋然評者謂昌裔書校之二宋不逮以其筆之聯續不斷非古法也

少卿李公書石湖詩

右宋參政知事齊國范文穆公詩一律敵太僕少卿李公應禎所書李公與文穆同爲吳人其云夏日雨坐因書是詩則文穆詩語似爲李公今日而發此可以見古今之同心而李公崇重鄉賢之意抑又可知蓋非特字畫之妙而已穆嘗洒掃李公之門今而九原不作懷想典型爲之慨然

吳文定公及第後謝恩表稿

成化壬辰科進士凡二百五十人而狀元爲吾鄉吳文定公故事狀元宴禮部受冠服之後當率諸進士上表謝恩此則公所作表稿而藏于其子中書舍人奭公領鄉荐時名列第三是科會試第一及廷試復居榜首人翰林爲修撰至學士進大宗伯專典內制天下之人無有不知公者穆謂公之所以重于天下豈直科第與官而已其道德足以師乎後學述作足以匹乎古人至於書翰之妙識者以爲不減宋之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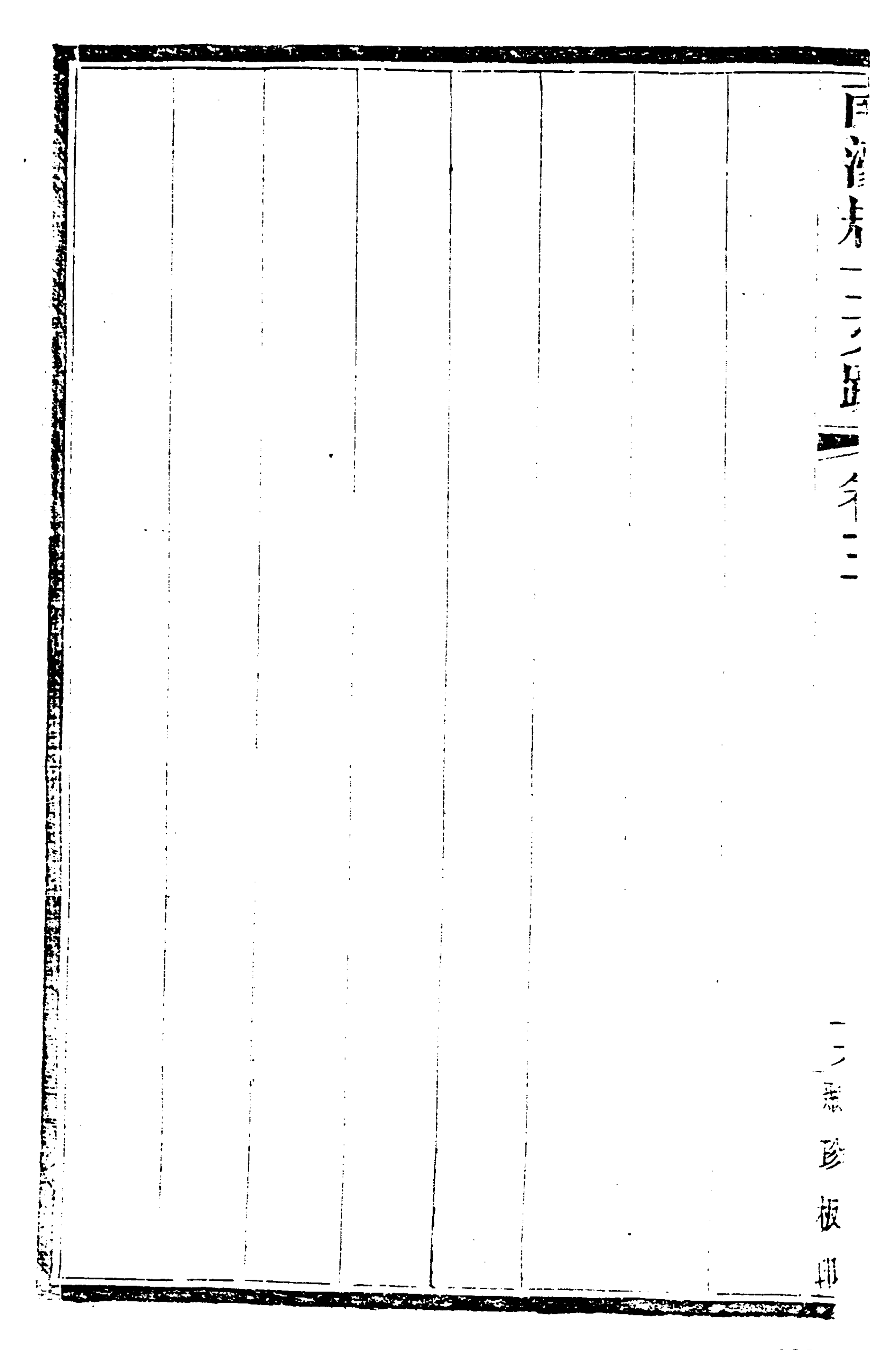
蘇國朝自設科以來前平公者狀元凡三十八人爲學士至大官蓋不知其幾道德文章有如公者可多見哉而況此表爲公榮遇首作當與廷對策並傳于世可也

少傅王公詞

右踏莎行詞一闋閣老震澤先生所作而書以遺鄉之八者穆觀詞中之語有以知先生之高情雅志飄然物外而富貴不足以累之若夫詞翰之妙此直先

生之餘事然亦豈他人之所能及哉

南濠居士文跋卷第三終



南濠居士文跋卷第四

太僕少卿吳郡都穆著

海昌　吳兎牀校正

王維畫伏生像

右唐王維畫濟南伏生像宋秘府物今藏金陵王休伯家余官金陵聞休伯所藏書畫甚富一日與顧吏部華玉過之休伯張燕予戲謂之曰必出書畫乃飲宋元姑置其亦有唐人筆乎休伯笑而不答遂出此

及維著色山水一卷予不覺驚伏以爲平生之未見也但古人之坐以兩膝著席未嘗箕股而秦漢之書嘗用竹簡今像乃箕股而坐憑几伸卷此則予之所未曉抑余聞維嘗畫雪中之蕉像毋乃類是而不必拘拘於形似者耶

小李將軍落照圖

落照圖宋秘府物藏入賈丞相家洪武中昆山有道士王立微者寶秘是圖今藏琴川劉氏唐人畫之入

神品者若閻立本大小二李王摩詰吳道子其眞筆余皆嘗見之是圖歷年數百而氣韻不失當爲唐人第一名畫神品上上范中正嘗有臨本亦入神品予亦嘗見之

韓幹二馬圖

右唐韓幹所畫二馬今藏松江一友士家後有米元章王堯臣薛紹彭蘇子由秦少游諸名士題名及東坡翁絶句坡詩今見集中但集本以餘姿作姸姿爲

不同耳近又于家宰石淙公處見幹馬性圖亦是眞筆惜無題識蓋世之售書畫者或爲鷹本必移置題識以規厚利若書畫旣眞入覽之自知雖無題識可也

胡環番騎圖

唐胡環番騎圖一卷先師翰林學士吳文定公之所藏也環畫番騎鋪叙巧密至于穹廬什器無不畢具可謂善于體物者矣余嘗官主客凡四夷之使日接

乎前暨出使寧夏經胡人出沒之境見其山綿亘起伏狀如波濤上無寸木四顧惟黃沙莽蒿倚行之人有欲求勺水而不可得鞭馬疾馳惟恐胡之突至今覽斯卷不覺惘然然非予之目擊則亦莫能知其妙也

職貢圖

職貢圖唐閻立本周昉五代王商皆嘗爲之宋秘府皆有其本韻語陽秋謂世所傳者乃立本筆而引東

坡詩爲證朱景元畫錄謂立本所畫特諸國王粉本職貢蓋其弟立德所作練州劉氏嘗蓄是本未知其果出閻氏或本之他人皆不可攷予獨愛其筆法細潤神韻飛動非後世之人所能到也

李後主墨竹

昔之畫墨竹者稱蘇學士文湖州二公之筆可謂妙矣予尤恨其形似之拘也此幅予家舊物驟而閱之但見其老幹霜皮烟梢露而離據偃蹇若古木然諦

玩久之始知其為竹也世之評畫者謂後主墨竹清爽不凡別為一格殆得之矣

李龍眠蓮社圖

遠法師在廬山與彭城劉程之等結白蓮社號十八賢謝靈運求入社遠以其心雜拒之陶淵明時棄官居栗里每來社中輒攢眉去遠留之不可嘗沽酒以引其來于觀龍眠居士十八賢圖惟程之及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詮張野六人以儒者入社而釋氏之

徒過半胡僧佛馱跋羅佛馱耶舍二人復居其中淵明之攢眉而去得非以見胡僧之故遶乃欲以酒引之其待淵明者淺矣癸酉五月六日在吳興王伯雨氏長吟閣書

李龍眠畫李密迎秦王圖

龍眠居士畫用澄心堂紙作白描人物惟臨摹古畫乃用絹而加以傅粉予見其畫多矣率皆白描如靜伯所藏是幅蓋平生之再見耳

楊補之梅卷

逃禪老人以畫梅妙絶今古此卷蓋予平生之僅見者卷後有其自書咏梅柳梢青詞十首尤爲清絶因備錄之其一 傲雪凌霜變他梅蕊攙借春光步繞西湖興餘東閣可奈詩腸娟娟月轉迴廊悄無處安排暗香一夜相思幾枝疏影落在寒窗其二 雪艷烟痕又要春光來到芳樽憶昨年時月移清影人立黃昏一番幽思誰論但永夜空迷夢魂遶遍江南縈墻深

院水郭山村其三茅舍疏籬半飄殘雪斜倚低枝可更相宜烟藏脩竹月在寒溪亭亭佇立移時對瘦損無妨爲伊誰賦才情畫成幽思寫入新詩其四月墜霜飛隔窗疏瘦微見橫枝不道寒香解隨羌管吹到簾幃個中風味誰知睡乍起烏雲任歌嚲蕊鬖英淺顰低笑酒半醒時其五月轉墻東幾枝寒影一點香風清不成眠醉憑詩興起繞珍叢平生祇個情鍾漸老矣無愁可供最是難忘倚樓人在橫笛聲中其六

玉骨冰肌爲誰偏好特地相宜一段風流廣平休賦
和靖無詩綺牕睡起春遲固無力菱花笑窺嚼蕋吹
香眉心點字鬓畔簪時其七爲愛冰姿畫看不足吟
看不足已恨春殘可堪雪裡飛莫相逐祇應標格孤
高似着對妖紅媚綠藏白收香放他桃李漫山粗俗
其八水曲山傍寒梢冷蕋隱映脩篁細細吹香疎疎
沈影惱斷迴腸爲誰駐馬橫塘漫立盡烟村夕陽空
裊吟鞭幾多詩句不入思量其九天賦風流想時宜

稱著處清幽雪月光中烟溪影裡松竹梢頭生僧人
在高樓羌笛怨驚催夢秋不道明朝半隨風逐半逐
波流其十屋角墻隅占寬閑地種兩三株淡月微雲
嫩寒清曉香徹庭除羣芳欲比何如臞儒豈膏粱共
途因事傷心爲花修史須記中書逃禪後書詞後云
老境對花時一歌之豈可投他人耳目哭西山中有
梅數里余愛之因移家于是詞後語之語似爲予今
日而發但不可與不知者道爾

文與可晚靄圖

石室先生人知其妙于墨竹而不知山水之妙乃復如是且山谷老人親爲題識尤可寶愛予向嘗見石室竹卷有元鄧善之詩其後書云客京師時獲觀是圖以爲絶品而予今復見之益信昔賢之能事非後人之所及也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

是圖藏閣老長沙公家公以穆遊門下且頗知書畫

每暇于輒出所藏命穆品評此蓋公平生所寶秘者觀其位置若城郭市橋屋廬之遠近高下草樹馬牛驢駝之大小出沒以及居者行者舟車之往還先後皆曲盡意態毫髮無遺蓋汴京盛時偉觀可按圖而得而非一朝一夕之所能者其用心亦良苦矣圖有金大定丙午燕山張著跋云翰林張擇端字正道東武人也幼讀書遊學京師後習繪事工于界畫自成一家又引向氏圖畫記謂擇端復有西湖爭標圖與

此並入神品元至正壬辰西昌楊準跋則謂前有徽廟標題後有亡金諸老詩及私印若干今皆不存艮沙公自為詩細書其後

馬遠畫

古人作畫多尚細潤唐至北宋皆然自遠與夏珪始肆意水墨行筆麁硬不復師古而畫法幾廢今人賞識者少故馬夏得見重于世使其多閱古畫則二子之筆不得而前矣

米元暉大姚江圖

米氏父子本襄陽人而寓居京口嘗觀海岳翁表吾鄉朱樂圃先生墓云予昔居郡與先生遊則海岳又嘗寓蘇而其女因以嫁大姚村人此敷文大姚江圖所由作也修宋史者直云吳人而後之撰論者遂以爲吳縣人胥失之矣

劉松年畫盧仝烹茶圖

玉川子嗜茶見其所賦茶歌松年圖此所謂破屋數

間一婢赤脚舉扇向火竹爐之湯未熟而長須之奴復負大瓢出汲玉川子方倚案而坐側耳松風以俟七碗之入脣可謂妙于畫者夫茶未易烹也予嘗覽茶經水品又嘗受其法于隱人始知人之烹茶率皆漫浪而眞知其味者不多見也嗚呼安得如玉川子者與之談斯事哉

宋人畫花竹翎毛

宋畫院人皆極天下之選而朝廷復優遇之故其藝

精絕非後世所及此卷蓋當時院中人作而不著氏名故題者誤以爲黃荃予嘗謂畫當觀其神韻而不必究其誰何後之人見畫牛必曰戴嵩見畫馬必曰韓幹孰知世之畫牛馬者固不止於嵩幹噫此求易爲庸俗道也

宋元人畫冊

郡人劉圭父以所藏墨冊求題於予予觀之宋趙千里李嵩馬遠暨其弟逵李確各一幅謝昇二幅而無

名氏者六幅元趙子昂任月山王若水倪雲林張子政姚彥卿張以文方君瑞王立本錢君用南宮子中各一幅梅花道人盛子昭李通各二幅而無名氏者六幅其爲幅四十蓋積之餘二十年而冊始成考之千里名伯駒爲宋宗室仕浙東兵馬鈐轄錢唐人畫院待詔逵河中人宣和待詔賁之曾孫逵字後甫畫院待詔光寧朝嘗賜以金帶確不知何許人畫譜謂其畫師梁楷白描而冊中乃猿此可見古人之能

事昇嵩之郡人景定間待詔子昂名滿天下不俟予贅月山名仁發字子明松江人元都水庸田副使若水名淵與嵩昇同郡雲林名瓚字元鎮與君瑞皆毗陵人子政名中立本名同子政三君與以文亦松江人視月山後差彥卿名廷美吳興人梅花道人吳氏名鎮字仲圭子昭名燃皆嘉禾人子中名文信與君用李迺鄉里莫攷冊中之畫最有名者千里嵩遠子昂月山若水雲林仲圭子昭數公其餘亦皆瀟洒清

潤超乎凡俗而況其富若是豈易得哉圭父讀書善鑑古畫人持以售者不惜重價收之觀此亦可知其人云

錢舜舉女仙圖

古人善畫者多圖人物至唐而山水始盛趙宋因之玉潭翁以宋貢士而妙于繪事今觀劉氏温甫所藏女仙圖有以知其遠宗乎古而非後人之所及也聞道家書女仙多遨遊太清次則居于洞府或塵緣未

斷復謫降人間數滿乃去第未知玉翁之所圖者其天仙歟地仙歟抑降謫而來者歟九原可作吾將叩之玉翁

管夫人竹

魏國夫人墨竹世所罕見而況待制之筆聯爲一卷豈不尤可寶哉

蓬萊仙奕圖

三丰遯老題是圖云蓬萊仙奕圖乃龍陽子冷君所

作君武陵人名敔敬龍陽子其別號也中統初君年尙少與邢臺劉秉忠從沙門海雲遊書無不讀尤邃于易及邵氏經世天文地理律歷衆伎皆能通之至元間秉忠入拜太保叅中書事君乃棄釋業儒遊于雪川與故宋司戶參軍趙孟頫于四明史衞王府覩唐李思訓之畫忽發胸臆效之不月餘山水人物悉得其法而傳彩尤加纖細神品幻出由此以丹青鳴于時隸淮陽遇異人授以中黃大丹出示平叔悟眞

指之悟之如已作至正間百數歲矣綠髮童顏如方壯時值紅巾之亂避于金陵以方藥濟人如神天朝維新君有畫鶴之誣隱璧仙逝此卷乃至元六年五月五日爲予作者予方將訪君子十洲三島恐後人不識其奇仙異筆混之凡流故識之奉遺元老太師淇國丘公三丰此跋蓋永樂二年四月也冷君名謙字起敬洪武初以善音律仕太常協律郎今云名啟敬或以字行亦未可知跋謂至正間啟敬已數百載

又謂其隱蹟而逝則誠神仙也三丰張姓名玄玄跋
謂至元五年端陽日得此至永樂二年始輒以贈人
計其齒當過冷君其爲眞仙亦無疑矣予嘗於王屋
山過三丰徒孫所謂陳鐵牌者言三丰遼東人正統
間猶在後不知所之蓋二公我朝神仙之最顯者儒
先君子概以爲世無神仙豈通論哉

梅花道人石竹

梅花道人者嘉興吳鎮仲圭也仲圭性高介工于詞

翰尤善畫山水竹石每題詩其上人稱二絕仲圭雖善畫富室求之不與一筆惟貧士則贈之使取直焉嘗豫題其墓曰梅花和尚之塔後葬於是元末嘉興被兵墓多發掘獨仲圭墓獲免亦智矣哉墓去嘉善縣東北數百步予嘗過之題石猶在

張太常雲山圖

靜居先生洪武初任太常司丞與高太史季廸揚憲使孟載徐方伯幼文爲文字友而皆産于吳世稱高

楊張徐以仿唐之王楊盧駱四先生惟太史不善畫憲使方伯予嘗見其畫筆一二先生此卷蓋師米數文而入其室者世之人第知先生之妙於文而不知其畫之妙乃若此可以見昔賢之能事而今豈易得哉甲戌十月獲觀于崔鴻臚靜伯蓋靜伯吳人宜其尤寶愛也

王孟端四士圖

韓公望先生在洪武中以高風清節爲吾鄉表率嘗

與其友王學士達善王舍人孟端同遊惠山汲泉瀹茗時詩僧眞性海者寔爲之主舍人因作是圖先生爲詩十六韻而其書復出于舍人蓋當是時二王皆未登仕籍故一則曰高士一則儒士而斯集之雅誠所謂翛然林下之風者也

戴文進臨李嵩圖

宋錢唐李嵩待詔畫院工畫人物山水而人物尤妙文進嵩同郡人在宣德正統間以畫擅名天下此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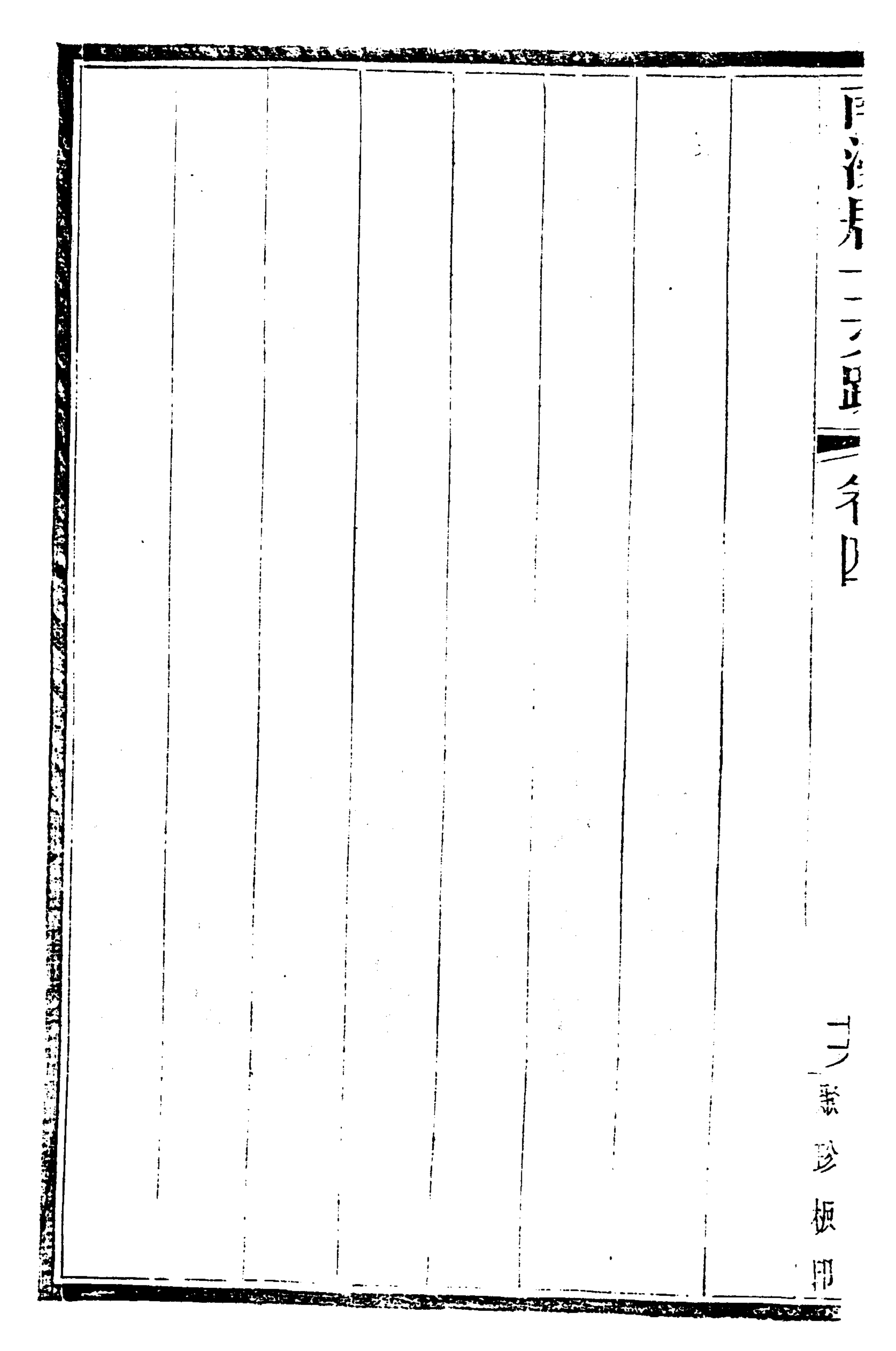
摹嵩之筆雖步驟軌範而天趣溢發若無遜乎嵩者可謂妙矣但其後題字以爲春社圖非也吾鄉崔靜伯善鑒古畫爲予言嘗見嵩畫村落之景村巫降神人有拜跪及環坐以飲聯布障之一丐者曳囊乞食其側人與丐食犬羣吠欲嚙丐抵以杖有老人醉者媪掖之而歸則誠春社圖而此乃不然予疑爲朱陳村嫁娶圖而未敢定其是否同年少叅陳君藏此見示陳君善畫其必有以辨乎此矣

陶氏畫冊

淮陰陶氏孟學善畫山水花鳥尤工雪兎予見其所作多矣然未有如此冊之妙者豈孟學之筆宜于小景而不宜于大邪抑其興之所寄有深淺邪予不得而知也嘗訛弘治己未秋予以進士寫大興隆寺孟學嘗一顧我時爲客留飲他僧之室孟學候之久意予歸遲遂拂衣去葢其爲人放縱厥負奇氣賦詩作字皆清美可觀不特畫也

右南濠文跋四卷明太僕少卿都元敬先生著維當時雖曾鏤板而流傳絕少遠近積書家罕有藏弆者友人陳奉莪偶於舊書中檢得一目語次及之遂假以歸亟命兒輩分錄一本惜序文已失去無從抄補爲恨而其内譌謬之處費三日之功悉心校讀藏之笥篋他時倘擬重梓以廣其傳嘉慶壬申七月八十老人吳騫記於小桐溪之拜經樓

南濠居士文跋卷第四終



跋

右都元敬南濠文跋四卷向極名貴衹有原刻本數百年來無重刻之者藏書家每以爲憾也今夏杏購得吳兎牀先生所校抄本不禁狂喜特爲繕正即付梓人排印供世俾先哲之書不至湮沒而好古者想亦以先覩爲快也願與世人共寶之甲子夏五月吳縣江杏溪識于壽世室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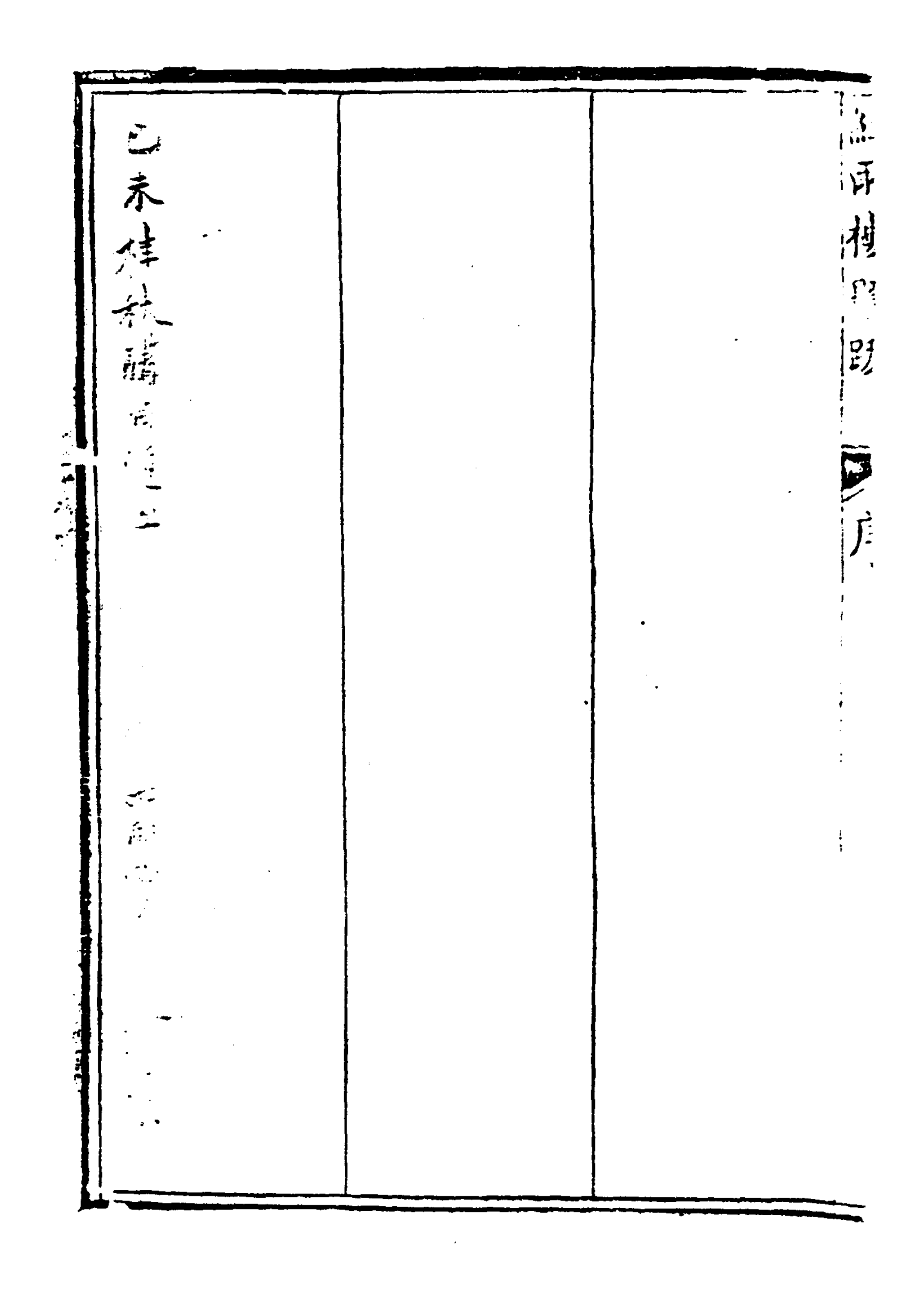
紅雨樓題跋初編小序

吾閩藏書之富前朝洪永間無從叅稽嘉靖以後始乃歷歷可數陳方伯公暹馬恭敏公森林方伯公懋和王太史公應鍾炳炳麟麟後先媲美乃馬公季子能讀陳公後昆寖微散如雲烟林王二公捐館未幾書盡亡失雖丹黃批點勾讀俱在而全書飄蕩四方者不少吾閩先輩閒有得者珍若拱璧厥後如陳一齋季立鄧叅政汝高謝方伯在杭曹觀察能始徐興公惟起皆

有書嗜陳盡燬夫人之手鄧裝潢整飭觸手如新謝銳志搜羅不施紅黑曹丹鉛滿紙枕藉沉酣究之秘本奇編連床充棟參訛訂異前題後跋惟興公先生蒐討為最也又幸有器之存永二後人維持保護故雖輾轉流遺仍皆存之吾閩鄉先輩家未終湮沒也不佞仰企前人潛心購覓幾廢寢食得徐氏汗竹巢綠玉齋宛羽樓紅雨樓藏本什有二三不啻如當日閩先輩之於陳馬林王四先生所寶所藏之書也獨是與

公先生善聚善讀用心精勤之處余欲與天下
人共知之遂捜録題跋若干首先付梨棗別為
初編云

嘉慶三年歲次戊午重九日侯官鄭杰書



乙未律秋藕[illegible]

紅雨樓題跋目録

卷上

萬物數

五色線

奇門遁甲五總龜

蓺文類聚

蜂經

陳氏印譜

印式

印林

名章滙玉

玉笥集

半軒集

樵林摘稿

落花吟

觧頤新語

陳剛中詩

姬侍類偶

釋宗泐全室集

古樂府

又

神交篇

嗚盛集

宜秋集

鏡湖清唱

竹窓小稿

越坡稿

孫太初集

又

丁鶴年詩

又

月洞詩

雅宜山人集

林初文集

大江集

石倉集

曾能始遊山詩

沱庵詩選

目畢

紅雨樓題跋卷上

侯官鄭杰緝

焦氏易林

愚按商瞿受易於孔子、至田何以後、皆有次第、宋世諸儒、如程如朱、俱祖田費之學、而卜筮咸用啟蒙之例、獨焦貢作易林、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班固孟康談之甚詳、若一槩用啟蒙之例揲之、雖以爻變牽合推斷、遂與漢書直日之言桐外、班氏去焦氏、代不甚遠、豈謬為之傳耶、蓋

易學田何焦貢費直、分為三派、朱子派出田何、以此派之義例占彼派之吉凶、必不然矣、又按儲咏論代著之法、以錢擲爻、古者以有字為陰、無字為陽、至紫陽始反而用之、故建安諸賢悉主其說、茲揲著既不用啟蒙之儀、則擲錢焉可依紫陽之記乎、學者欲求焦氏作易之旨、須用古擲錢法、折衷直日之論、庶幾近之矣、皇明萬歷辛丑春正月書

石經左氏傳跋

愚按鄭氏執文畧石經之學始於蔡邕秦火之後經籍初出諸家所藏傳寫或異邕校書東觀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乃自為書刻石於太學門外當漢末祚所傳未廣而兵火無存今之所謂石經者但刻諸石耳非蔡氏之經也

又按馬氏經籍考僞蜀孟昶刻六經於石春秋左傳三十卷不題所書姓氏亦無年月經文不闕唐諱獨闕祥字乃孟知祥僭位後所刻也又有石經尚書祥字皆闕亦闕民字乃孟氏未叛

唐時所刻也、經文中俱闕民字虎字之類、似與馬氏不闕唐諱之說未合、[illegible]載考他書蔡邕刻經之後、惟僞蜀有之、易經尚書、乃孫逢吉周德貞所書、此出孫周之手無疑、況字畫秀整蒼勁、大類虞歐筆格、先兄惟和、嚮曾購之蔣子才、藏諸齋頭者十餘禩、後伯兄不祿、仍歸子才、子才復持以贈在杭謝君、予乃為之考核始末、以俟博雅者鑒定、萬歷丁未初春徐惟起書

南唐近事

南唐李氏、僭號建國、祖孫相繼垂四十年、宋主龍興、典章亡失、舊帙漸湮、史失求野、鄭仲賢先生江表志、南唐近事所繇作也、二書世遠尠傳、先是吳君希堯得余家抄本江表志、梓之家塾、而南唐近事則黃司理子應嗣得而合刻之、仲賢事後主、以文學知名、授校書郎、後主歸順、南唐故臣皆錄用、獨仲賢肥遁弗仕、有首陽採薇之操、披簑荷笠、詭形以謁故主、跡其行事、殆亦周之義士歟、說者謂仲賢尋仕宋、拜殿中丞兵

部員外郎、撫綏邊郡有聲、豈非朝秦暮燕者倫乎、予曰否否、蓋李氏偏安金陵、非正統實閏運耳、仲賢職不過掌書記、未有節鉞民社之寄、且後主不免屈身事大、願受丹〔冊〕命、搖尾乞憐、求延宗祀、卒膺隴西郡公之封、而仲賢落魄梁楚間、及故主云亡、始釋褐受爵、是直新朝之舉子、非亡國之老臣也、此足為仲賢解嘲矣、史稱仲賢能詩善篆書工鼓琴、有集二十卷、譚苑二十卷、皆軼弗傳、惟此二書幸不終絕、二君先後授劂

廣布宇内、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况先輩精神所寄、倫一代之典章者乎、仲賢、汀之寧化人、陸游南唐書、及宋史、俱作福州人、相沿之誤也、

萬歷戊午秋日三山徐𤊹興公撰

武林舊事

武林舊事六卷、題曰泗水潛夫輯、正德中、浙江巡按御史宋廷珪刻之、跋語云、潛夫不知為誰、偶閱七修彙稿、載元人周密字公謹、居齊作齊東野語、居杭癸辛街、作癸辛雜志、自號泗水潛

夫、又嘗居華不注、號弁陽老人、以周子窓草不除、號草窓、類稿不言其作舊事、亏謂泗水潛夫即密也、當是居杭日所著耳、此本得之武林肆中、板額（頗）漫漶、然一覽而南渡繁華之盛、可想見矣、萬歷甲辰春徐惟起書

瀛涯勝覽

古今說海、有星槎勝覽、歷代小史亦收之、乃永樂宣德間、費信所著、此曰瀛涯勝覽、分上下二卷、乃會稽馬歡、永樂間、從太監鄭和下西洋、歷

諸畨、所記天時氣候地理人物者也、校之星槎尤為詳備、盖星槎紀四十國、此惟十八國、盖馬氏經歷僅此耳、斯本向未有傳、余考焦太史經籍志、亦未有載、偶於秣陵舊肆購之、抄寫精工、二百餘年物也、藏之以俟博雅君子備彙書之一種耳、萬歷丙午夏仲徐惟起書於白下旅次

張騫乘槎圖

張華博物志、謂有居於海上者、每歲八月、輙有浮槎至焉、於是裹糧而汎之、遂至天漢之上、又

按荆楚歲時記，則以為博望侯張騫使大夏尋河源時事，二說稍異，蓋誠不可得而詳者矣。此圖墨氣秀潤，絹素縝密，當為南宋時筆，而題咏諸家，又為國初宗藩名衲，詩詞爾雅，書法遒勁，每一披覽，真若陟昆侖，涉河源，遊於雲漢之表。邱子惟直，雅好名墨，此卷殆鎮中錚錚者，若夫鑒定誰氏之筆，則有正法眼在，未敢臆評也。萬歷庚子夏書於開福蘭若

陳后金鳳外傳跋

王永啟既得陳后傳於農家、予借錄一本、反覆考核其姓名事蹟歲月地里、與史乘符合者勿論、中有少異者、史謂審知節儉、府舍卑陋、何至築離宮自娛、然西湖水晶宮之名、古志有之、豈立國拜王之後、遊觀所不廢乎、五代史、南唐書、俱謂延鈞妻早卒、繼娶金氏、通鑑紀事本末、謂延鈞兩娶劉氏、傳稱初娶漢主劉巖女、繼選劉氏金氏、豈歐馬二公未倫載乎、史謂繼鵬因陳后、請春鷰於延鈞、延鈞與之、傳稱延鈞怒、欲殺繼鵬、

豈陳后曾請之、延鈞末之許乎、史謂林興教繼鵬造三清臺、傳稱出於譚紫霄、豈妖巫之黨、史不一一書乎、柳紫霄實主其謀乎、史謂延翰為畜知養子延稟所殺、傳稱出於周彥琛、而資治通鑑謂延鈞誅延稟隨復其姓名、豈史姑從其舊乎、李倣怒金鳳、而進春鷰、匡勝怒繼鵬、而白其姦、雖無可証、然可跂潛李倣於閣主、匡勝無禮於福王、史之所載明甚、豈盡影響乎、金鳳為陳巖之女、春鷰為李倣之妹、縱無可考、然陳巖

奪人之位、而妻子為人所淫、或亦天道、而李僘不難弒君、何難獻其妹以要寵、豈史氏以其曖昧淫穢而畧之乎、他若韓偓大酺樂詩向疑與樂府題不切、乃今知其有指、傳之言似不誣也、偓與李洵崔道融等官爵姓氏、雖史氏不載、乃於偓本傳及唐黄滔集中見之、豈當時諸公、來依審知、至延鈞時猶在乎、蓮花山、閩王時陵寢甚多、惠陵康陵、想亦在其左右、而梧桐嶺桑溪宋三山志俱有載、臙脂山之名、閩都記謂審知女

洗妝水所染、傳稱金鳳春鶯鮮血所漬、此皆好事者為之也、徐𤊹題

玄秘塔碑銘

唐會昌初、建玄秘塔、觀察使裴休撰文、侍書學士柳公權書石、刻關中、今西安府學也、蒼勁秀整、風骨稜峭、唐世真書如此不數見、昔人評書所謂柳骨顏筋、豈其然乎、斯本首脫裴休名字、不能無恨、辛丑端陽雨中跋

多寶塔碑銘

魯公真書、以余所見顏公家廟碑為最、多寶佛塔次之、二碑字出一手、其實微異、多寶之道勁、自是難及、瑯琊王長公謂其有佐史之恨、未知此書體雖近俗、實有結搆、遒日復見魯公真蹟尺牘、始信風稜峭勁、大類其為人耳、辛丑端陽日題

多寶寺道因碑文

高僧傳載道因禪師與玄奘同譯梵經、李儼為撰碑文、蘭臺郎歐陽通書之、遒勁險峻、酷似其

父世人學歐徒肖皮毛未得肋骨締玩此帖始知古人運用不可企及萬歷壬寅夏末徐𤊹識

顔魯公家廟碑

唐季真書以顔魯公為最魯公之書又以家廟碑為最此碑四面俱書述其祖禰羣從官爵甚悉六一先生集古録稱公為人尊嚴剛勁象其筆畫至於殘碑斷碣僅二十餘字者亦寶愛不棄今去六一復五百餘年則魯公之墨蹟不猶夜光火齊耶天寶中禄山作亂獨平原城守具

備、常山罵不絕口、則顏氏之忠烈萃於一門、若論其書、豈區區與虞褚輩並重哉、

文壽承隸書千字文

古篆以降、則為隸書、漢唐碑刻、儼存古意、先哲如閩高廷禮吳徐子仁庶幾近之、至於文氏父子一變其法、則家摹而戶勒之、縱稍異於漢法、而秀雅自不可及、余愛學書、尤喜隸古、此刻實與古人頡頏、未可以晚出而耳食也、戊戌歲永嘉黃道元寄惠、黃亦精隸書、辛丑夏五識

黄庭經

今世黄庭傳本不下数十搨、愈摹愈遠、而迺求學者未得善本、廼取吳中新刻學之、輙語人曰吾師黄庭、殊可笑也、秣陵甘暘掘土得石函蓋稍損、而字獨完好、余初睹焦太史跋語、已嘆其奇、及余與甘生交、遂得借觀、石色蒼潤、厚可四寸、非近代之鐫無疑、遂信前代之物、未甚絶於人間、但遇之非其人耳、甘生得此帖、廼刻意學搨、紙墨必極精妙、不付俗工之手、貽余一通、搨稍

不匀、斯本又是皖城李晳見贈者、裝池大佳、時與曹能始林茂之兄弟同觀、因記其末、萬歷丙午夏五榕城徐惟起書於白下旅次

六書正義綱領

萬歷乙巳歲十月、客遊新安、訪吳敬甫於溪南書閣、因談六書之學、敬甫自言揣摩四十餘年、始窺其妙、其所指點不佞者諄諄不倦、鑿鑿可聽、不佞願為下拜焉、敬甫亦以不佞可與語、遂出六書總要、楷隸正譌萬籟中聲諧聲指南數

種見餉。而此本曰六書正義者。特綱領耳。刻初脱稿。并以相遺。所著正義方在殺青未竟。更許明年以全書為寄。敬甫之視不佞。可謂相知之深者矣。溪南吳氏以錢刀相尚。視詩書若氷炭。敬甫留心覽古。自是不朽人物。同鄉惟謝少連知之。他皆目為迂為痴也。鄭翰卿流寓溪南。極尊敬甫。不佞之所以識敬甫者。翰卿為之介也。

徐惟起識

金石録

趙明誠金石録三十卷、世無刻本、余嘗於陸儼
山別集、及胡元瑞筆叢中、見其引摘厥妻李易
安跋語、始知明誠收藏之富、古今希覯、又遭兵
亂水火之厄、為之興嘆久之、然金石全録竟未
寓目也、亦嘗蒐訪積書家、皆未能得、是歲薄遊
秣陵、閒焦弱侯太史、向於秘府抄出全本、因托
新安汪仲嘉借以抄録、披覽之餘、真神遊上古、
與詞人墨客相晤對也、嗟夫、文章勒於金石、以
為金石能固耳、聿觀斯録、古今山剣石刻、湮沒

者何限、明誠距今且五百餘歲、其湮沒者又何限、況不如金石之固者、能久視於世間耶、明誠好古士也、其人與骨安在、其二千卷之藏安在、而今所傳者但有斯錄、信乎所重在此、而不在彼矣、萬歷丙午仲夏晋安徐惟起書於秦淮客舍

荔枝譜

蔡端明荔枝譜、舊乃棗板所刻、博古賞鑒家重之若木難火齊、此本為莆人翻鏤者、亦不失筆意、但搨不用墨而用烟殊、之光彩耳、壬辰季秋

徐惟起跋

唐御史臺精合（舍）記

御史臺中搆精舍、令逮繫者禮佛懺悔、崔湜撰文、湜陰附武氏、其人品不足述、覩斯記則似篤信佛法者、何其背馳至此也、梁昇卿隷書、筆法類漢、亦自可愛、吳元化請余跋之、遂考其人而論其事、

茶錄

蔡君謨茶錄石刻小楷、為平生得意書、劉后村

去君謨未遠、家有數本、而其一為方氏得之、不啻重寶、當時珍貴如此、況五百載之後乎、斯刻自君謨時、置之建州治、為土掩瘞、不知年歲、近重修府藏、掘地得之、守識其古物、洗刷仍置庫舍、後附刻茶詩六首、字稍大於茶録、亦頗缺蝕、𤊹聞其石在公署、無從印搨、萬歷丁酉、屠田叔為閩轉運副使、乃托田叔移書建州守索之、才得此本、守去、今復棄置、無有貴重之者、不亦惜哉、己亥春日三山徐𤊹興公跋

吳門二十家書畫

世宗朝、吳中翰墨甲天下、此卷得二十家一時雲集、可謂玄圃積玉、種種奇珍矣、汝南兄弟不工書、其一出祝京兆之筆、其一出文太史之筆、而蔡九逵一篇、又似王履吉代錄者、誠希世之寶也、嚮屬先兄惟和所藏、失去者八九載、今展轉而歸在杭、不惟諸公得異代之知己、而先兄亦可以少慰於九原也、萬歷丁未上巳徐惟起書

靈棋經

萬歷庚子、余游建陽、得靈棋經一冊、刻板頗善、而中多脫落、友人薛晦叔家藏、乃其叔父滇中所梓者、校刋無誤、紙白如繭、余甚愛之、晦叔遂以見惠、但前刪去序卦及舊序二篇、不無少恨耳、辛丑花朝記

鼓山志

余自丁亥歲遊鼓山、迄今十五載、凡二十餘度、每欲纂集游山詩文、苦無舊志可稽、只於老禪

庵閣見舊板數十片、知其殘缺、心甚恨之、今年四月、偕曹能始復往游焉、仍議纂修山志、廣詢積書之家、俱弗獲覩、最後借一本於通家黃君、如得拱璧、遂抄録一副藏之笥中、舊本仍歸主人也、黃君尊人名用中、號鼓山、與先子莫逆、覩前序因知用心之勤、後之覽者得無仰前輩之博洽乎、辛丑五月二十三日書

文心雕龍

劉彦和文心雕龍一書、詞藻璀璨、儷偶豐贍、先

人舊藏此本、已經校讎、勃少學操觚、時取披覽、快心當意、甘之若飴、每有綴辭、采為筌餌、此半稟之嗜、往往為慕古者所竊笑也、然秘之帳中積有年歲、非同好不出相示、但彥和自序一篇、諸處刻本俱脫誤、乃抄諸廣文選中、近於友生薛晦叔家獲睹抄本、乃其叔父觀察滇南錄歸者、中間為楊用修批評圈點、用硃黃雜色為記、又自秘其竅、不煩說破、以示後人、大都於其整嚴新巧處而注意也、遂借歸數日、依其批點、蓋

自愧才不逮前人、而見識謭陋、得此以為法程、不啻楊先生之面命矣、前跋云禺山者、按升庵文集、禺山張姓字愈光、雲南永昌人、年八十、工詩善書、集中有跋愈光結交行、又龍編行答禺山、又五老圖壽禺山八十、又重寄張愈光二律、又存沒絕句懷及愈光、又寄愈光六言四首、觀用修詩文推轂之言、可以識禺山之大槩矣、辛丑三月望日書於綠玉齋

草象新書

宋學士作草象新書序曰趙緣督先生所著也、先生番陽人、隱遯自晦、不知其名若字、或曰名敬字子恭、或曰友欽其名、弗能詳也、王待制字子充、校正其書、序曰先生名友某字子公、其先於宋為屬籍云、予家蓄是書久矣、輒因二公之言而疑先生之名字、近見一雜書先生名友欽字敬夫、饒之德興人、則知名敬字子恭及子公者皆非也、右見吳郡都卬三餘贅筆、卬宏正間隱君子、稱博雅云、崇禎甲戌季夏之望徐興公

識

步天歌

按文獻通考、步天歌一卷、未詳撰人、二十八宿歌也、三垣頌、五星凌犯賦附於後、或云唐王希明撰、自號丹元子、又按鄭夾漈天文畧曰、隨有丹元子、隱者之流也、不知名氏、作步天歌、見者可以觀象焉、王希明纂漢晋志以釋之、唐書誤以為王希明也、天文籍圖不籍書、然書經百傳不復訛謬、縱有訛謬易為考正、圖一再傳便成

顛錯、一錯愈錯不可復尋、所以信圖難得、故學者不復識星、向嘗盡求其書、不得其象、又盡求其圖、不得其信、一日得步天歌而誦之、時素秋無月、清天如水、誦一句凝目一星、不三數夜、一天星斗盡在胸中矣、此本只傳靈臺、不傳人間、術家秘之、名曰鬼料竅、世有數本不勝其訛、今則取之仰觀以從窺定、然步天歌之言、不過漢晉諸志之言也、漢晉志不可以得天文者、謂所載名數失詳、叢雜難舉故也、步天歌句中有圖、

言下見象、或約或豐、無餘無失、又言休咎是深知天者、今之所作以是為本、舊於歌前亦有星形、然流傳易訛、所當削去、惟於歌之前、采諸家之言以倫其書云、余此本得之義溪陳閣窓方伯家所藏者、與夾漈所言步天歌無異、似亦人間罕傳者、第天文微妙、不能如鄭公一凝目盡在胸中也、此冊迺陳方伯手錄并記、萬歷二十九年正月徐𤊹書

夏日齋居、偶王永啟持一天文書來、名曰鬼

箓，即此書也。前序兼通志全篇，後附十二度次，并州郡纏次，七曜五行雜占，皆通志所有者，不載可矣。第兩本譌舛甚多，尚未暇校定，俟他時頗窺斯學一斑，當參靈臺秘苑，精研校勘也。辛丑六月伏日惟起記

事物紀原

此書國朝正統間趙祭酒始傳之。門人南昌閻敬梓而行之，逸作者姓氏。予細覽玩篇中，述事至宋仁宗而止，仁宗之後，殿閣原始不載，迺有

神宗熙寧太一宮、則熙寧中人所著也、崇禎庚辰仲夏七十一翁興公書於緑玉齋

萬物數

義溪陳方伯闇窓公、極精數學、嘗與馬恭敏公各處訪術數之書、互相抄録、方伯預知死期、其驗如響、是書乃方伯所梓、且序例甚詳、方伯殁後、斯術莫傳、惟有從孫价夫者、能憶數例、余兄惟和偶得此本、乃從价夫受其要訣、晝夜推算、亦多應驗、其中闕者補之、訛者正之、未備者注之、

用心固亦勤矣惜天不假之以年中道而殞覽斯篇不勝感痛也甲辰暮春望前記

五色線

此本余得之鄉先輩高南霍先生所藏者戊戌之歲屠田叔借抄一副意將剞劂以辰州命下遂弗果昭武謝伯元有古書之好亦借抄一種二君俱博洽君子此書俱未嘗經目想傳之人間尠少也己亥初夏望後雨坐山樓偶爾翻及漫識其後

奇門遁甲五總龜

按文獻通考經籍五行類、有遁甲經一卷、唐胡乾撰、乃九天玄女術推九星八門三奇六儀之法、又有陰陽二遁圖局一卷、并雜訣、不著撰人名氏、此書分上中下三卷、正用九星八門三奇六儀之法、而陰陽二遁圖局俱全、當是後人合遁甲數種、彙成一部者、前布局起例、并然有條一覽可見、然通考不載此書之目者、蓋端臨作通考、止於寧宗朝、而此本郭子晟之序、題曰淳

祐辛丑、則在端臨之後矣、第選日之法、無逾於此書之備、余購之陳閶宓方伯所遺者、繕寫精家寶若拱璧、什襲珍藏、以傳孫子、仲春五日記

藝文類聚

此書一百卷、余家所藏者缺四冊、每有查考、輙恨其摧殘非完書也、數年前偶於官賢坊內小書舖中見有數冊混入雜書之內、將為糊壁覆瓿之需、予以數十錢易之、正可補予之缺、然尚欠六十卷至六十六卷也、俟之數年、無從覓補、

今歲余偶從南都歸、林志尹乃拾一冊見餉、遂成全書、篝燈把玩、喜而不寐、因重加裝訂妝之篋中、曾憶陸儼山先生有云、殘書亦妝、以異他日之偶全、正謂此也、八十四卷、有田壽夫印、不知何許人、尚俟他考、萬歷丙午臘月六日徐惟起書

蜂經

養蜂古無經、馬鄭書目俱不載、此本分四十篇極為詳備、但立題迂腐、造語俚俗、必老農老

圃之流、信口寫出非作手也、初閱之疑近代所著、讀至第八篇云、咸淳四年、第二十一篇云、咸淳五年、此書當是南宋之末、村學究而為之者、且有南臺等語、又知其為吾鄉人所作也、矣有閒暇、以其所論養法、另著一種、以資農圃之一、不使種魚經養蠶書、獨擅千古耳、俟陳汝翔歸自晉陵、出此商之、餘子未可與論也、甲辰冬初

徐惟起題

題陳氏印譜

按劉熙釋名云印者信也所以封物以為驗也漢有官印私印之别沿襲至今皆有私印矣後代好事者拾得先代古印章輯為印藪鑄銅碾石古色蒼然沿襲至今遂有印譜之翻摹矣翻摹既多又自擬閒人名氏自成一家之撰此陳爾振印譜之所由作也爾振工於六書凡斯邈史籀石鼓鼎鐘之文爛熟胸中遵崇前古垂範來茲篆形會意纖畫銀鉤無不考究乃與丁又新互相質證彙為斯譜其用心亦勤矣予竊論

之三代鳥跡蟲書世不概見秦漢古印往往得之荒陵敗塚泥沙剝蝕之餘什九藍螭龜鈕人只一印終身用之所以示信也今人乃攻柔石方圓鉅細齋館亭臺多至百方詩多鬬靡是故印章莫盛於今日亦莫濫觴於今日耳爾振匠意師古游神先秦兩漢之上而後落墨捉刀譬之庖丁解牛砉然迎刃斯譜一行名無翼而長飛寗再雕蟲小技云乎哉爾振醞醞一儒生既善詩又善畫從事於不朽之業者良多若區區以

篆刻一藝、槩其生平、又淺之乎窺爾振矣、崇禎癸酉春仲三山徐𤊹興公譔

印式跋

斯邈不作、篆體失真、印譜傳摹、古意尠辨、能嗜古者何寥寥也、吳生元化、幼學史籀、技擅雕蟲、師心匠意、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每疾夫世之刻印者、去古彌遠、乃集自所鐫印若干、名曰印式、鏤金劃玉、文樸秇工、譬若斷璧殘圭、古色可挹、承蜩丸之手、其元化之謂乎、元化更集有

古今說印之事、與夫刻印之法、可謂傳而精矣、知元化者、固不獨斯技已也、

印林跋

印璽之製、始自秦斯、漢魏以還、愈臻奇絕、今時私印則漢魏之流也、方寸之廣、形象亘端、師心往喆、鑄意雕蟲、切玉鏤金、比蹟前代、雖年非綿邈、而色澤蒼然、得邃古之精神、會六書之意態、因家蒐户訪、彙輯為林、列置文房、足供鑒賞、若夫俗工一刀、便堪啞噦、縱篆宗古籀、文署公侯、

請亟龍泥、勿汙簡冊、

題名章滙玉

予嘗觀古印譜、多官印名印、大半鑄銅、間有鏤玉者、一人終身惟一印、以示信也、近世鮮用銅玉、乃易以石、柔而易攻、故一人多至數百方、或名或字或齋館、隨意所命、印章之盛、莫盛於今日、亦莫濫觴於今日也、芝城練君元素精於篆刻、會意匠心、窮工極變、手摹名章、積而成帙、金石古文無不考、篆法十八體無不具、要以秦漢

為宗進乎技矣。曾觀察謂其繼三橋、雪漁，莫知君者也。雕龍刻鵠，全在方寸中，毋令吳門、新安擅美於前，名當不脛而走矣。崇禎庚午冬日。

題印燈

斯邈遠矣。六書之學流傳至今，印章盛於漢。鏤金封玉，古法具存。不工篆文，而孟浪捉刀，比比皆是。建州練氏風遠，少習六書，老而益篤。手鐫有今人名印，輯為一譜，凡象形、偃波、龍文、鳥跡，變幻百出，咸有所本。方員鉅細，配合臨摹，莫不

臻妙、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風遠不獨一技鳴、以斯技而槩其生平、淺之乎窺風遠矣、乙亥仲冬題

紅雨樓藏書目叙

予少也賤、性喜傳覽、間嘗取父書讀之、覺津津有味、然未知載籍無盡、而學者耳目難周也、既長、稍費編摩、始知訪輯、然室如懸罄、又不能力舉羣有也、會壬辰乙未辛丑、三為吴越之遊、庚子、又有書林之役、廼撮其要者購之、因其未備

者補之、更有罕睹難得之書、或即類以求、或人因而乞、或有朋舊見貽、或借故家鈔錄、積之十年、合先君子先伯兄所儲、可盈五萬三千餘卷、存之小樓、堆床充棟、頗有甲乙、次第鉛槧、暇日遂仿鄭氏藝文畧馬氏經籍考之例、分經史子集四部、部分衆類、著為書目四卷、以備稽覽、客有譏予者曰、子之蓄書拮据勞瘁、書愈富而囊愈空、不幾於成癖成淫乎、好書之勞、不若不好之為逸也、予曰否否、昔宋尤延之積書數萬卷、

嘗自謂飢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讀之以當朋友、幽憂讀之以當金石琴瑟、予生平無他嗜、所嗜惟書、雖未能效古人下帷穿榻閉戶杜門之苦、然四體不勤、此心難恕、豈敢安於逸豫、怠於鑽研者耶、至於發書簏之誚、蒙武庫之譽、非予之所可幾也、亦非予之所敢望也、客曰美哉徐仲子之言、唯唯而退、萬歷壬寅初秋

三山徐𤊹興公書

題綠玉齋

何仙劾靈、占叅山而托跡、野夫招隱、下山下以棲幽、遂築小齋、聊供偃臥、危峰對聳、旗鼓爭雄、秀色可餐、金粟蓮花映發、殘山剩水、每從天半獻奇、返照歸雲、都是眼前幻景、萬竿森篠、依曲徑以凌霄、午夜疎枝、當虛窓而亂月、晝長門掩、真似小年、山靜人稀、元同太古、科頭兀坐、窺人學張薦之風、把臂入林、命駕動王猷之想、聽處却疑舞鳳、戛來矯若游龍、何可一日無君、不問林中是尹、四簷綠蔭、一榻青來、興至則恬

詠南樓、醉後猶開樽北海、生平無長物、滿壁琴
書、半嶺有餘音、數部鼓吹、此正宜置邱壑之中、
棲遲衡門之下者也、惕跡猶蓬累、逸在布衣、俗
韻寡諧、豐草鹿麋為友、杜門自適、寒山片石堪
言、量腹進芝苓、欣然一飽、度形扈薜荔、豈曰無
衣、游目騁懷、天然圖畫、逖虛息景、痼疾烟霞、環
四序而皆宜、協心神之俱暢、著乜不堪以謝客、
敢方叔夜之高標、賦五噫歌於闕門、願躡伯鸞
之逸軌、漢陰抱甕、息彼機心、東海投竿、堅茲遠

志、蒼梧翠栢可揖爲盟、夜鶴曉猿實開斯語、萬歷己丑秋日綠玉齋主人題

題兒陸書軒

菲飲食、惡衣服、減自奉、買書讀、積二年、堆滿屋、手有較、編有目、無牙籤無玉軸、置小齋、名汗竹、慱非厨、記非簏、將老矣、竟不熟、青箱業、敎兒陸、繼書香、尒當勗、萬歷丁未秋日徐興公書

藏書屋銘

少美詞章、遇書輙喜、家之良田、但存經史、先人

手澤、連篇累紙、珍惜裝潢、不忍殘毀、補缺拾遺、坊皆肆市、五典三墳、六經諸子、詩詞集說、總蕪、樂府、稗官咸備、藏蓄匪耨、汗牛、考核頗精亥豕、雖破萬卷之有餘、不慱人間之青紫、茗椀香爐、明窓净几、開卷朗吟、古人在此、名士見而嘆嘉、俗夫聞而竊鄙、淫嗜生應不休、痴癖死而後已、此樂何假南面北城、豈曰誇多而鬪靡者也、萬歷甲辰六月望日徐興公書

謝在杭書太平廣記十一段

子敬書名震霄壤，而侍兒桃葉能作小詩數句，後世傳談之，然未聞其乞主翁八法為珍玩也。在杭工詞翰，而愛姬桃葉能占四聲，親彤管，又時時出纖素請揮毫，寶逾珠翠，誰謂古今人不相及耶。在杭書此卷時，正為東郡李守，方騎馬逐紅塵中，猶乗暇對粉黛作小字滿紙，恐子敬風流，未能勝此。萬歷丙午初春書於秦淮客舍

紅雨樓題跋卷上畢

紅雨樓題跋卷下

侯官鄭杰緝

分類杜詩

世傳杜詩不下數百本，箋註者十之七，編年者十之三，分類者十之一，此則分類無註，簡而易覽，先君子少時所披誦者，藏余家將六十年，印章有少坡東山二印，蓋先君舊號少坡，而東山者乃薛廣文欽之別號，當時曾共讀者也。余兄弟幼學詩，即覽此集，雖他有善本，亦不喜觀，今

先君癸巳十載不無手澤之感、萬歷庚子三月朔日徐惟起書

唐韋莊浣花集

韋莊詩百家未收、但於鼓吹中見其七言近體、及諸家所選數首而已、偶入秣陵、友人郭聖僕出韋詩一帙見示、乃宋板也、遂命工抄録、以備瀏閲、時謝在杭方為比部郎、亦喜其詩調新逸、亦寫一帙而去、萬歷丙午花朝東海徐惟起記

唐沈下賢文集

按晁氏序稱亞之為福建都團練副使、本集中、有閩城開新池記、并文祝延、皆宦閩時所作、攷八閩通志歷官無亞之之名、通志掛漏、合當添入、此本借之焦太史、命工抄録、然其中訛舛難以指摘、聊備一集而已、萬歷丙午初夏閩徐𤊹書於白門之鷲峰禪室

孟東野詩集

余少喜誦東野詩、每以未睹全集為恨、萬歷庚寅夏日、偶與謝在杭訪王孔振所居、孔振案頭

有此集，翻閱良久。孔振心知余愛誦，遂以見贈。余袖歸珍若寶玉，兩攜入吳越，妄意批點。茲孔振謝世五載，每一披覽，不勝河山之感。己亥四月初三日，雨中無事，彙檢唐賢詩，因捉筆書於紅雨樓。天竺山人徐𤊹起識

寒山子詩集

余他日偶訪瀚上人於平遠臺山房，見案頭有寒山子詩一帙，上人不知愛重，鼠嚙其腦，漸至於中。余曰：寒山之詩，詩中即偈，師其知寒山之

禪機乎、上人茫然不答、余遂丐歸上人視之如棄敝屣、山窓無事、手自粘補重加裝潢、第鼠嚙處字濶深為可恨也、載觀卷首朱晦翁陸放翁二札、則明老南老賢於瀚上人遠矣、識者能不呵呵大笑耶、己亥閏四月徐惟起跋

松陵集

去歲過吳門范東生、以陸魯望甫里集為贈、蓋淞人新刻此乃皮陸倡和之作、名松陵集、為吾鄉先輩郭文學家藏、實宋板也、紙色蒼古可愛、

郭公久作泉下客、子孫不文、此書流落市肆、余收得之、每卷首尾俱損壞、余令豚子抄補成書、置之齋中、宋板書不易得、後之子孫、毋若郭氏辛耳、萬歷丙午除夕前三日徐惟起題於梅花樹下

龍筋鳳髓判

張鷟字文成、唐調露中進士、自號浮休子、唐史稱其早慧絶倫、以文章瑞朝廷、屬文筆下輙成、唐以書判拔萃科選士、此書自省寺臺監百司、

下及州縣、類事屬辭、凡一百首、蓋待選預備之具也、鷟為張薦之祖、事見薦傳、所著書有朝野僉載、龍筋鳳髓判、洪景盧謂僉載紀事瑣尾摘裂、且多媟語、百判純是當時文格、全類排體、但知堆垛故事、而於蔽罪議法處、不能深切、無一篇可讀、一聯可采、如白樂天甲乙判、則讀之愈多、使人不厭也、愚謂此書全重詞藻駢麗、故實飽滿、不重蔽罪議法、蓋判與律不同、如容齋之論、則律也、非判也、因考其事迹漫題於後、萬歷

丙午初秋二日書於金陵曹能始户部公署

陸放翁集

偶覽瞿宗吉歸田詩話謂放翁初婚某氏伉儷相得而失意於舅姑竟出之改事人後游沈園邂逅相遇翁作詞有錯錯錯莫莫莫之句蓋不能忘情焉耳沈園感舊二絶是其晚年之作詩云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柳老不吹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蹤一泫然。又云落日城頭畫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緑。曾見

驚鴻照影來、詩意哀怨、正為此也、遂識簡末、

宋游定夫集

庚子歲、建陽令魏公、命脩縣志、將以游劉朱蔡熊、作五世家、游氏子孫、抄録祖先事實、送余采擇、廌山先生、為吾閩道學之祖、其所著作、固不止此、此特百之一耳、仁和張孝廉蔚然曾借録一本、乙巳孟夏、徐惟起記、

戴九靈集

萬歷己丑年、余往白沙徵租、遇一塾師、見童子

棻上、有戴九靈集三冊、蟲殘蛀朽、國初印刷也、余雅知九靈先生文名、遂丐之塾師、而童子固師故、遂以惠余、藏之山齋十五年矣、壬寅、余有四明之役、閒坐書肆、見其敗簡中有九靈集一冊、正余藏本所闕、遂乞以歸、合之便成全書、紙色相類、第十五卷至二十卷、乃四明得來者、今尚欠第二十一卷至二十六卷耳、更圖補抄、錡雪道人徐興公書、

閒過齋文集

吾鄉先輩吳先生朝宗、為人尚行檢、重氣節、洪武初隱居不仕、與永福王翰友善、翰為勝國死、先生經紀其家、撫遺孤偁教之、生平為文集八卷、整嚴古健、一歸於理、洪武中、孟敭曾編刻行世、嘗以是集贈廬陵楊文貞公、文貞謂近時閩中之文、以吳魯客為巨擘也、孟敭所梓者、歲久弗傳、此板乃藤山鄭公濬重梓者、迄今百二十餘歲、板復散失、傳者尠少、先生之文、不絕如綫矣、余偶從舊肆得之、披誦數四、輒興景仰之懷、

嗟嗟、文章顯晦、固自有時、由今以至千百歲後、不知誰為王誰為鄭也、謹什襲秘藏、俟吾鄉有博雅好古之士出、當謀梓以傳時萬歷己亥初夏三日後學徐𤊹謹題

吳先生人品之高邁、載在郡志特其一二、未足以盡先生、其文章之沈着蘊藉不必論、至於答侍制左丞諸書、可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即稽叔夜莫是過也、惜其子孫寖微、未能闡揚先德、而後學如𤊹貧而且賤、又不能為先生授梓行

世、然每披誦輙動高山之仰爾、庚子暮春朔日

又題、

張思廉玉笥集

勝國人才之盛、超宋接唐、當時善鳴者、凡數百家、皆流麗逸宕、以情采風致勝、會稽張思廉之作、古體鍊句鍊字、出入溫李、近體有法有度、比肩劉許、讀之惟恐易盡、張公生於元季、張仲達選元音十二卷、宋公傳選體要十四卷、皆遺思廉姓氏、盖二公選詩時思廉全集尚未傳之人

間、嚮非侍御黃玉輝梓而行世、則思廉將腐同
草木耳、此本余得之故家所藏、不絕如綫矣、重
加裝訂、秘之篋中、尚俟質諸同調、再刻以傳也
又按都玄敬詩話云、思廉元末流寓吳門、時張
士誠欲結納遊客、大開賓賢之館、聞思廉名、禮
致為樞密院都事、思廉遂委身事焉、未幾張敗、
思廉變姓名走杭州、寄食報國寺、旦暮手一編
人不得窺、後思廉死、寺中人取視之、乃其平生
所作詩也、孫司業大雅嘗為著傳、萬歷己亥初

夏晦日惟起書

半軒集、

東原逸史、作半軒傳、謂其有檮園集十五卷、半軒集六卷、此部名半軒、又分十二卷、似後人繕寫時重編者、先生生勝國之末、與郡人高季迪徐幼文友善、於文字中往往及之、高工於詩、膾炙人口、而文則甚平淡、且不多見、先生詩雖不逮季迪、文實過之、每一篇中輙出奇意、亦勝國之錚然者、翻覽之際、恒訝其贈送醫士甚夥、及

讀牛軒傳，始知先世以賣藥為生，故與醫家往來為密耳。辛丑秋仲，偶過芝城，購於書肆，漫識卷末。

樵林摘稿

蔣主孝[illegible]序

淮南蔣主孝詩名弗顯，今時選詩諸君子皆遺於掇拾。余得樵林摘稿一帙，乃蔣公所自選者，諸體皆有古意。中惟五王擊毬一首，尤為沙中之寶。擊毬詩宋元諸公集中多有此題，元張思廉一作，足稱絕倡。蔣君可謂具體而微矣。他作

如大堤曲、渭城少年行、隴頭吟、亦不失唐人格調也、

董叔允落花吟

唐人咏落花詩、獨韋莊一首傳誦當時、至今讀之、猶有生氣、正嘉間吳中沈啟南文徵仲曾賦十首、和之有至三四十首者、體物之妙、皆能超唐人而上之、叔允斯作、流麗清新、毫端若繡、試雜之徵君太史集中、誠無軒輊、咄咄董生、進乎技矣、予為唫諷再三、因之閣筆、

解頤新語

皇甫先生、文章綺麗、如西川美錦、讀其全集、眞徐庾之後一人而已、解頤新語之作、發明六義、語足千古、文成一家、屠田叔拔其俊語爲詩言五至、此則舊本全文也、春日閒坐、麗春盛開、漫覽一過、遂書末簡、丁未春日徐惟起題

陳剛中詩集

陳剛中、觀光交州玉堂三稿、洪武壬午、刻在浙江布政司、板不多見、此本乃天順、庚辰、雲間沈

琮所梓也、字頗湧滮、余得之於建陽邱惟直家、

萬歷庚子夏徐興公書於交溪客舍

姬侍類偶

余從謝伯元處借得此書、翻閱一過、惟恐未盡、欲抄、録備覽、性懶、未能、友人葉振父偶爾相過、知余此志、請為余書之、不出旬日、彙訂成帙、書以志喜、且不忘葉君筆札之勞也、萬歷戊戌菊月初四日徐𤊹興公題於綠玉齋

釋宗泐全室集

釋宗泐、洪武中、與復見心齊名、余見泐詩、僅諸家所選數首而已、今歲立春偶客虎林、偕曹能始林茂之、過吳山雲居寺、有僧寮閴寂無人、全室集在塵埃中、遂拾而歸、覽其簡末、乃永樂癸卯年抄錄者、留寺中二百年、一旦屑越而不之重、良為可惜、非余拾得之、必入香積作醬瓿覆也、乙巳臘月立春日興公書於浙城旅次

古樂府

豫章左克明、鐫柱觀道士也、編次古樂府十卷、

緣起具見題下、虞文靖曾為之序、嘉靖間、新安汪尚磨重梓之、紙墨精善、首簡不載虞序、而更以鄭玄撫之作、以猶易薰、不能無恨、曹能始用硃筆句讀、萬歷丁酉春、能始將赴京謁選、以此見貽、徐𤊹興公識

古樂府

古樂府、余家藏本有三副、皆手自句讀、今歲偶過會稽、見肆中古樂府一部、失首一帙、中有硃筆批評、輒作證解之語、字格不俗、問之乃山陰徐

渭所黙者徐字文長號天池愽學善詩越之才士遂購以歸殘缺勿論耳壬寅春初惟起識

陳可棟神交篇

延年咏五君於生前子美賦八哀於身後二公皆身及交游者也可棟神交往哲幾及百篇並五君之簡短裁八哀之冗長百世而下猶有生氣誠秇苑之指南文人之故實豈曰興懷於無情之地乎哉

鳴盛集

林子羽鳴盛集、世不多見、萬歷初袁景從刻十子詩、刪去什之三、不無過嚴、如賦如調如記、一槩汰之矣、此本乃陳伯儒見貽者、譬之龜鬣兎角、實不恒有、子孫其慎藏之、壬子夏徐惟起識

周祠部宜秋集

國初洪永之季、吾閩能詩之士甚衆、不獨十才子善鳴於時、而周徵之為林子羽高足、名最著者也、徵之一字又玄、永樂間以文學徵、授禮部祠祭司員外郎、為詩瓌奇悲壯、嘗賦揭天謠、酷

類李長吉、其他作總不離盛唐聲調、萬歷初袁景從馬用昭二先生輩選刻十子詩、俾收徵之六十首、又以子羽一絕悞入、予近見抄本宜秋集、得古近體及詩餘一百七十餘篇、視袁馬二公所取、且三倍之、皆渢渢大雅之音、信可傳也、若不盡録之、殆將如綫之絕矣、顧徵之之詩、當不止此、此何異鳳毛麟角哉、徵之與龍門高廷禮善、令蒼頭肩書數千卷、止廷禮家讀之、無何別去、盡棄其書、曰、已在吾胸中矣、頡悟强記、又

豈流輩之所及耶。微之生卒不可考。按王孟揚挽微之詩云。早歲擅芳名。中年一官成。鶯花平日淚。煙月故山情。落魄稽中散。倡狂阮步兵。可憐埋玉處。芳草傍誰生。孟揚死於永樂十三年。微之則死於孟揚之先矣。崇禎庚午長至日後學徐𤊹興公謹撰

王孟揚挽微之詩。未嘗言其無嗣。而趙景哲哭微之詩云。可恨傳家無令子。空憐許國有孤忠。又云。幽薊一官成永訣。東甌三載慕清

風則微之無後、而卒於官矣、惜夫、崇禎己丱

杪秋興公又識

鏡湖清唱

國初吾郡詩人輩出、十子而外、復有二十餘家有傳有不傳、實幸不幸也、郭廑字敬夫、湮沒二百餘年、無有知者、予近得抄本詩百十篇、有挽鳴秋趙景哲之作、而羅宗讓覺非有和郭敬夫詩、語云、不知其人視其友、敬夫實清世之隱君子也、集中有送兄楚芳上春官、楚芳名蘭、永樂

三年鄉薦。姓名見於郡志。敬夫青舖嶺絶句云：家林想在空濛外。一帶螺江隱翠微。又有門前湖白與山青。分携空過白湖亭之句。其所居當在白湖螺浦之間。與鳴秋山人相隣並也。予既錄其遺編。併為考其地里。付曺君能始授之梓。敬夫之名。從此弗至湮沒。不亦厚幸矣乎。崇禎庚午三山老叟徐𤊹興公撰

竹窓小稿

林景清號竹窓。連江人。隷籍府庠。食廩餼。五試

不第、援例入太學、成化間授湖廣興國州判官、雅善草書、吾鄉自永樂中、王太史孟揚工於八法、繼孟揚者竹窓也、少年遊金陵、與名妓邵玉香狎、賦有一清軒詩、多豔詞情語、手書一卷、向藏余家、謝在杭喜其風流韻致、字法精工、從余索去、陳汝翔採其詩於晋安逸志、而先生全稿無從得也、憶予少時有老學究持先生手稿欲售之、先君因其索價高未之購、歷三十餘年、偶與友人倪柯古談及、柯古乃尋學究而購之、重

加裝潢、詩雖未甚奇警、而書法之妙、不減吳興、予乃選其雅馴者、錄為一帙、以見先生之高標逸韻、未泯於今也、天啟三年夏日後學徐㶿敬題

廖世昭越坡稿

廖先生、字師賢、世居越山之下、自號越坡、厥考雲騰登進士、官刑部郎中、先生以易舉正德丙子鄉試第三名、丁丑、成進士、授海寧守、以病乞教職、改國子博士、閱歲、竟卒於官、年三十五、無

子所著有一統志畧汪郡守文盛刻置郡齋盛行於世而詩文則散逸無傳矣𤊹家藏先生手録詩一卷字法蒼勁恒寶愛之近曾能始選梓明詩乃録而附於陳東槐堂集之後先生名列福州郡志文苑此亦龜毛兔角也崇禎壬申仲秋後學徐𤊹識

孫太初集

太初詩余家有分類一種乙未歲遊吳興與友人張睿卿復彙太初集重刻增入遺落者数十

首、比舊本頗多、屬余較讎、刻為最後、板亦最精、此本乃先正鄭少谷、為太初授梓者、編彙年次備於他本、年久板亦不存、人家鮮有藏者、林志尹偶得之、持以見貽、印章又為高石門家物、披誦之際、不啻拱璧、書以志喜、萬歷戊戌年秋日徐惟起識

又

余家有太初集數冊、編年彙體、鏤板不同、此乃吾鄉鄭漱石先生所藏者、右方五行、鄭公之筆、

且述其父蒲澗、與少谷定交之言、余偶得於市肆舊書中、遂購以歸、漱石善詩工草書、與先君子同貢於鄉、未仕而卒、子孫寠微、書籍散逸多矣、今在余家、得非不幸中之幸耶、己亥春仲徐惟起書

丁鶴年詩

萬歷戊戌歲、偶得寒疾、乍起櫛沐、體猶委頓、忽有持丁鶴年詩來售、余捐藥債購之、據床吟誦一過、倏然病已、因記之、筆研惰農徐惟起書

又

余向家藏丁鶴年詩三卷、乃永樂間刻板、後有廬陵楊文貞士奇跋語、紙墨古潔、余珍惜之、斯為元板、亦分三卷、簡首有高惟一印章、惟一、國初人、有孝行、事詳郡志、二本俱善、因合藏之、萬歷丁未春正月三日徐興公題

月洞詩

王介翁集、僅得律絕三體、皆類晚唐口吻、置之百家唐詩中、孰辨其為宋人也、清新工巧、即顧

況雍陶亦不過此至於多難識君遲綠柳影分
騎馬路數句實出晚唐成語畧更綴一二字耳
又按先生義不仕元故情林壑故其詩逾工斯
本乃建溪詹昂卿孝廉所惠至樵川仁壽寺始
為披覽惟恐易盡讀既盡遂評其大畧如此辛
丑九月二十四夜惟起題

雅宜山人集

王寵初字履仁後更履吉凡八試不第以年資
貢禮部入太學讀石湖二十年手寫經書皆一

再過少學於蔡羽與兄履約少同筆硯未嘗少離生於宏治甲寅卒於嘉靖癸巳享年四十娶徐氏生一子名子陽太學生娶唐寅女文徵明志其墓[忄斈力]識

林初文集叙

吾鄉林初文先生十歲能詩稱奇童性豪宕不拘拘於繩墨十七以毛詩冠諸生神宗即位之初年又以春秋魁鄉薦天才宏贍文賦詩歌援筆立成其所為應舉文率多師心匠意奇險不

經人道語以故屢上春官屢不第既而移家秣陵著作日富竟流落偃蹇而終同時無不為先生惜者予謂先生雖負才不遇而不朽之名固未嘗負先生也大抵人第患無才耳才而遇者上也苟才而不遇能以筆代衮鉞寸管尺牘博榮名於千古權亦不淺往昔無論即近代如盧次楩徐文長生前淹抑九原可作咸願執鞭豈必遭時遇主而後垂聲異代先生雖舉孝廉乎而牢騷不平與次楩文長誠無軒輊然次楩文

長身後寒落不可問、先生二雛英英能世其業、是先生屈於生前、伸於身後、豈盧徐二先輩所可幾耶、先生既不得志於有司、乃著蛾眉篇以自解、海内爭傳誦之、邇年子郎茂之爲梓詩選但窺先生一斑、茲復彙次全集以行於世、不獨張閩赤幟、抑亦足以稱覇於中原矣、至於先生負經濟才、感憤上疏、有封狼居胥之想、古人云有才如此、而使之流落不偶、宰相之過、況時宰既知先生才、復瘦先生、至死寧不令人長太息

哉、先生同年蔡奉常公、談先生當日事且亹亹矣、予小子不及識先生、誦其詩讀其書想其為人、乃為之論次如此、聊自托於招魂九辯之誼云爾、天啟甲子菊月通家子徐𤍠與公敬撰

序陳衎大江集

吾郡陳氏、自民部公與叅知光祿以至長吉太冲兄弟、皆有文學、磬生為長吉之子、箕裘大業、聲稱最著、曾能始選其五世之詩為梓以行、夫五世貴顯者、海內恒有之、若五世工詩、並著明

德、則甚難矣、然予先太令與忝知爲執友、於是
陳徐筆研之交、亦歷五世、則又難矣、今讀磐生
斯集、深有感也、君少美才、具兼抱濟時之畧、性
匪媕阿、徒增負俗之致、世吞火矣、競競飲氷、時
附羶也、凜凜茹淡、每帶綵以行吟、恒披裘而散
髮簪弁之流、目之曰傲、紈綺之子、咥之爲狂、君
但闇爾自修、怡然弗顧、雖應時之業、屢屈於有
司、乃垂世之文、見推於名宿、博綜羣籍、無忝書
淫、結撰多年、何慚傳癖、以彼共才、淪落未遇、是

皇猷之潤於掞藻國典不寄於洽聞也幸觀集中樂府逼真漢人詩詞媲美唐代傳記必本於遷固論說咸出於機康碑銘長言等燕然嵜吾之勒題贊小品邁坡老涪翁之製至於烈士畸人遺行必表高蹤逸軌懿徽咸章以視他人應酧諸作雖多奚為若夫自巳代筆之詞縱美不録且也歷覽中朝故實憂時動賈傅之交頤廣收先代名書格古晤茂先之法眼況内行淳至氣義激烈讀其文足覘其人喜其品尚論其世

政劉季和所謂情采悉備風骨俱峻氣合風雨之潤筆吐星漢之華豈非詞苑之俊流執林之詰匠乎哉允宜海内名輩樂與締交闤闠鄙人所當側目者矣集名大江者尚含滺淼之思時切烟雲之想元龍湖海卧客子於下床仲舉蓬蒿安掃除乎一室以今況古遂轍攸同業富藏山尤深賞譽云爾崇禎戊寅花朝社弟徐𤊹撰

敘曾能始石倉集

昔鍾嶸掄詩例分三品蓋詩之為義動天地感

鬼神、而性情之所以發也。劉勰彈文、篇倂易數、盖文之為用、本乎道體乎經、而肺腑之所以寄也、二賢撰述、千載如新、啟廸後來、良為深遠、何也、詩不原於性情、是乃不根之枝葉、文不由於肺腑、終為無源之波流、雅頌既湮、詩腸日異、六經不作、文體寖衰、莫不家握靈蛇、户珍垂璧、升堂雖衆、入室幾何、若使五音克諧、可咏可歌、一篇合道、可誦可觀者、則吾見其人矣、友人能始曹公七齡受書、千言倒覆、對客善答、果之敏、逢

人解題酪之義莫不謂干莫有立斷之鋒騏驥有立至之足髫年得雋忽播芳名綺歲登朝遂膺華譽文章乃其夙業詞翰爲其本來積歲稍深好學彌篤丹鉛累斯終日隨身緗帙縹囊無時去手植之八斗曾之書倉方之爾祖殆無過焉其計部長安也則有薊門之什其廷尉陪京也則有金陵之集其乞寧親之假也則有芝社之咏其叅紫薇之省也則有入蜀之篇詞氣春容自然中律才情雅贍蔚爾名家至於山水蕩

其性靈、邱壑鼓其幽致、每形賦咏、輙記縑箋、山則恒岳匡廬峨眉雁宕、水則太湖彭蠡灩澦西湖、寄興殊深、託懷愈遠、篇章日富、記撰尤繁、驪客至則如歸標雅壇之赤幟、緇流從之若赴因佛國之金湯、故交遊盡海內之名流、隨喜極震旦之寶剎、其丰神也如此、其才調也如彼、誠吾黨之俊流、清時之偉器也、不佞與君少年結契、終歲論文、齒忝稱兄、才慚作弟、雖清塵濁水、回有懸絕之殊、而廊廟山林、實有相資之誼、君以

序言屬筆於余、予知君最深、述君能備、若曰諛詞阿其所好、無遑恤焉、

曾能始遊山詩

能始乞假還、半載於茲、凡名山佳水輒往嘯咏藤山看梅、鼓山望海、余嘗從焉、近復裹糧買舟爲永福之遊、約余偕行、予質不耐登陟、重以天氣溽暑、堅辭不往、只與沈從先往、歸來以詩稿示余、多有蘊藉深沈之語、偶於蓬廊下拈敗筆錄其十三首、留之竹齋、雖未能躬履其地、亦可

當卧遊之一助云、

泡菴詩選序

夫闡發性靈、窮寫情物、莫善于詩、故詩理淵宏、非思深者不能窺其奧、詩體錯雜、非見定者不能得其宗、若夫思弗深而見弗定、雖日揆千言、去詩道遠矣、吾郡善鳴詩家、代可指數、洪永之間、歛勝國之浮華、歸之敦實、聲味雋以永、正嘉之際、洗道學之習氣、本之溫厚、格調雅以正、迨於今日、詩教蔚興、彬彬如也、友人陳汝翔抱性

貞遐、寄情泉鳥、擬麗則之資、勸探討之學、少耽聲律、老而彌工、秋苑樹標三十餘載、感物有賦、遇景則詩、長篇短句、情釆備陳、限韻分題、宮商叶奏、詩魔不入肺腑、氷雪沃其靈髓、贈友篤陳思之契、述志勵北海之貞、咏懷攄步兵之興、述哀動黃門之悲、咏史高太沖之見、田居慕徵士之風、遊山踵康樂之躅、怨別愴惠休之哀、哀樂之起、冥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鈞陶方寸、運用神解、要皆緣裔窮宗、知有所自、達流遡派、

妙得本源、可謂遵秉古法、盡滌時趨、惕志匠心、雛唾不拾者矣、伊余不敏、忝附同聲、隨有賡酧、互相質證、前後諸篇屬余揀擇、名曰泡庵詩選、墨客苦心、已齊芳于文囿、幽人逸致、得流耀於藻園矣、

題安藎卿詩

自國初定鼎兩都、萬户侯封、布滿天下、吾郡設衛有四、歷二百餘年、中間以世勳而成武功者、代不乏人、求其能占四聲、頡頏藝苑、列於作者

之林何僅僅已蓋韜鈐者正業而翰墨者緒餘
所重在彼所輕在此烏能兼長也畫卿韓門世
胄少負羨才多結交賢豪長者刻意力學喜為
聲詩有景即題無奇不賦十年以來吟稿成帙
翩翩乎有大雅之音文彩錯雜奪千羽組練之
光才情鋒穎併龍淵湛盧之利進乎技矣畫卿
行將謁選司馬黃金横帶前擁後呼卻穀詩書
元凱經傳畫卿益饒為之不亦詞壇之大將乎
嗟夫絳灌無文隋陸無武畫卿年尚少更取陰

符黄石諸書得之又示獨以詩名字内也畫歸勉之

題蒼雨亭詩

閩稱甲族莫若義溪陳氏自侍講中丞以至參知宸創派衍百年八傳五代示獨金紫輝映海内所稀即詞藻焜燿並足流芳濟美合蔵金匱可被管弦者也厥為伯孺幼孺起時名于布衣踵祖允之遺軌凌轢詞場頡頏藝苑始知繼詩派而未墜續家學以弗湮余既得交二孺乃目

投分仕卿、仕卿為二孺族子、而齒稍長、嘗困公車不售、棄去治詩、時時追隨從父、賡酬倡和、殆無虛日、結一室於深山之中、所往還則園翁溪友、所吟咏則魚鳥烟霞、久之成編、清新俊逸、綽有碩人考槃之致、較之前哲廊廟之音、雖塗轍稍異、而方之從父比興之旨、則具體而微矣、顧川多才、不其然乎、余去歲偶為越東之游、仕卿忽捐賓客、方其屬纊、以前諄諄以不朽之業囑、其從父、令余序而傳之、余歸受其遺業、且讀且

泣、如初喪應劉、神情恍惚、已乃稍爲刪潤、布之同聲、俾後之誦其詩者、月露溢於篇章、風霜生於齒頰、奚必紆金拖紫、而後巍隆於先世也哉、仕御喜種芭蕉、每夜雨則聽而忘寐、以之名集、蓋從其初志云、萬歷癸卯三山徐惟起書

題許天開詩

吳中山、水清越、而洞庭諸峰、縹緲入雲、震澤具區、汪洋而不可測、往往畸人韻士、孕靈其間、許君天開結廬嵩隱、有碩人薖軸之致、居常喜吟

咏、與葛震甫先生交最歡、去歲挾一蒯緱爲閩游、泝建溪、渡延津、故人鮮綈袍之贈、旅邸乏常何之薦、以故落落不稱其所懷來、雖歌鋏無魚、而躭詩不廢、昔人云、詩以窮而後工、似爲天開發也、震甫與予交垂四十年、服膺歆慕、非尋常泛友之比、天開相見、亦必稱震甫不置、自是臭味、予即不知其人、然視其友、實足慰平生矣、崇禎辛巳初春書

敘王則巽詩

王則巽負儁才、屢行其制藝於海內、名籍甚公卿間、邇歲北遊太學、道經吳越齊魯燕趙之墟、又喜為詩歌、以寫胸臆、復行其詩、質正於大方君子、嗚呼、詩至今日、已成變局、意不必經人、有語不必經人道、談詩者往往喤漢魏三唐為陳腐、輒刱新意、造奇語、自詫以為瑰異駭衆目、予實不敢謂其不然、大都制藝與時高下、而詩亦因時遞變、不能强其法之所必合也、則巽好操觚、筆端雲錦爛若天孫、注意措詞、皆漢魏三唐

人所不能道語、正符時局、行且挾此以游大區、必有嗜之若昌歜者、予何庸贅、

萬印角閩游草

暮春之初、麻姑萬印角先生、投刺訪予於鰲峰之麓、予聞印角名且久、一見快若平生、匆匆別往漳南、留連數閱月、復返三山、投予閩游詩草、皆與漳中諸同社倡和之什、予讀而羨之、夫建武與閩接壤、百餘里即達樵川、州有八而游其六、閩故在海濱、山川風景大類建武、不足誇詡

惟是丹荔黃柑、江瑤蠣房、可供口腹、海色山光、茉莉蕙蘭、可娛眼目、印角行裝、雖遜於陸大夫游南粵時、所賦詩歌、滿囊珠玉、何必有黃金始稱壯游哉、印角方馳名於黌鼓、槐黃期迫、不得不歸赴名場、得時則駕走馬長安、一展游草、得無并州之思也乎、崇禎壬午初秋三山社弟

徐𤊹撰

敘盛桂海詩

吾邑為八閩首治、上而臺司郡守、下而編氓里

胥、朝而期會叅謁、夕而錢穀簿書、一行作吏、雅
道都廢、即耽吟好咏、有所不能兼也、前令君盛
公桂海蒞任數年、以入覲行、行後風波頓起、不
能白白、值前總戎趙公淇竹與公同桑梓、亦以
詿誤、同掛白簡、同時稅駕鍾山禪寺、候廷議邸
中互相倡和、以消次況、積而成帙、夫屈子放楚
著騷經以舒孤憤、莊舄客越乃微吟而思故鄉、
實有不得已而奮其情者也、令君感時賦物、寓
興懷酧、金玉鏗鏘、渾然大雅、絕無牢騷幽鬱不

平之氣、豈非涵養素定付功名得失於意象之
外者乎、他日者公道大開、賜環命下、吾知令君
又無暇作春鳥秋蟬之吟矣、崇禎壬申花朝舊
治民徐𤊹興公題

題聞鶯館社集詩

昔戴仲若春日携雙柑斗酒、聽黃鸝聲、此俗耳
針砭、詩腸鼓吹、黃友陳仲文、讀書三山、帖括之
餘、間事吟眺、春王下澣、適其初度之辰、乃約同
儕集陳孝廉東園聞鶯館、分韻操觚、各成七言

十韻園中有臺榭林木巖石之勝、而鶯聲宛轉、如少姬按歌音節嘹喨、仲文諸君以閒吟互相和答、正堪鼓吹詩腸、必不令仲若笑人地下耳、是日共游者十一人、而詩成者僅半、刻羽流商、泠泠有韻、寧讓金衣公子、戴好其音也哉、庚申春日題

題曼聲集

秋月春花、悵蘭桂於永夕、溯雲楚之雨、感朝暮於千年、是以鶯歌鳳吹之中、急管繁絃之下、覩春

山而送目、盼墜馬以興盼、巧笑東鄰、墻窺宋玉、憐香曲室、簾隔韓郎、紅樓白苧歌殘、翠館銀罌酒盡、鏤金檀板、記幽會於丁年、佩玉鳴環、夢貪歡於甲帳、深紅淺黛、想像於鏡臺鉛粉之間、繡帶羅衫、彷彿於小院麝蘭之夜、宵缸暗別、淚濕流蘇、睫帳割恩、魂離犀枕、新妝出戶、鬟動行雲、一顧傾城、目澄秋水、他生未卜、空寄有情之書、此恨誰知、難結無緣之遇、若夫凝脂傅粉、高巍鵔鸃之冠、麗色新聲、深固珠襦之寵、別生宛娟、

同擅濃華或即物而起咏或觸事而留題或因佳
話而紀聞或因同調而賡和莫不留意於香魂鍾
情於玉骨真可謂放懷柔曼感蕩心靈者也積有
歲年遂盈篋練倣南朝之麗則不無委弱之詞
竊北里之餘風豈避濃纖之調綠窓紗外蘸絲
管而敲縹囊黃裏衣邊對青娥而陳緗帙長吟
短咏追憶前懽樂極悲來興懷往事昔者先公
孝穆帳中曾咏玉臺衛尉宏基花間常編艷曲
致光有香匳之詩飛卿有金荃之集多情杜牧

賦比秋娘、輕薄義山、憶茲錦瑟、風人之致、已由盡於房帷、浪子之名、豈全傷於枕席、若曰兒女情多、風雲氣少、詞皆累德、志在宣淫、無恤乎爾

閩中詩選序

閩中僻在海濱、周秦始入職方、風雅之道、唐代始聞、然詩人不少概見、趙宋尊崇儒[illegible]理學風隆、吾鄉多譚性命、稍溺比興之旨、元季毋論已、明興二百餘年、八體四聲、物色昭代、郁郁彬彬、猗歟盛矣、高廟之時、林膳部鴻崛起草昧、一洗

元習、陶鈞六義、復還正始、懸標樹幟、騷雅所宗、門有二玄、實為入室、屬詞比事、具體而微、高待詔棅、王典籍恭、王檢討偁輩、追述古則、私淑閫奧、各成一家、十子之名、播於宇內、同時賢才輩出、羅布衣泰、林修撰誌、切磋彌篤、秋苑聿興、又有鄭廸、趙廸、林敏、鄧定、貴於邱園、銳志詞賦、取裁爾雅、斐然成章矣、成宏以降、林文安父子、陳觀察羣從、秩位惟崇、對揚廊廟、而風人之致、溢於言外、林司空、許黃門、贊揚詞旨、海內騰聲、賡

歌太平、於斯為盛、正嘉之際作者雲集、鄭吏部善夫實執牛耳、虎睨中原而高傳二山人、左提右挈、閩中雅道、遂曰中興、時有林侍御鉞、鄭户部波、林通政炫、張尚書經、龔祭酒用卿、劉給諫世揚為輔、斯蓋不世之才、粲然可觀者也、世宗中歲先達君子、沿習遺風、斯道孔振、袁舍人表馬忝軍熒、區別體裁、精研格律、金相玉振、質有其文、迨於今日、家懷黒槧、户操紅鉛、朝諷夕吟、先風後雅、非藻繪菁華不譚、非驚人絶代不語、

抱玉者聯肩、握珠者踵武、開壇結社、馳騁藝林、言志宣情、可謂起軼前朝、縱橫當武者矣、伊余不慧忝際盛時、目想心游、實竊有志、屏居之暇采輯遺編、蒐羅逸刻、得梨棗朽壞之餘、起桑梓敬恭之念、摛為八卷、總二百人有奇、上而格合漢魏六朝、下而體宗貞元大歷、調有偏長、詞必兼善者、不論窮達顯晦、皆因時采拾、以彰吾郡文物之美、燃脂暝寫、夷墨晨書、蓋慮作者之苦心、而沒亡不稱、良可痛悼也、至於野狐外道、格

律稍畔者、雖有累寶之瑕、不敢濫厠片語、爲雅道蟊賊、然挂一漏萬、耳目未周、尚賴同志補續、若曰有南威之容、乃可論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議斷割、則不慧安所避咎乎、凡我同盟、宜協心揚推、肆力旁求、以俟觀風者采擇焉、是爲序、

萬歷戊戌暮春六日書於鳳雛堂

趙氏隋飆慶刻本序林康原輯本參校此本因以趙本出復惟山知犹

林景清竹窗小稿一則其稿文有脱字亦標於書眉原刻故自有佳處

紅雨樓題跋卷下畢

重編紅雨樓題跋卷一目錄

以上經類

温公稽古錄　皇明傳信錄

國史補遺　革除編年

華陽國志　南唐近事

淳熙三山志　福州舊志

鼓山志　金精山志

金陵梵刹志　武林舊事

瀛涯勝覽　蔡忠惠年譜

蔡氏宗譜　先君交游錄

龍筋鳳髓判　金石錄

以上史類

伸蒙子　又

潛虛　省心銓要

性理羣書句解　言史愼餘

革象新書　步天歌

萬物數　奇門遁甲五總龜

靈棋經　蜀中畫苑

陳氏印譜　印式

印林　印燈

名章匯玉　荔支譜

茶錄　蜂經
避暑錄話　野客叢書
演繁露　捫蝨新話
藝文類聚　事物紀原
五色綫　姬侍類偶
嫏嬛記　陳后金鳳外傳
南村輟耕錄　何氏語林
以上子類
陸士龍集　杜工部詩
分類杜詩　寒山子詩集

又

重編紅雨樓題跋卷二目錄

東方朔廟碑　顏魯公家廟碑

基公塔銘　李陽冰城隍廟記

玄秘塔碑銘　宋敎興頌

韓子五箴宋李寂小篆　趙承旨呂梁廟碑

趙承旨東嶽行宮碑

書畫

張鶱乘槎圖　顧仲方華陽洞庭圖

仇實父箜篌美人圖　魏考叔畫北固山卷

陶雲湖嘉蔬圖　沈石田別意畫卷

瀑園圖　鍾隱七賢圖

林塘幽趣卷　空江秋笛卷

王子北征卷　賓月樓卷

聽竹軒卷　彭道士畫

文衡山雜畫冊　文氏父子書畫卷

吳門二十家書畫　諸家扇面書畫卷

顧道行畫卷　蔡端明眞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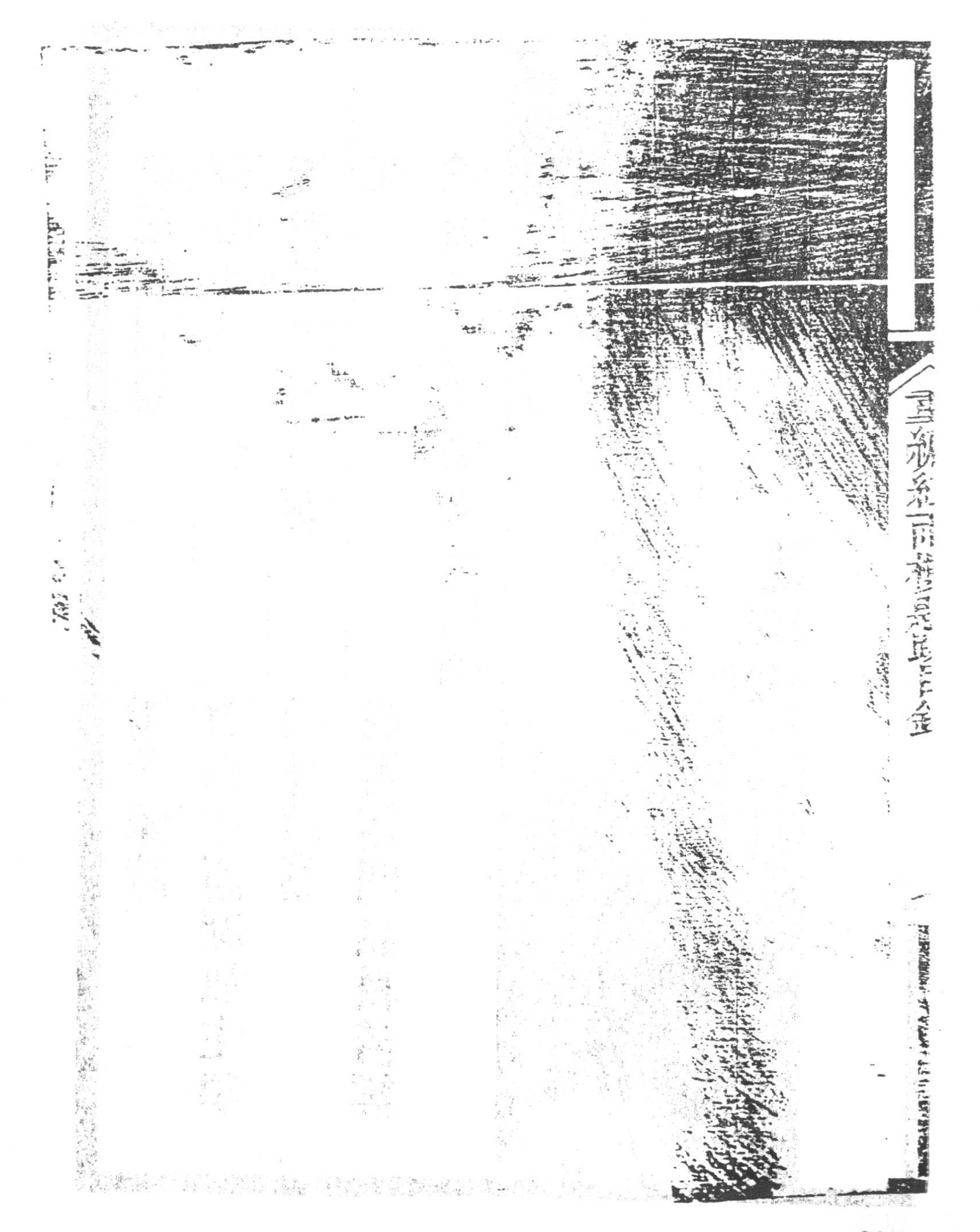
朱文公城南二十詠　張秘閣誓願疏

趙松雪天冠山二十八咏眞蹟

鮮于伯幾趙子昂張伯雨書卷

鄭少谷詩卷　鄭繼之手書

原书缺页



重編紅雨樓題跋卷一　　峭帆樓

明徐𤊹撰　　江陰繆荃孫輯

經籍

費氏易

此費氏易也今易悉遵王弼不免割裂全經古易遂幾亡矣斯本天水胡纘宗所梓可謂好古但未知費氏之傳二跋俱未分明於易原委亦似憒憒且名曰周易象何取義宜改作費氏易則善矣庚子夏徐惟起書

京氏易傳

房學易於焦延壽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直日用

事以風雨寒温爲候房用之猶精今觀易傳又非分卦直日之書葢京氏所著易凡三種此其一也晁氏讀書記論之詳矣此本乃古田鄭山人鐸見貽者山人未幾下世於易理誠不可推矣萬歷乙巳春日竹窗病叟徐興公跋

焦氏易林

愚按商瞿受易於孔子至田何以後皆有次第宋世諸儒如程如朱俱祖田費之學而卜筮咸用啟蒙之例獨焦贛作易林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班固孟康談之甚詳若一概用啟蒙之例揲之雖以爻變牽合推斷遂與

漢書直日之言相舛班氏去焦氏代不甚遠豈謬爲之傳耶蓋易學田何焦贛費直分爲三派朱子派出田何以此派之義例占彼派之吉凶必不然矣又按儲咏論代蓍之法以錢擲爻古者以有字爲陰無字爲陽至紫陽始反而用之故建安諸賢悉主其說茲揲蓍既不用啟蒙之儀則擲錢焉可依紫陽之說乎學者欲求焦氏作易之旨須用古擲錢法折衷直日之論庶幾近之矣

皇明萬歷辛丑春正月書

圖南易數

此書不載作者姓氏近見友人處有圖南河圖眞數一

種後自乾至未濟卦各解釋與此本同但章末無詩乃圖南之眞本也此本詩極鄙俗決非圖南之筆乃後人增之耳圖南易理奧妙安得作此兒戲語耶河圖眞數另有鈔本此又不與眞數相蒙分之爲是萬歷己酉花朝徐惟起題於汗竹軒

胡雙湖易翼

此書辛丑年置之甯波書肆原欠外編一卷癸卯年杭州張維誠來閩借鈔一部不知此板刻在何方上篇列揲卦位十翼之說中篇述古易傳授傳注之源下篇舉理數筵驗辨疑之緒絕無宋儒迂腐長談博而精竅而

微學易者玩索而有得焉於易道思過半矣甲辰秋日
讀易園主人徐興公記

麻衣先生易髓

麻衣正易心法一卷馬鄭諸家載之四明范司馬刻而
傳之此本題曰麻衣先生易髓分上下二卷列六十四
卦各有論說不及繫辭而彖象之後加以納甲正副本
命功名富貴不知何義且馬鄭諸家及焦太史國史經
籍志俱無此目豈山厓屋壁之金匱所藏未覩耶余乙
未冬得之杭州肆中鈔寫精善爲故家所藏者按麻衣
五代周時人歷數百年而人不知有易髓之傳於人間

信乎三墳汲冢之出於後代也萬歷戊申季夏二十一日閩三山徐𤊹惟起

左傳

建安楊讓字允謙文敏公之仲子也少從潛習禮李時勉游造詣甚深所著有澹庵集此書前有印章謙卦余得之建州書肆知爲讓家所存也腦後有丙戌字當是時成化二年卷末題曰湻熙柔兆涒灘閩山阮氏種德堂刊當是宋孝宗湻熙三年丙申也古本書不易得卷首又有春秋諸國地理圖世次圖名號歸一圖傳授次序圖皆古本所無者也天啟乙丑初秋送南中丞公至

建州購於開元寺書以誌喜東海徐興公識

石經左氏傳

愚按鄭氏藝文畧石經之學始於蔡邕秦火之後經籍初出諸家所藏傳寫或異邕校書東觀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乃自爲書刻石於太學門外當漢末祚所傳未廣而兵火無存今之所謂石經者但刻諸石耳非蔡氏之經也又按馬氏經籍考僞蜀孟昶刻六經於石春秋左傳三十卷不題所書姓氏亦無年月經文不闕唐諱獨闕祥字乃知孟知祥僭位後所刻也又有石經尚書祥字皆闕亦闕民字乃孟氏未叛唐時所刻也

經文中俱闕民字虎字類似與馬氏不闕唐諱之說未合攷載考他書蔡邕刻經之後惟僞蜀有之易經尚書乃孫逢吉周德貞所書此出孫周之手無疑況字畫秀整蒼勁大類虞歐筆格先兄惟和嚮曾購之蔣子才藏諸齋頭者十餘襍後伯兄不祿仍歸子才子才復持以贈在杭謝君子乃爲之考核始末以俟博雅者鑒定萬歷丁未初春徐惟起書

春秋詞命

王文恪公彙輯春秋詞命刻板散逸傳世甚尠屠使君田叔極愛其詞簡古可入尺牘之官沅陵乃授梓以行

楚中紙煙殊佳余小齋中復增一種奇書也萬歷庚子秋豐州徐𤊹書於豆花棚是日天涼氣爽覽之終卷

晉文春秋

胡元瑞四部正僞謂吾衍雜取左國說苑中論文莊二伯事節約畧成篇者并晉乘楚檮杌皆疑衍作余謂前代無其目而突出於元季宋景濂胡元瑞博洽冠世其言足徵也丙午冬日徐𤊹題

論語講義

錢塘張君維成余友曹能始京闈所取士也維成居常教授弟子甚衆講論心性之學不尚習爲功令余於丙

午元日訪維成之廬見其諸弟子頫首投拜雲集維成欸余園林稍稍謝謝弟子之拜談論移日皆出入經史旁求山川無一俚言因出從野堂論語講義相示葢與諸弟子日所講究輯著成編者維成善積書見異本即鈔錄與余癖合噫今之孝廉科如維成者鮮矣

說文字原

字原唐李騰集初李陽冰爲滑州節度使李勉篆新驛記賈耽鎭滑州見陽冰書歎其精絶因命陽冰姪騰集說文目錄五百餘字刊於石以爲世法云

六書正義綱領

萬歷乙巳歲十月客遊新安訪吳敬甫於溪南書閣因談六書之學敬甫自言揣摩四十餘年始窺其妙其所指點不佞者諄諄不倦亹亹可聽不佞願爲下拜焉敬甫亦以不佞可與語遂出六書總要楷隸正譌萬籟中聲諧聲指南數種見餉而此本曰六書正義者特綱領耳刻初脫稿并以相遺所著正義方在殺青未竟更許明年以全書爲寄敬甫之視不佞可謂相知之深者矣溪南吳氏以錢刀相尙視詩書若冰炭敬甫留心覽古自是不朽人物同鄉惟謝少連知之他皆目爲迂爲癡也鄭翰卿流寓溪南極尊敬甫不佞之所以識敬甫者

翰卿爲之介也徐惟起識

詩韻要釋

先君少卽能詩雖爲諸生不廢吟咏時吾郡守胡公有恆方刻詩韻要釋於一峯書院先君遂置此本自靑衿以至挂冠必攜以隨未嘗更閱他本也先君歿又二十餘年恐蠹蝕重加修葺杜甫云詩是吾家事後之人豈可廢詩乎哉壬子仲秋徐興公書

詩韻輯畧

上海潘汝一名雲樞恭定公之孫以壬子官東昌別駕謫閩按察經歷萬歷丁未至閩與余訂交往還甚密詩

韻輯畧汝一所貽也後以大計去不久而卒後昆斬然惜哉天啟甲子夏日興公識

温公稽古錄

温公進稽古錄表黄魯直代筆也黄刻集中而司馬集不收足見古人虛懷處然兩公文名俱重亦不嫌其假手耳今士夫往往求人代作而復諱言或者掩爲已有收入集中胥不古人若也觀此亦可破時俗之弊萬歷庚戌末夏書以示兒子俾知昔賢無隱諱之事也興公識

皇明傳信錄

此書不著作者名氏題曰皇明傳信錄共六卷國史經籍志亦無此目大都洪永之間最顯著事無不紀也但有一段云宣宗乃建文君之子文皇幼養宮中後爲皇太孫監國諸史所不載獨此談之甚詳不能無疑名曰傳信恐未必信耳此本爲吾郡故家鈔藏者每一段以其字爲發端又書法之所未見者也萬歷甲辰春日徐仲子題於汗竹巢

國史補遺

建文事集近秀水屠叔方著朝野彙編極爲詳悉然亦有遺漏處此名國史補遺題曰九峯迂儒孫交撰在嘉

靖丙戌之歲而采摭皆張芹補遺錄黃佐革除遺事之後中多屠侍御收羅而不及者第不知交爲何許人耳甚矣著書立名須實著地理官爵俾後人有所考鏡也此本補遺尤爲建文諸臣闡幽使起屠侍御於九原當百拜而受之矣天啟三年購於三山舊肆喜而不寐鼇峯徐惟起興公識

革除編年

革除編年一冊鈔本不載姓氏按袁氏叢書袁祥吳郡嘉善人字文瑞怡性其別號也念建文五年不修實錄謂高皇帝禮義德澤入人甚深故諸臣感奮視死如歸

竟拘於時諱而使我明完節之臣泯泯無傳非所以揚國美而勵人心耳遂往留都博詢遺事諸部院殘文舊案靡不翻閱下至軍司之冊教坊之籍亦旁求而筆記之逾二年而歸勒成三書一曰建文遺事二曰革除編年三曰忠臣錄且曰季氏實逐昭公春秋書曰公孫如齊晉文實召周天子春秋書曰天王狩於河陽爲尊者諱也詳閱之儘明備矣

華陽國志

師古齋刻華陽國志十二卷凡例云先賢志遺巴郡士女七十八人故舊逸也宋李叔廛校刻未曾指出今闕

之余閱至此每以爲恨今歲偶見古本而此七十八人具在也乃借鈔之不勝愉快但其中訛誤不少俱已校對詳悉矣天啟元年仲春徐惟起識

南唐近事

南唐李氏僭號建國祖孫相繼垂四十年宋主龍興典章亡失舊帙漸湮史失求野鄭仲賢先生江表志南唐近事所繇作也二書世遠尠傳先是吳君希堯得余家鈔本江表志梓之家塾而南唐近事則黃司理子應嗣得而合刻之仲賢事後主以文學知名授校書郎後主歸順南唐故臣皆錄用獨仲賢肥遁弗仕有首陽採薇

之操拔蓑荷笠詭形以謁故主跡其行事殆亦周之義士歟說者謂仲賢尋仕宋拜殿中丞兵部員外郎撫綏邊郡有聲豈非朝秦暮燕者倫乎予曰否否蓋李氏偏安金陵非正統實閏運耳仲賢職不過掌書記未有節鉞民社之寄且後主不免屈身事大願受冊命搖尾乞憐求延宗祀卒膺隴西郡公之封而仲賢落魄梁楚間及故主云亡始釋褐受爵是直新朝之舉子非亡國之老臣也此足爲仲賢解嘲矣史稱仲賢能詩善篆書工鼓琴有集二十卷譚苑二十卷皆軼弗傳惟此二書幸不終絕二君先後授剞劂廣布宇內詩云維桑與梓必恭

敬止況先輩精神所寄備一代之典章者乎仲賢汀之甯化人陸游南唐書及宋史俱作福州人相沿之誤也萬曆戊午秋日三山徐𤊹興公撰

刻淳熙三山志後跋

宋三山志四十二卷林都諫先生捐貲授梓閱歲告成數百年不絕如綫一旦翻摹傳之來禩甚盛心也又恐秘之家塾傳弗能廣乃徙置法海禪寺令主僧守之以便好事者印行昔白樂天以生平所著散布東林香山善聖南禪諸寺與僧爲約不出寺門不借外客以叢林中善保守也今都諫既寘板於寺且能公諸人其視白

公廣狹又何如哉萬歷癸丑臘月徐𤊹題

福州舊志

舊府志十二冊先君向所儲也萬歷丁酉古田令劉君欲考本邑事向先兄借二冊去越三載先兄歿劉令亦不以見還余屢託古田丞李君元若轉索僅得其一而第十冊竟無有也蹉跎十載未遑鈔補今歲因纂修之便迺補一帙復成完書此志刻在正德庚辰未及百年故家鮮有藏者自今以往愈不可得矣子孫其愼重之哉王子仲夏徐興公書

鼓山志

余自丁亥歲遊鼓山迄今十五載凡二十餘度每欲纂集游山詩文苦無舊志可稽只於老禪庵閣見舊板數十片知其殘鈌心甚恨之今年四月偕曹能始復往游焉仍議纂修山志廣詢積書之家俱弗獲覯最後借一本於通家黃君如得拱璧遂鈔錄一副藏之笥中舊本仍歸主人也黃君尊人名用中號鼓山與先子莫逆覯前序因知用心之勤後之覽者得無仰前輩之博洽乎

辛丑五月二十三日書

金精山志

先君向有金精山志藏之篋笥時取披覽及爲茂名學

博在癸酉之歲時學憲邵口試閩郡教官文又有詩詩乃登金精山爲題諸教官不知金精山何地茫然不解先子曾覽是志頗知其中事蹟乃賦詩曰蹤步遨遊江上臺邵憐塵世幾時來千層萬洞衡雲起百道鳴泉繞澗迴仙子棋聲驚白鶴道人屐齒印蒼苔相看已有登臨興媿乏當年作賦才邵見詩大稱賞拔置第一因爲延譽甚力次年巡按御史張口復試迎春詩先子復拔置第一丙子遂擢永甯皆二詩之力也杜甫云詩是吾家事子孫安可弗知詩哉壬子冬至日惟起書

金陵梵刹志

余至洪都舍喻宣仲齋中旬日臨別出此爲餽攜出章江舟次日坐篷底覽之行至臨川則覽終卷矣回想金陵之遊又歷四寒暑無緣再至翻讀文字不覺身在四百八十寺間也己酉長至日徐興公記

武陵舊事

武陵舊事六卷題曰泗水潛夫輯正德中浙江巡按御史宋廷珪刻之跋語云潛夫不知爲誰余攷七修類稿載元人周密字公謹居齊作齊東野語居杭癸辛街作癸辛雜志自號泗水潛夫又嘗居華不注號弁陽老人以周子窗草不除號草窗類稿不言其作舊事余考泗

水潛夫卽密也當是居杭日所著耳此本得之武林肆中板頗漫漶然一覽而南渡之勝可想見矣萬歷甲辰春日徐惟起書

瀛涯勝覽

古今說海有星槎勝覽歷代小史亦收之乃永樂宣德閒費信所著此曰瀛涯勝覽分上下二卷乃會稽馬歡永樂閒從太監鄭和下西洋歷諸番所記天時氣候地理人物者也校之星槎尤爲詳備蓋星槎紀四十國此惟十八國蓋馬氏經歷僅此耳斯本向未有傳余考焦太史經籍志亦未有載偶於秣陵舊肆購之鈔寫精工

二百餘年物也藏之以俟博雅君子備彙書之一種耳

萬歷丙午夏仲徐惟起書於白下旅次

蔡忠惠年譜

𤊹以萬歷丁酉取忠惠荔枝譜而續之時屠田叔爲閩轉運通其譜而授諸梓戊申歲閒居寡歡妄意掇拾公之遺事作外紀新安吳太學寓貢刻之武林然公所著文集求之海內三十年矣不能得稽之館閣書目亦亡失久矣竊歎如公之忠魂正氣自不泯滅其文章爲生前精神所寄豈終沒於人閒耶辛亥移書豫章喻秀才叔虞廣搜於藏書之家叔虞偶一詢訪便獲故家鈔本

正乾道年間王龜齡所編三十六卷者時莆陽盧貞常方爲江右副憲叔虞以公集上之命工繕寫兩部還其原本值吾鄉謝工部在杭過豫章副憲出其一予在杭校定篋而藏之未遑也叔虞慮孤余之託又函原本附曹觀察能始至閩以了宿諾啟函讀之喜而忘寐不能釋手然中間錯簡訛字不一而足稍稍爲之更定歲甲寅友人陳侍御秦始乘驄江右余堅投以公集侍御納之皁囊中去下車即請王孫朱爵儀秀才李克家嚴加讐校並外紀載之梨棗甫一週而吳興蔡侯伯達來守泉郡以公同姓同官又同地也於是從盧副憲求錄本

張廣文啟睿訂正鏤板以傳嗚呼當其未得也求之四方如赤水之索玄珠無有應者及其既得也侍御郡伯後先授剞劂忠惠公在天之靈不欺後世有相知定吾文者乎余得二方善本反覆潛玩有契於心更採公生平官爵著述編爲年譜歷歷有徵庶後之覽者有所考鏡因述所繇如此萬歷丁巳仲夏閩邑後學徐𤊹興公謹跋

蔡氏宗譜

按宗支圖自晉至宋代有支派宜其一覽而指諸掌也茲譜紊亂扭揑牽合扳援如蔡齊建甯人蔡襄興化人

蔡元定建陽人三姓原非一族明甚今乃合而一之一
僞也五代宋初名臣蔡興宗名見史冊今誤書與宗蔡
襄長子名匀見歐陽墓志今誤書勾襄次子旬娶福州
劉異判官之女生子傳官朝奉郎今誤作第三子旻之
子又不知其官爵二僞也黃庭堅所作蔡襄傳全鈔歐
陽修墓志中語無一句改頭換面且字法全不似山谷
而山谷文集不載此文三僞也蔡襄勅一道蔡洸勅一
道洸係襄之曾孫一在慶歷三年一在紹興六年相去
一百二十餘年勅紙一式無分毫之别四僞也其中印
章陰文者或以木石刻印之而陽文者皆硃描全不類

古人印式間有作意糊塗令人莫辨五僞也卷首託朱文公家寶二字毫不似文公筆法六僞也余曾見王氏一譜贗造與此無異七僞也後歐陽玄一跋與王氏譜書出一手而文相同八僞也但從來已遠非可輕棄存之以備披閱非傳家珍玩也達卿丈出此相示余因駁其大畧如此已酉仲春日徐惟起識

先君交遊錄

先君歷任南安茂名永甯凡同官及過客有投刺宴會者咸紀其姓名爵里恐日久而忘之也先君歿二十餘年錄中所紀之人盡在鬼籙矣棄之廢簏蟲蝕塵昏偶

覓得之重爲裝訂雖其人無所考鏡而先君墨蹟存焉烏可忽諸萬歷癸丑午日中男㷆謹識

龍筋鳳髓判

張鷟字文成唐調露中進士自號浮休子唐史稱其早慧絶倫以文章瑞朝廷屬文章筆下輒成唐以書判拔萃科選士此書自省寺臺監百司下及州縣類事屬辭凡一百首蓋待選預備之具也鷟爲張薦之祖事見薦傳所著書有朝野僉載龍筋鳳髓判洪景盧謂僉載紀事瑣尾摘裂且多媟語百判純是當時文格全類俳體但知堆垛故事而於蔽罪議法處不能深切無一篇可

讀一聯可采如白樂天甲乙判則讀之愈多使人不厭也愚謂此書全重詞藻駢麗故實飽滿不重蔽罪議法盍判與律不同如容齋之論則律也非判也因考其事迹漫題於後萬歷丙午初秋二日書於金陵曹能始戶部公署

金石錄

趙明誠金石錄三十卷世無刻本余嘗於陸儼山別集及胡元瑞筆叢中見其引摘厥妻李易安跋語始知明誠收藏之富古今希覯又遭兵亂水火之厄爲之興嗟久之然金石全錄竟未寓目也亦嘗蒐訪積書家皆未

能得是歲薄暮遊秣陵聞焦弱侯太史向於秘府鈔出全本因託新安汪仲嘉借以鈔錄披覽之餘眞神游上古與詞人墨客相晤對也嗟夫文章勒於金石以爲金石能固耳聿觀斯錄古今山劖石刻湮沒者何限明誠距今且五百餘歲其湮沒者又何限況不如金石之固者能久視於世間耶明誠好古士也其人與骨安在其二千卷之藏安在而今所傳者但有斯錄信乎所重在此而不在彼矣萬歷丙午仲夏晉安徐惟起書於秦淮客舍

仲蒙子

唐林愼思作伸蒙子三卷續孟子三卷崇文書目鄭夾漈馬貴與書目有之卽吾鄉覩其書者亦鮮矣余近得一本於故家所藏續孟子十四篇無甚高論而伸蒙子有岸𡾰洳道砯砲弢畋𪎊耦鬳瓠等字各有解說謂不忘水山方事戈甲起家於耒耜隱于陶之意亦吾閩千載不朽之高士也黃巢寇長安偪以僞官不受服孟氏舍生取義之旨罵賊不屈遂遇害今稠岩讀書石室遺址尙存夫太玄擬易卒致美新伸蒙續孟終成死節百世而下不能不爲子雲惜也萬歷辛丑夏三山後學徐𤊹題

又

林愼思故居在長樂縣東二十五里兄弟五人俱登第邑大夫名其鄉曰芳桂愼思又中宏詞科名其里曰大宏墓在十四都伸蒙祠後水部次子徵亦第進士居渡橋在梯雲里明廉憲恕其裔也𤊹幼從平野先生學見其家譜甚詳平野名庸勳廉憲毋弟也閩郡世家必首樂邑林氏云徐𤊹又書

潛虛

通考云潛虛一卷司馬光擬太玄撰此書以五行爲本五行相乘爲二十五兩之得五十首有氣體性名行變

解七圖然其詞有闕者蓋未成也其手寫稿一通今在子建姪房又玫朱子書張氏所刻潛虛圖後曰范仲彪炳文家多藏司馬公遺墨嘗示余潛虛別本則其所闕之文甚多問之云溫公晚注此書未竟而薨所傳止此嘗以手稿屬晁景迂補之而晁謝不敢也近見泉州所刻乃無一字之闕始復驚疑然讀數行乃釋然曰此贗本也陳氏曰萬物皆祖於虛玄以準易虛以準玄也今通考更載潛虛發微一卷監察御史張敦實撰凡十篇考索載張行成作潛虛衍義十六卷今發微已附卷末衍義不可復得矣萬歷丁酉春三月徐惟起識

省心銓要

和靖省心銓要宋景濂嘗考朱子語錄第四十卷云省心錄乃沈道原作非林和靖也天順閒景隆序正德閒黃淸跋二公爲縉紳鉅公俱未嘗考定其人遞相沿襲則道原之名幾晦矣朱子闡之於前宋公辯之於後若揭日月後梓者當錄朱子宋公之言於簡末庶幾不泯作者之意耳丁未暮春徐𤇆題

性理羣書句解

余己酉仲秋客遊衢州旅寓祥符寺鶴松都綱房暇扣佛殿見佛座後敗篋數十訝之鶴松曰此古藏經散失

僅存惟此耳余亟遣人移翻皆宋嘉祐中所印經紙墨精好盈數百軸多半鼠嚙蟲蛀余擇其完整者十數軸請爲珍玩篋中又拾性理羣書句解一冊視之元板也卷首有像有贊字畫不類本朝余所藏元板書紙墨多類此遂募工裝潢寶若拱璧佛藏中得儒書亦一奇也因識之徐惟起題

言史愼餘

偶過王粹夫見案上言史愼餘二卷乃華亭楊樞所作而粹夫尊人懋宣先生所批點也中有數條立論超卓可備論史家一種粹夫遂以授余余喜蓄書又喜前輩

人批點以發吾覆懋宣以先子同筆硯三十年先子所
畏品可知矣萬歷戊申春日煬識

革象新書

宋學士作革象新書序曰趙緣督先生所著也先生番
陽人隱遯自晦不知其名若字或曰名敬字子恭或曰
友欽其名弗能詳也王待制字子充校正其書序曰先
生名友某字子公其先於宋爲屬籍云予家蓄是書久
矣輒因二公之言而疑先生之名字近見一雜書先生
名友欽字敬夫饒之德興人則知名敬字子恭及子公
者皆非也右見吳郡都卬三餘贅筆卬宏正間隱君子

稱博雅云崇禎甲戌季夏之望徐興公識

步天歌

按文獻通考步天歌一卷未詳撰人二十八宿歌也三垣頌五星淩犯賦附於後或云唐王希明撰自號丹元子又按鄭夾漈天文略曰隋有丹元子隱者之流也不知名氏作步天歌見者可以觀象焉王希明纂漢晉志以釋之唐書誤以王希明也天文籍圖不籍書然書經百傳不復訛謬縱有訛謬易爲考正圖一再傳便成顛錯一錯愈錯不可復尋所以信圖難得故學者不復識星向嘗盡求其書不得其象又盡求其圖不得其信一

日得步天歌而誦之時素秋無月淸天如水誦一句凝目一星不三數夜一天星斗盡在胸中矣此本只傳靈臺不傳人閒術家秘之名曰鬼料竅世有數本不勝其訛今則取之仰觀以從窺定然步天歌之言不過漢晉諸志之言也漢晉志不可以得天文者謂所載名數失詳叢雜難舉故也步天歌句中有圖言下見象或豐或約無餘無失又言休咎是深知天者今之所作以是爲本舊於歌前亦有星形然流傳易訛所當削去惟於歌之前采諸家之言以備其書云余此本得之義溪陳閣窗方伯家所藏者與夾漈所言步天歌無異似亦人閒

罕傳者第天文之微妙不能如鄭公一凝目盡在胸中也此冊迺陳方伯手錄并記萬歷二十九年正月徐㶿夏日齋居偶王永啟持一天文書來名曰鬼竅即此書也前序采通志全篇後附十二度次并州郡纏次七曜五行雜占皆通志所有者不載可矣第兩本訛舛甚多尚未暇校定俟他時頗窺斯學一班當參靈臺秘苑精研校勘也辛丑六月伏日惟起記

萬物數

義溪陳方伯閻窗公極精數學嘗與馬恭敏公各處訪友術數之書互相鈔錄方伯預知死期其驗如響是書

乃方伯所梓且序例甚詳方伯歿後斯術莫傳惟有從孫价夫者能憶數例余兄惟和偶得此本乃從价夫受其要訣晝夜推算亦多應驗其中闕者補之訛者正之未備者注之用心固亦勤矣惜天不假之以年中道而殞覽斯篇不勝感痛也甲辰暮春望前記

奇門遁甲五總龜

按文獻通考經籍五行類有遁甲經一卷唐胡乾撰乃九天玄女術推九星八門三奇六儀之法又有陰陽二遁圍局一卷并雜訣不著撰人名氏此書分上中下三卷正用九星八門三奇六儀之法而陰陽二遁圍局俱

全嘗是後人合遁甲數種彙成一部者前布局起例幷然有條一覽可見然通考不載此書之目者蓋端臨作通考止於甯宗朝而此本郭子晟之題序題曰淳祐辛丑則在端平之後矣第選日之法無逾於此書之備余購之陳閒窗方伯所遺者繕寫精密寶若拱璧什襲珍藏以傳孫子仲春五日記

靈棋經

萬歷庚子余游建陽得靈棋經一册刻板頗善而中多脫落友人辥晦叔家藏乃其叔父滇中所梓者校刊無誤紙白如繭余甚愛之晦叔遂以見惠但前删去序卦

及舊序二篇不無少恨耳辛丑花朝記

蜀中畫苑

能始宦蜀中四年初寄余蜀草再寄余戔眉記三寄余蜀中詩話最後寄余畫苑凡於蜀中之佳事佳話收拾殆盡矣古之畫記畫錄等書甚夥皆記繪畫之人與夫位置設色之法未有若此書之錯雜成文取則尤新也但本朝名公集中尚多題咏而宋元集亦有可採者恨未盡錄耳俟能始過家以此質之壬子閏月興公識

題陳氏印譜

按劉熙釋名云印者信也所以封物以爲驗也漢有官

印私印之別沿襲至今皆有私印矣後代好事者拾得先代古印章輯爲印藪鑄銅碾石古色蒼然沿襲至今遂有印譜之翻摹矣翻摹既多又自擬聞人名氏自成一家之撰此陳爾振印譜之所繇作也爾振工於六書凡斯邈史籀石鼓鼎鐘之文爛熟胸中遵崇前古垂範來茲象形會意鐵畫銀鉤無不考究乃與丁又新互相質證彙爲斯譜其用心亦勤矣予竊論之三代鳥跡蟲書世不概見秦漢古印往往得之荒陵敗冢泥沙剝蝕之餘什九盤螭龜鈕人只一印終身用之所以示信也今人乃攻柔石方圓鉅細齋館亭臺多至百方誇多鬬

靡是故印章莫盛於今日亦莫濫觴於今日耳爾振匠意師古游神先秦兩漢之上而後落墨捉刀譬之庖丁解牛砉然迎刃斯譜一行名無翼而長飛甯雕蟲小技云乎哉爾振酣酣一儒生既善詩又善畫從事於不朽之業良多若區區以篆刻一藝概其生平又淺之乎窺爾振矣崇禎癸酉春仲三山徐𤊹興公撰

印式

斯邈不作篆體失真印譜傳摹古意尠辨能嗜古者何寥寥也吳生元化幼學史籀技擅雕蟲師心匠意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每疾夫世之刻印者去古彌遠乃集

自所鐫印若干名曰印式鏤金劃玉文樸藝工若斷璧殘圭古色可挹承蜩弄丸之手其元化之謂乎元化更集有古今說印之事與夫刻印之法可謂博而精矣知元化者固不獨斯技已也

印林

印璽之製始自秦斯漢魏以還愈臻奇絶今時私印則漢魏之流也方寸之廣形象百端師心往喆鑄意雕蟲切玉鏤金比蹟前代雖年非綿邈而色澤蒼然得邃古之精神會六書之意態因家蒐戶訪彙輯爲林列置文房足供鑒賞若夫俗工一刀便堪啞噦縱篆宗古籀文

署公侯請匣龍泥勿汙簡冊

題印燈

斯邈遠矣六書之學流傳至今印章盛於漢鏤金封玉古法具存不工篆文而孟浪捉刀比比皆是建州練氏風遠少習六書老而益篤手鐫有今人名印輯爲一譜凡象形偃波龍文鳥跡變幻百出咸有所本方圓鉅細配合臨摹莫不臻妙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風遠不獨一技鳴以斯技而概其生平淺之乎窺風遠矣乙亥仲冬題

題名章匯玉

予嘗觀古印譜多官印名印大半鑄銅間有鏤玉者一人終身雖一印以示信也近世鮮用銅玉乃易以石柔而易攻故一人多至數百方或名或字或齋館隨意所命印章之盛莫盛於今日亦莫濫觴於今日也芝城練君元素精於篆刻會意匠心窮工極變手摹名章積而成帙金石古文無不考篆法十八體無不具要以秦漢爲宗進乎技矣曹觀察謂其繼三橋雪漁眞知君者也雕龍刻鵠全在方寸之中毋令吳門新安擅美於前名當不脛而走矣崇禎庚午冬日

荔枝譜

蔡端明荔枝譜舊乃棗板所刻博古賞鑒家重之若木難火齊此本爲莆人翻鏤者亦不失筆意但搨不用墨而用煙殊乏光彩耳壬辰季秋徐惟起跋

茶錄

蔡君謨茶銘錄石刻小楷爲平生得意書劉后村去君謨未遠家有數本而其一爲方氏得之不啻重寶當時珍貴如此況五百載之後乎斯刻自君謨時置之建州治爲士掩瘞不知年歲近重修府藏掘地得之守識其古物洗刷仍置庫舍後附刻茶詩六首字稍大於茶錄亦頗缺蝕焬闇其石在公署無從印搨萬歷丁酉屠田

叔為閩轉運副使乃託田叔移書建州守索之才得此本守去今復棄置無有貴重之者不亦惜哉已亥春日三山徐𤊹興公跋

蜂經

養蜂古無經馬鄭書目俱不載此本分四十[illegible]篇極為詳備但立題迂腐造語俚俗必老農老圃之流信口寫出非作手也初閱之疑近代所著讀至第八篇云咸淳四年第二十一篇云咸淳五年此書當是南宋之末村學究為之者且有南臺等語又知其為吾鄉人所作也俟有閒暇以其所論養法另著一種以資農圃之一不

使種魚經養蠶書獨擅千古耳侯陳汝翔歸自晉陵出此商之餘子未可與論也甲辰冬初徐惟起題

避暑錄話

此亦建安楊氏鈔本也與春秋繁露野客叢書一式繕寫吏部公家藏者天啟丙寅夏日徐惟起

野客叢書

建安楊文敏公曾孫名旦官南京吏部尚書致仕家多藏書斯本購之建安末有少宗伯印又有楊氏家藏之書印乃吏部公爲少宗伯時所鈔者也公操履方正不事華靡居家坦然自適不知其位至通顯觀其積書之

富已覘其所尚矣余購此已十年前後經過得楊氏本頗多萬歷己酉大水浸城楊氏之書不復得矣天啟丙寅夏日三山徐惟起

演繁露

程氏演繁露包羅名物博極羣書余久知其書每以未見爲恨丙午客遊金陵見謝在杭案上有此本詢之乃曹能始得之山陰張浙門張得之焦漪園葢鈔之秘閣者也未幾能始索歸在杭不無怏怏余適主能始署中遂以授余余舉以質陳賓門大理陳云其家有刻本於中訛舛可藉而校之也丁未秋日徐興公題於汗竹軒

捫蝨新話

羅源陳善登紹興庚辰梁克家榜進士官終太學錄郡縣志自古未有爲之立傳亦不談及捫蝨新話可知古人湮沒者多矣余於己酉年見南州喻季布有此書今年再遊南州季布出此見贈然多舛錯尙俟請正博雅讐校殺青行世毋終泯泯耳己未花朝徐惟起識

藝文類聚

此書一百卷余家所藏者缺四冊每有查考輒恨其摧殘非完書也數年前偶於官賢坊內小書舖中見有數冊混入雜書之內將爲糊壁覆瓿之需予以數十錢易

之正可補予之缺然尚欠六十卷至六十六卷也俟之數年無從覓補今歲余偶從南都歸林志尹乃拾一冊見餉遂成全書篝燈把玩喜而不寐因重加裝訂收之篋中曾憶陸儼山先生有云殘書亦收以冀他日之偶全正謂此也八十四卷有田壽夫印不知何許人尚俟他考萬歷丙午臘月六日徐惟起

事物紀原

此書國朝正統間趙祭酒始傳之門人南昌閻敬梓而行之逸作者姓氏予細覽玩篇中述事至宋仁宗而止仁宗之後殿閣原始不載迺有神宗熙甯太一宮則熙

甯中之人所著也崇禎庚辰仲夏七十一翁興公書於綠玉齋

五色線

此本余得之鄉先輩高南霍先生所藏者戊戌之歲屠田叔借鈔一副意將剞劂以辰州命下遂弗果昭武謝伯元有古書之好亦借鈔一種二君俱博洽君子此書俱未嘗經目想傳之人間尠少也己亥初夏望後雨坐山樓偶爾翻及漫識其後

姬侍類偶

余從謝伯元處借得此書翻閱一過惟恐未盡欲鈔錄

備覽性懶未能友人葉振父偶爾相過知余此志請爲余書之不出旬日彙訂成帙書以志喜且不忘葉君筆札之勞也萬歷戊戌菊月初四日徐𤊹興公題於綠玉齋

瑯嬛記

瑯嬛一書仿雲仙雜記而作所引書名皆僞撰者亦猶雲仙之所引也祇可資談笑備詞曲近時友人多采入詩殊爲可笑有所撰作輒用瑯嬛何見之不廣也然中閒有絕妙詩句又非今人之所能到耳徐興公書

陳后金鳳外傳

王永啟既得陳后傳於農家予借錄一本反覆考核其姓名事蹟歲月地理與史乘符合者勿論中有少異者史謂審知節儉府舍卑陋何至築離宮自娛然西湖水晶宮之名古志有之豈立國拜王之後遊觀所不廢乎五代史南唐書俱謂延鈞妻早卒繼娶金氏通鑑紀事本末謂延鈞兩娶劉氏傳稱初娶漢主劉巖女繼選劉氏金氏豈歐馬二公未備載乎史謂繼鵬因陳后請春鷰於延鈞延鈞與之傳稱延鈞怒欲殺繼鵬豈陳后曾請之延鈞未之許乎史謂林興敎繼鵬造三清臺傳稱出於譚紫霄豈妖巫之黨史不一一書乎抑紫霄實主

其謀乎史謂延翰爲審知養子延稟所殺傳稱出於周彥琛而資治通鑑謂延鈞誅延稟隨復其姓名豈史姑從其舊乎李倣怒金鳳而進春鷰匡勝怒繼鵬而白其姦雖無可證然可般諸李倣於閩主匡勝無禮於福王史之所載明甚豈盡影響乎金鳳爲陳巖之女春鷰爲李倣之妹縱無可考然陳巖奪八之位而妻子爲八所淫或亦天道而李倣不難弒君何難獻其妹以要寵豈史氏以其曖昧淫穢而畧之乎他若韓偓大酺樂詩向疑與樂府題不切乃今知其有指傳之言似不誣也偓與李洵崔道融等官爵姓氏雖史氏不載乃於偓本傳

及唐黃滔集中見之豈當時諸公來依審知至延鈞時猶在乎蓮花山閩王時陵寢甚多惠陵康陵想亦在其左右而梧桐嶺桑溪宋三山志俱有載臙脂山之名閩都謂審知女洗妝水所染傳稱金鳳春鷺鮮血所漬此皆好事者爲之也徐𤊹題

南邨輟畊錄

余家舊有輟畊錄闕首一冊覔之十數載無從得友人高景倩偶購雜書中有此書僅半部首冊可補余之闕遂捐見惠在景倩爲無用之物在余實爲完書板雖稍異何傷乎首冊硃筆批點出先正王雲竹先生之手尤

可寶耳萬曆甲辰夏日興公記

何氏語林

余少年時讀世說新語補便知有何氏語林然無從購求亦無從借覽甲午之冬王元直自秣陵歸得一部闕首二冊遂以贈余既閱歲偶過陳湋夫齋頭見有語林半部湋夫曰向爲人陸續持去今亦不全矣余從湋夫求首二冊足成全部首二冊有戊辰進士筆山子印章乃湋夫尊人憲副公也後十冊有撝謙常與堂印章乃晉陵吳公撝謙也卷冊微有大小蹉跎又十七年庚戌之冬建溪蕭生飛卿善裝潢爲余合訂之始成完書偶

爾披閱因記始末俾後之人知余好書之癖積書之難不至屑越以供蟲蠹耳癸酉初夏徐興公書於綠玉山齋

陸士龍集

張幼于曾以小陸鈔本貽先兄繕寫明朗此乃都玄敬與吳士陸元大校刻者卷末乃留宋人名字依宋板也讐對無差勝今坊間所梓者多矣萬歷丙午冬杪徐興公識

杜工部詩

杜詩刻板最多而類體本最不易得詩不類體尋覓自

費工夫也此本雖不甚善印章袁佩蘭先生家物佩蘭名達見郡志文苑傳亦先正之能詩者也余喜蓄書又喜收前輩批點書此本恨無袁先生評品耳癸丑春三月朔興公書

分類杜詩

世傳杜詩不下數百本箋註者十之七編年者十之三分類者十之一此則分類無註簡而易覽先君子少時所披誦者藏余家將六十年印章有少坡京山二印蓋先君舊號少坡而京山者乃薛廣文欽之別號當時曾共讀者也余兄弟幼學詩卽覽此集雖他有善本亦不

喜覩今先君歿已十載不無手澤之感萬歷庚子三月朔日徐惟起書

寒山子詩集

余他日偶訪瀚上人於平遠臺山房見案頭有寒山子詩一帙上人不知愛重鼠嚙其腦漸至于中余曰寒山之詩詩中卽偈師其知寒山之禪機乎上人茫然不答余遂丐歸上人視之如棄敝屣也山窗無事手自黏補重加裝潢第鼠嚙處闕深傷字爲可恨也載觀卷首朱晦翁陸放翁二札則明老南老賢於瀚上人遠矣識者能不呵呵大笑耶已亥閏四月徐惟起跋

常建詩集

萬歷戊子歲夏六月偶與陳平之鄭性之過陳女大于山草堂女大出此見贈後余以其漫漶手錄一冊置之笥中數年友人陳惟秦常愛此詩又謂出余手錄者遂丐以去余祇留此本也余家藏百家唐詩中有常建一卷較此本十只六七又多訛誤茲雖蛀羨然校讐無差又爲社長所贈尤當珍惜也已亥春仲惟起書

錢起詩集

韻語陽秋云錢起集餉欽止謂昭宗時有中書舍人錢珝亦起之諸孫集中亦有珝所作也中同程七早入中

書和王員外雪晴早朝二首皆翊所作無疑蓋起未嘗入中書也又有登彭祖樓一詩而辭能集亦載則知所編甚駁也

孟東野詩集

余少喜誦東野詩每以未睹全集爲恨萬歷庚寅夏日偶與謝在杭訪王孔振所居孔振案頭有此集翻閱良久孔振心知余愛誦遂以見贈余袖歸珍若寶玉兩攜入吳越妄意批點茲孔振謝世五載每一披覽不勝河山之感已亥四月初三日雨中無事稟檢唐賢詩因捉筆書於紅雨樓天竺山人徐惟起識

樊川集

雍錄曰樊川在長安南杜縣之樊鄉也高帝以樊噲灌廢丘有功封邑於此故曰樊川卽後寬川也又名御宿川在萬年縣南三十里杜佑別墅在焉故裔孫牧目其文爲樊川集別集一卷姚寬西溪叢語以爲許渾之詩許曾至鬱林杜未有西粤之役而別集有松牌出象州之句姚語或有據也然其中又有寄許渾並華堂今日綺筵開詩乃牧之作疑信相半難以別白萬歷庚子春徐惟起

唐沈下賢文集

按晁氏序稱亞之爲福建都團練副使本集中有閩城開新池記并文祝延皆宦閩時所作攷八閩通志歷官無亞之之名通志掛漏合當添入此本借之焦太史命工鈔錄然其中訛舛難以指摘聊備一集而已萬歷丙午初夏閩徐𤊹書於白門之鷲峯禪室

李文公集

李文公集十八卷景祐三年歐陽文忠序之又爲之跋余家藏有舊本序次稍異乃邵武郡守馮師虞所梓板存郡齋此本首無歐序而更以王融何方伯宜序刻在景泰乙亥邵武本刻在成化乙未互有魚魯之誤因兩

存之萬歷戊申伏日徐𤏩記

又

韓退之作歐陽詹哀詞謂公有歐陽傳此本亦闕此篇終不傳矣雖然有退之哀辭又有唐書藝文傳李貽孫序歐陽先生事盡矣此板梓在邵武先君藏之數十年夏日暴蟫因識簡末乙巳夏五興公題

皇甫持正文集

事文類聚云湜性褊急嘗爲蜂螫指購小兒斂蜂擣取其液一日命其子錄詩一字誤詬躍呼杖未至嚙其臂血流唐書本傳云湜卞急使酒忤同省怒白居易撰碑

交叉怒三縑之薄觀其立論不許柳下惠之和則褊急之態形於筆端矣斂蜂嚙血之事豈誣哉徐興公題

杜荀鶴唐風集

會昌中杜牧之自齊安移守秋浦時妾有娠出嫁長林鄉士杜筠生荀鶴自號九華山人大順初擢第授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知制誥顧雲序其集爲唐風集開卷宮詞一首歐陽公詩話謂是周朴作按幕府燕閒錄云荀鶴詩鄙俚近俗惟宮詞爲唐第一諺云杜詩三百首惟在一聯中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實非周朴也然荀鶴之詩語太刻削雖乏渾厚之體而佳句甚多何止

一聯絶句如山雨溪風捲釣絲一首莫天新雁起汀州一首泠泠有韻區區宮詞何能盡其平生哉斯本建安楊文敏故物鈔錄精善首有楊氏印章後歸建安巨文擧文擧轉以贈余因攷其人而評其大略如此萬歷戊申十月晦前三山徐惟起跋

唐韋莊浣花集

韋莊詩百家未收但於鼓吹中見其七言近體及諸家所選數首而已偶入秣陵友人郭聖僕出韋詩一帙見示乃宋板也遂命工鈔錄以備觀閱時謝在杭方爲比部郎亦喜其詩調新逸亦寫一帙而去萬歷丙午花朝

東海徐惟起記

松陵集

去歲過吳門范東生以陸魯望甫里集爲贈萊淞人新刻此乃皮陸倡和之作名松陵集爲吾鄉先輩郭文學家藏實宋板也紙色蒼古可愛郭公久作泉下客子孫不文此書流落市肆余收得之每卷首尾俱損壞余令豚子鈔補成書置之齋中宋板書不易得後之子孫毋若郭氏幸耳萬歷丙午除夕前三日徐惟起題於梅花樹下

薜濤詩

唐有天下三百年婦人女子能詩者不過十數人娼妓詩最佳者薛洪度關盼盼而已彤管所載不得一二女史所收不得三四近曹能始參藩西蜀梓而行之洪度詩五百首此亦斷珪殘璧非完璞也中有贈楊蘊中進士一首雖悽惋可咏然鬼語無稽余迺拔附集末田洙聯句尤爲不經竟刪去之無事齋居手自鈔錄以備諷詠庶幾寤寐紅粧彷彿環佩矣萬歷庚戌端午日徐興公書於汗竹齋

張文潛文集

張文潛有集名柯山蘭溪胡元瑞素稱積書然未之見

也曾於臨安一見鈔本旋遭祝融之禍語詳筆叢中此集僅十三卷非全集也偶讀陸放翁老學庵筆記云文潛三子秬秸和皆中進士秬秸在陳死於兵和爲陝西教官歸葬二兄復遇盜見殺文潛遂無後噫文潛何不幸之若是也雖然卽此八十餘篇可以不朽豈世無孫支鼎盛陳言累牘令人厭觀者竟與草木漸腐耳文潛又不幸中之幸也萬歷丁未夏至日徐惟起題

東溪子

宋漳浦高登金人犯闕上皇出走登時爲太學生謂國家爲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李彥朱勔所誤請誅六賊

以謝天下朱文公爲東溪祠堂記文獻通考載東溪文集二十卷此乃掇拾殘篇非全集也詩如作掾只三語讀書空五車一無可意身將老百不如人心自知家連滄海難窮日人在蠻荒欲盡頭敲如分憂南服得諸侯之寶三儷美古人有君子之道四梁子徒勞走州縣嗟十年其猶初蕭生不得行胸懷雖百歲而何益伯樂去而凡馬空象罔來而玄珠得皆佳句也

栟櫚集

余舊有栟櫚集闕首帙藏之數年每以爲恨今歲元旦偶過謝在杭齋中於冗書中檢得首帙正可補余之闕

遂乞而合訂之板雖不同而於全編畧無遺漏余生平不厭斷簡往往掇拾成部此書以無意求之乃成完璧亦可喜也萬歷戊申正月十三日徐興公識

陸放翁集

偶覽瞿宗吉歸田詩話謂放翁初婚某氏伉儷相得而失意於舅姑竟出之改事人後遊沈園邂逅相遇翁作詞有錯錯錯莫莫莫之句葢不能忘情焉爾沈園感舊二絕是其晚年之作詩云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柳老不吹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蹤一泫然又云落日城頭畫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曾見

驚鴻照影來詩意哀怨正爲此也遂識簡末

游定夫集

庚子歲建陽令魏公命修縣志將以游劉朱蔡熊作五世家游氏子孫鈔錄祖先事實送余采擇廌山先生爲吾閩道學之祖其所著作固不止此此特百之一耳仁和張孝廉蔚然曾借錄一本乙巳孟夏徐惟起記

橫浦集

萬歷乙卯仲夏莆中宋比玉應試金陵過余曰金陵新梓張無垢集知之乎余曰未之聞也遂寄書索之林夷倓夷倓覓以見惠九月望前風日晴好菊花滿階取閱

終卷時夷侯方在王永啟兵曹署中不無遠想興公漫識

羅鄂州小集

宋史云羅願治鄂州以父汝楫故不敢入岳廟願曰吾有善績竟入謁甫拜遂卒於像前集中載願墓志及諸序悉未言及斯事因識之戊申夏日興公

又

羅願知鄂州有治績以父汝楫故不敢入岳廟一日自念吾政善姑往祀之甫拜遂卒於像前事見宋史而弟頎爲作墓志但云以疾卒於郡諱之也徐興公題二段文相

似應刪
前一段

戴石屏詩集

南邨輟畊錄云戴石屏未遇時流寓江右武甯有富家翁愛其才以女妻之居二年忽欲作歸計妻問其故告以曾娶妻白之父父怒妻婉曲解釋盡以奩具贈夫仍餞以詞云惜多才憐薄命無計可留汝揉碎花牋忍寫斷腸句道傍楊柳依依千絲萬縷不住一分愁緒捉月盟言不是夢中語後回君若重來不相忘處把杯酒澆奴墳土石屏既別遂赴水死可謂賢烈也矣余按石屏南邨俱天台人相去不甚遠南邨筆之於書非謬也徐

[illegible]興公識

月洞詩

王介翁集僅得律絕三體皆類晚唐口吻置之百家唐詩中孰辨其爲宋人也清新工巧即顧況雍陶亦不過此至於多難識君遲綠柳影分騎馬路數句實出晚唐成語畧更綴一二字耳又按先生義不仕元放情林壑故其詩逾工斯本乃建溪詹鼎卿孝廉所惠至樵川仁壽寺始爲披覽惟恐易盡讀既盡遂評其大畧如此辛丑九月二十四夜惟起題

傅汝礪詩集

傳若金詩在勝國卓然傑出者胡元瑞持論甚正詩藪多引傳句惜梨棗漫漶紙煙糢糊此本洪武間刻世不多得重錄珍藏尚有所待萬歷庚子秋徐惟起

陳剛中詩集

陳剛中觀光交州玉堂三稿洪武壬午刻在浙江布政司板不多見此本乃天順庚辰雲間沈琮所梓也字頗漫漶余得之於建陽巨惟直家萬歷庚子夏徐興公書於交溪客舍

戴九靈集

萬歷己丑年余往白沙徵租遇一塾師見童子案上有

戴九靈集三冊蟲殘蛀朽國初印刷也余雅知九靈先生文名遂丐之塾師而童子因師故遂以惠余藏之山齋十五年矣壬寅余有四明之役閒坐書肆見其敗簡中有九靈集一冊正余藏本所闕遂乞以歸合之便成全書紙色相類第十五卷至二十卷乃四明得來者今尚欠第二十一卷至二十六卷耳更圖補鈔鈞雪道人

徐興公書

丁鶴年詩

萬歷戊戌歲偶得寒疾乍起櫛沐體猶委頓忽有持丁鶴年詩來售余捐藥債購之據牀吟誦一過倏然病已

因記之筆畊情農徐惟起書

又

余向家藏丁鶴年詩三卷乃永樂間刻板後有廬陵楊文貞士奇跋語紙墨古潔余珍惜之斯爲元板亦分三卷簡首有高惟一印章惟一國初人有孝行事詳郡志二本俱善因合藏之萬歷丁未春正月三日徐興公題

張思廉玉笥集

勝國人才之盛超宋接唐當時善鳴者凡數百家皆流麗逸宕以情采風致勝會稽張思廉之作古體鍊句鍊字出入温李近體有法有度比肩劉許讀之惟恐易盡

張公生於元季張仲達選元音十二卷宋公傳選體要十四卷皆遺思廉姓氏蓋二公選詩時思廉全集尚未傳之人間矞非侍御黃玉輝梓而行世則思廉將腐同草木耳此本余得之故家所藏不絶如綫矣重加裝訂秘之篋中尚俟質之諸同調再刻以傳也又按都玄敬詩話云思廉元末流寓吳門時張士誠欲結納遊客大開賓賢之館聞思廉名禮致為樞密院都事思廉遂委身事焉未幾張敗思廉變姓名走杭州寄食報國寺旦暮手一編人不得窺後思廉死寺中人取視之乃其平生所作詩也孫司業大雅嘗為著傳萬歷己亥初夏晦

日惟起書

釋宗泐全室集

釋宗泐洪武中與復見心齊名余見泐詩僅諸家所選數首而已今歲立春偶客虎林借曹能始林茂之過吳山雲居寺有僧寮閒寂無人全室集在塵埃中遂拾而歸覽其簡末乃永樂癸卯年鈔錄者留寺中二百年一旦屑越而不之重良爲可惜非余拾得之必入香積作醬瓿覆也乙巳臘月立春日興公書於浙城之旅次

陳子上存藁

按陳子上墓志舉元至正進士尋棄官往來閩浙間詩

文總六卷中有福州東禪寺記金雞山水竹幽居記二篇今寺久頹廢讀斯文昔日繁盛宛然在目而鄉先輩陳太史毀其寺以起墳子孫寖微福田因果之說信有之矣此建州楊氏藏本辛丑冬於建州購得徐興公題

半軒集

原東逸史作半軒集傳謂其有楮園集十五卷半軒集六卷此部名半軒又分十二卷似後人繕寫時重編者先生生勝國之末與郡人高季迪徐幼文友善於文字中往往及之高工於詩膾炙人口而文則甚平淡且不多見先生詩雖不逮季迪文實過之每一篇中輒出奇

意亦勝國之錚然者翻覽之際恆詡其贈送醫士甚夥及讀半軒傳始知先世以賣藥為生故與醫家往來為密耳辛丑秋仲偶過芝城購於書肆漫識卷末

周祠部宜秋集

國初洪永之季吾閩能詩之士甚眾不獨十才子善鳴於時而周徵之為林子羽高足名最著者也徵之一字又玄永樂間以文學徵授禮部祠祭司員外郎為詩瓌奇悲壯嘗賦揭天謠酷類李長吉其他作總不離盛唐聲調萬歷初袁景從馬用昭二先生輩選刻十子詩僅收徵之六十首又以子羽一絕誤入予近見鈔本宜秋

集得古近體及詩餘一百七十餘篇視袁馬二公所取且三倍之皆渢渢大雅之音信可傳也若不盡錄之殆將如綫之絶矣顧徵之之詩當不止此此何異鳳毛麟角哉徵之與龍門高廷禮善令蒼頭肩書數千卷止廷禮家讀之無何別去盡棄其書曰已在吾胸中矣穎悟强記又豈流輩之所及耶徵之生卒不可考按王孟揚挽徵之詩云早歲擅芳名中年一宦成鶯花平日淚煙月故山情落魄嵇中散倡狂阮步兵可憐埋玉處芳草傍誰生孟揚死於永樂十三年徵之則死於孟揚之先矣崇禎庚午長至日後學徐𤊹興公謹跋撰

王孟揚挽徵之詩未嘗言其無嗣而趙景哲哭徵之詩云可恨傳家無令子空憐許國有孤忠又云幽薊一官成永訣東甌三載慕清風則徵之無後而卒於官矣惜夫崇禎己卯杪秋輿公又識

林膳部鳴盛集

林子羽鳴盛集世不多見萬歷初袁景從刻十子詩刪去什之三不無過嚴如賦如調如記一概汰之矣此本乃陳伯儒見貽者譬之龜鬚兔角實不恆有子孫其慎藏之王子夏徐惟起識

嘯臺集

龍門高廷禮先生以詩鳴於洪永閒所著有嘯臺集木天淸氣集而木天諸詩先正黃襄敏公刻之家塾與王安中白雲樵唱共行於世雖年遠尠傳而積書家或有藏者至於嘯臺集乃襄敏公先爲授梓板今不存後學之士無從得觀余兄弟求之十年始得之張海城廣文海城得之林碧田茂才糜爛醯雞不絕如綫原分八卷此帙失去五七言古風惟存五七言律及絕句而已友人高景倩喜收前輩遺言又篤同姓之誼遂借鈔錄手自校定自是廷禮先生之詩將絕而不絕矣第未知何日有好事者再爲鋟梓永其傳也昔袁舍人馬參軍彙

刻閩中十子詩收廷禮所作亦甚寥寥此集雖瑕瑜相半然有可採者景倩書成余因為之引其端庶後人知景倩用心之勤其功德不在袁馬二公下耳萬歷丁未浴佛日後學徐𤊹題

高漫士木天清氣集先正鄧大參公珙曾梓而行之此嘯臺集也僅存近體而古風則散逸無從覓矣斯本墨紙薄弱年久蛀蠹高景倩謝在杭先後借錄各一副尚俟廣求藏書家以成全璧萬歷丁巳夏徐𤊹題識

虛舟集永福王偁孟揚

王孟揚詩國初之巨擘也近年馬用昭選刻十子詩什

刪二三蓋與袁景從商確去取者較舊本去一百六十三首雖所芟者不甚雅馴而棄擲不收殊爲可惜是帙乃永樂時刻流傳至今不絕如綫耳因購藏山樓重加裝訂且記數語俾子孫知所寶藏也萬歷辛丑暮春朔後徐惟起書

閒過齋文集

吾鄉先輩吳先生朝宗爲人尚行檢重氣節洪武初隱居不仕與永福王翰友善翰爲勝國死先生經紀其家撫遺孤俾教之生平爲文集八卷整嚴古健一歸於理洪武中孟敫曾編刻行世嘗以是集贈廬陵楊文貞公

文貞謂近時閩中之文以吳督容爲巨擘也孟勛所梓者歲久弗傳此板乃藤山鄭公濬重梓者迄今百二十餘歲板復散失傳者尠少先生之文不絕如綫矣余偶從舊肆得之批誦數四輒興景仰之懷嗟嗟文章顯晦固自有時由今以至千百歲後不知誰爲王誰爲鄭也謹什襲秘藏俟吾鄉有博雅好古之士出當謀梓以傳時萬歷己亥初夏三日後學徐𤊹謹題

吳先生人品之高邁載在郡志特其一二未足以盡先生其文章之沈著蘊藉不必論至於答侍制左丞之書可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卽嵇叔夜莫是過也惜其子

孫寖微未能闡揚先德而後學如㷡貧而且賤又不能爲先生授梓行世然每批誦輒動高山之仰爾庚子暮春朔日又題

雅宜山人集　吳郡王寵

王寵初字履仁後更履吉凡八試不第以年資貢禮部入太學讀石湖二十年手寫經書皆一再過少學於蔡羽與兄履約少同筆硯未嘗少離生於宏治甲寅卒於嘉靖癸巳享年四十娶徐氏生一子名子陽太學生娶唐寅女文徵明志其墓㷡識

孫太初集

太初詩余家有分類一種乙未歲遊吳興與友人張睿卿復彙太初集重刻增入遺落者數十首此舊本頗多羼余較讐刻爲最後板亦最精此本乃先正鄭少谷爲太初授梓者編彙年次備於他本年久板亦不存人家鮮有藏者林志尹偶得之持以見貽印章又爲高石門家物披誦之際不啻拱璧書以志喜萬歷戊戌年秋日

徐惟起識

又

余家有太初集數冊編年彙體鏤板不同此乃吾鄉鄭瀫石先生所藏者右方五行鄭公之筆且述其父蒲澗

與少谷定交之言余偶得於市肆舊書中購以歸漱石善詩工草書與先君子同貢於鄉未仕而卒子孫寖微書籍散逸多矣今在余家得非不幸中之幸耶已亥春仲徐惟起書

題子實遺稿

已未十月初二日余過囦溪子實同商孟和林臣芝訪余舟中時余爲滇遊子實戀戀不忍分手庚申孟陬余遊滇不果至楚而返夜至囦溪泝流而下及抵舍聞子實以臘月死矣嗚呼子實生平苦吟人無知者自余識子實爲之述世乃知古田有詩人余又爲之梓桄麯集

行於世予不負子實矣此帙乃舟次示余者中多警句皆刻後所著尚俟異日附梓集後以待子雲之知庚申莫春雨夜興公收淚書

鏡湖清唱

國初吾郡詩人輩出十子而外復有二十餘家有傳有不傳實幸不幸也郭塵字敬夫湮沒二百餘年無有知者予近得鈔本詩百十篇有挽鳴秋趙景哲之作而羅宗讓覺非有和郭敬夫詩語云不知其人視其友敬夫實清世之隱君子也集中有送兄楚芳上春官楚芳名蘭永樂三年鄉薦姓名見於郡志敬夫青鋪嶺絕句云

家林想在空濛外一帶螺江隱翠微又有門前湖白與山青分攜空過白湖亭之句其所居當在白湖螺浦之閒與鳴秋山人相鄰竝也予既錄其遺編併爲攷其地里付曹君能始授之梓敬夫之名從此弗至湮沒不亦厚幸矣虖崇禎庚午三山老衲徐𤊹興公譔

廖世昭越坡稿　廖世昭師賢

廖先生字師賢世居越山之下自號越坡厥考雲騰登進士官刑部郎中先生以易舉正德丙子鄉試第三名丁丑成進士授海甯守以病乞教職改國子博士閒歲竟卒於官年三十五無子所作有一統志署汪郡守文

盛刻置郡齋盛行於世而詩文則散逸無傳矣𤊹家藏
先生手錄詩一卷字法蒼勁愜愛寶之近曹能始選梓
明詩乃錄而附於陳東槐堂集之後先生名列福州郡
志文苑此亦龜毛兎角也崇禎壬申仲秋後學徐𤊹識

林初文集序

吾鄉林初文先生十歲能詩稱奇童性豪宕不拘拘於
繩墨十七以毛詩冠諸生神宗即位之初年又以春秋
魁鄉薦天才宏贍文賦詩歌援筆立成其所爲應舉文
率多師心匠意奇險不經人道語以故屢上春官屢不
第既而移家秣陵著作日富竟流落偃蹇而終同時無

不爲先生惜者予謂先生雖負才不遇而不朽之名固未嘗負先生也大抵人第患無才耳才而遇者上也苟才而不遇能以筆代袞鉞寸管尺蹏博榮名於千古權亦不淺往昔無論卽近代如盧次楩徐文長生前淹抑九原可作咸願執鞭豈必遭時遇主而後垂聲異代先生雖舉孝廉乎而牢騷不平與次楩文長誠無軒輊然次楩文長身後寒落不可問先生二雛英英能世其業是先生屈於身前伸於身後豈盧徐二先輩所可幾耶先生既不得志於有司乃著蛾眉篇以自解海內爭傳誦之迺年子邱茂之爲梓詩選但窺先生一斑茲復彙

次全集以行於世不獨張閩赤幟抑亦足以稱霸於中原矣至於先生負經濟才感憤上疏有封狼居胥之想古人云有才如此而使之流落不偶宰相之過況時宰既知先生才復痍先生至死甯不令人長太息哉先生同年蔡奉常公談先生當日事且亹亹矣予小子不及識先生誦其詩讀其書想其為人乃為之論次如此聊自託於招魂九辨之誼云爾天啟甲子菊月通家子徐𤊹興公敬撰

序陳衎大江集

吾郡陳氏自民部公與參知光祿以至長吉太沖兄弟

皆有文學磐生爲長吉之子箕裘大業聲稱最著曹能始選其五世之詩爲梓以行夫五世貴顯者海內恆有之若五世工詩並著明德則甚難矣然余先大令與參知爲執友於是陳徐筆研之交亦歷五世則又難矣今讀磐生斯集深有感也君少美才且兼抱濟時之畧性匪媕阿徒增負俗之致世吞火矣競競飲冰時附羶也凜凜茹淡每帶綀以行吟恆披裘而散髮簪弁之流目之曰傲紈綺之子嗤之爲狂君但闇爾自修怡然弗顧雖應時之業屢屈於有司乃垂世之文見推於名宿博綜羣籍無忝書淫結撰多年何慚傳癖以彼其才淪落

未遇是皇猷潤色於撝藻國典不寄於洽聞也聿觀集中樂府逼眞漢人詩詞媲美唐代傳記必本於遷固論說咸出於機康碑銘長言等燕然番吾之勒題贊小品邁坡老涪翁之製至於烈士畸人遺行必表高蹤逸軌懿媺咸章以視他人應酬諸作雖多奚爲若夫自己代筆之詞縱美不錄且也歷覽中朝故實憂時動賈傅之交頤廣收先代名書格古晤茂先之法眼況內行湻至氣義激烈讀其文足覘其人喜其品尙論其世劉季和所謂情采悉備風骨俱峻氣合風雨之潤筆吐星漢之華豈非詞苑之俊流藝林之喆匠乎哉允宜海內名輩

樂與締交闤闠鄙人所當側目者矣集名大江者尚含溔淼之思時切煙雲之想元龍湖海卧客子於牀下仲舉蓬蒿安掃除乎一室以今況古途轍攸同業富藏山尤深賞譽云爾崇禎戊寅花朝社弟徐𤊹書

樵林摘要稿　蔣主孝務本

淮南蔣主孝詩名弗顯今時選詩諸君子皆遺於掇拾余得樵林摘稿一帙乃蔣公所自選者諸體皆有古意中惟五王擊毬一首尤爲沙中之寶擊毬詩宋元諸公集中多有此題元張思廉一作足稱絕唱蔣君可謂具體而微矣他作如大堤曲渭城少年行隴頭吟亦不失

唐人格調也

敘曹能始石倉集

昔鍾嶸掄詩例分三品蓋詩之爲義動天地感鬼神而性情之所以發也劉勰彈文篇佯易數蓋文之爲用本乎道體乎經而腑肺之所以寄也二賢撰述千載如新啟迪後來良爲深遠何也詩不原於性情是乃不根之枝葉不由於肺腑終爲無源之波流雅頌既湮詩腸日異六經不作文體寖衰莫不家握靈蛇戶珍垂璧升堂雖衆入室幾何若使五音克諧可咏可歌一篇合道可誦可觀者則吾見其人矣友人能始曹公七齡受書千

言倒覆對客善答果之敏逢人解題酪之義莫不謂千莫有立斷之鋒騏驥有立至之足髫年得雋忽播芳名綺歲登朝遂膺華譽文章乃其夙業詞翰爲其本來積歲稍深好學彌篤丹鉛黑槧終日隨身緗帙縹囊無時去手植之八斗富之書倉方之爾祖殆無過焉其計部長安也則有薊門之什其廷尉陪京也則有金陵之集其乞甯親之假也則有芝社之詠其參紫微之省也則有入蜀之篇詞氣春容自然中律才情雅贍蔚爾名家至於山水蕩其性靈邱壑鼓其幽致每形賦咏輒記練箋山則岱岳匡廬峩眉鴈宕水則太湖彭蠡瀟湘西湖

寄興殊深託懷愈遠篇章日富記撰尤繁騷客至則如歸標雅壇之赤幟緇流從之若赴固佛國之金湯故交遊盡海內之名流隨喜極震旦之寶刹其丰神也如此其才調也如彼誠吾黨之俊流清時之偉器也不佞與君少年結契終歲論文齒忝稱兄才慚作弟雖淸塵濁水固有懸絕之殊而廊廟山林實有相資之誼君以序言屬筆於余予知君最深述君能備若曰諛詞阿其所好無遑恤焉

曹能始遊山詩

能始乞假還半載於茲凡名山佳水輒往嘯咏藤山看

梅鼓山望海余嘗從焉近復裹糧買舟爲永福之遊約余偕行予質不耐登舟陟險重以天氣溽暑堅辭不往只與沈從先往歸來以詩稿示余多有蘊藉深沈之語偶於蓬廊下拈敗筆錄其十三首留之竹蘇齋雖未能躬履其地亦當卧遊之一助云

泡菴詩選序

夫闡發性靈窮寫情物莫善夫詩故詩理淵宏非思深者不能窺其奧詩體錯雜非見定者不能得其宗若夫思弗深而見弗定雖日掞千言去詩道遠矣吾郡善鳴詩家代可指數洪永之間斂勝國之浮華歸之故實聲

咏儔以永正嘉之際洗道學之習氣本之温厚格調雅以正追於今日詩教蔚興彬彬如也友人陳汝翔抱性貞遐寄情泉島擬麗則之資勤探討之學少耽聲律老而彌工藝苑樹標三十餘載感物有賦遇景則詩長篇短句情采備陳限韻分題宮商叶奏詩魔不入肺腑冰雪沃其靈髓贈友篤陳思之契述志勵北海之貞咏懷攄步兵之興述哀動黃門之悲咏史高太沖之見田居慕徵士之風遊山踵康樂之躅怨別愴惠休之衷哀樂之起冥於自然喜怒之端非由人事鈞陶方寸運用神解要皆緣裔窮宗知有所自達流溯派妙得本源可謂

遵秉古法盡滌時趨惕志匠心離唾不拾者矣伊余不穀忝附同聲隨有賡酬互相質證前後諸篇屬余揀擇名曰泡庵詩選墨客苦心已齊芳于文囿幽人逸致得流耀於藻園矣

題安藎卿詩

自國初定鼎兩都萬戶侯封布滿天下吾郡設衞有四歷二百餘年中間以世勳而成武功者代不乏人求其能占四聲譜頡頏藝苑列於作者之林何僅僅已葢韜鈐者正業而翰墨者緒餘所重在彼所輕在此烏能兼長也藎卿轅門世胄少負美才多結交賢豪長者刻意力

學喜爲聲詩有景卽題無奇不賦十年以來吟稿成帙翩翩乎有大雅之音文采錯雜奪干旗組練之光才情鋒穎侔龍淵湛盧之利進乎技矣藎卿行將謁選司馬黃金橫帶後擁前呼郤縠詩書元凱經傳藎卿蓋饒爲之不亦詞壇之大將乎嗟夫絳灌無文隨陸無武藎卿年尙少更取陰符黃石諸書繹之又不獨以詩名宇內也藎卿勉旃

題蕉雨亭詩

閩稱甲族莫若義溪陳氏自侍讀中丞以至參知憲副派衍百年人傳五代不獨金紫輝映海內所稀卽詞藻

焜燿並足流芳濟美合藏金匱可被管絃者也厥裔伯孺幼孺起時名於布衣踵祖先之遺軌淩轢詞場頡頏藝苑始知繼詩派而未墜纘家學以弗湮余旣得交二孺乃因投分仕卿仕卿爲二孺族子而齒稍長嘗困公車不售棄去治詩時時追隨從父賡酬倡和殆無虛日結一室於深山之中所往還則園翁溪友所吟咏則魚鳥煙霞久之成編清新俊逸綽有碩人考槃之致較之前哲廊廟之音雖塗轍稍異而方之從父比興之旨則具體而微矣顓川多才不其然乎余去歲偶爲越東之游仕卿忽捐賓客方其屬纊以前諄諄以不朽之業囑

其從父令余序而傳之余歸受其遺業且讀且泣如初喪應劉神情恍惚已乃稍爲刪潤布之同聲俾後之誦其詩者月露溢於篇章風霜生於齒頰奚必紆金拖紫而後媲隆於先世也哉仕卿喜種芭蕉每夜雨則聽而忘寐以之名集蓋從其初志云萬歷癸卯三山徐惟起書

題許天開詩

吳中山水淸越而洞庭諸峯縹緲入雲震澤具區汪洋而不可測往往畸人韻士孕靈其間許君天開結廬高隱有碩人邁軸之致居常喜吟咏與葛震甫先生交歡

最深去歲秋以一刺緘爲閩游泝建溪渡延津故人鮮綈袍之贈旅邸乏常何之薦以故落落不稱其所懷來雖歌鋏無魚而耽詩不廢昔人云詩以窮而後工似爲天開發也震甫與予交垂四十年服膺歆慕非尋常泛友之比天開相見亦必稱震甫不置自是臭味予即不知其人然視其友實足慰生平矣崇禎辛巳初春書

敘王則巽詩

王則巽負儁才屢行其制藝於海內名籍甚公卿間遍歲北遊太學道經吳越齊魯燕趙之墟又喜爲詩歌以寫胸臆復行其詩質正於大方君子嗚呼詩至今日已

成變局意不必經人有語不必經人道談詩者往往嗤漢魏三唐爲陳腐輒刱新意造奇語自詫以爲瑰異駭衆目予實不敢謂其不然大都制藝與時高下而詩亦因時遞變不能强其法之所必合也則巽好操觚筆端雲錦爛若天孫注意措詞皆漢魏三唐人所不能道語正符時局行且挾此以游大區必有嗜之若昌歜者予何庸贅

萬印角閩游草

暮春之初麻姑萬印角先生投刺訪予於鼇峯之麓予聞印角名且久一見快若平生匆匆別往漳南留連數

閱月復返三山投予閩游詩草皆與漳中諸同社倡和之什予讀而羨之夫建武與閩接壤百餘里即達樵川州有八而游其六閩故在海濱山川風景大類建武不足誇詡惟是丹荔黃柑江瑶蠣房可供口腹海色山光茉莉蕙蘭可娛眼目印角行裝雖遜於陸大夫游南粵時而所賦詩歌滿囊珠玉何必有黃金始稱壯游哉印角方馳名於黌校槐黃期迫不得不歸赴名場得時則鴐走馬長安一展游草得無并州之思也乎崇禎壬午初秋三山社弟徐㶿撰

敘盛桂海詩

吾閩爲八閩首治上而臺司郡守下而編氓里胥朝而期會參謁夕而錢穀簿書一行作吏雅道都廢即耽吟好咏有所不能兼也前令君盛公桂海蒞任數年以入覲行行後風波頓起不能自由值前總戎趙公淇竹與公同桑梓亦以註誤同掛白簡同時稅駕鍾山禪寺倏廷議耶中互相倡和以消旅況積而成帙夫屈子放楚著騷經以舒孤憤莊舃客越乃微吟而思故鄉實有不得已而奪其情者也今君感時賦物寓興贈酬金玉鏗鏘渾然大雅絶無牢騷幽鬱不平之氣豈非涵養素定付功名得失於意象之外者乎他日公道大開賜環命

下吾知令君又無暇作春鳥秋蟬之吟矣崇禎壬申花朝舊治民徐𤊹興公題

題聞鶯館社集詩

昔戴仲若春日攜雙柑斗酒聽黃鸝聲此俗耳針砭詩腸鼓吹黃友陳仲文讀書三山帖括之餘閒事吟眺春王下澣適其初度之辰乃約同儕集陳孝廉東園聞鶯館分韻操觚各成七言十韻園中有臺榭林木巖石之勝而鶯聲宛轉如少姬按歌音節嘹喨仲文諸君以聞吟互相和答正堪鼓吹詩腸必不令仲若笑人地下耳是日共游者十一人而詩成者僅半刻羽流商洽洽有

韻甯讓金衣子載好其音也哉庚申春日題

題曼聲集

秋月春花悵蘭桂於冰夕湘雲楚雨感朝暮於千年是以鸞歌鳳吹之中急管繁絃之下覩春山而送目盼墜馬以興思巧笑東鄰牆窺宋玉憐香曲室簾隔韓郎紅樓白苎歌殘翠館銀罌酒盡鏤金檀板記幽會於丁年佩玉鳴環夢貪歡於甲帳深紅淺黛想像於鏡臺鉛粉之間繡帶羅衫彷彿於小院麝蘭之夜宵缸暗別淚濕流蘇曉帳割恩魂離犀枕新妝出戶鬢動行雲一顧傾城目澄秋水他生未卜空寄有情之書此恨誰知難結

無緣之遇若夫凝脂傳粉高巍嵬峩之冠麗色新聲深固珠襦之寵別生宛媚同擅濃華或卽物而起咏或觸事而留題或因佳話而紀聞或因同調而賡和莫不留意於香魂鍾情於玉骨眞可謂放懷柔曼感蕩心靈者也積有歲年遂盈箋練倣南朝之麗則不無委弱之詞竊北里之餘風豈避濃纖之調綠窗紗外蘸絃管而啟縹囊黃裏衣邊對青娥而陳緗帙長吟短咏追憶前歡樂極悲來興懷往事昔者先公孝穆帳中曾咏玉臺衞尉宏基花間常編豔曲致光有香匳之詩飛卿有金荃之集多情杜牧賦比秋孃輕薄義山憶茲錦瑟風人之

致已曲盡於房帷浪子之名豈全傷於枕席若曰兒女情多風雲氣少詞皆累德志在宣淫無恤乎爾

閩中詩選序

閩中僻在海濱周秦始入職方風雅之道唐代始聞然詩人不少概見趙宋尊崇儒術理學風隆吾鄉多譚性命稍溺比興之旨元季無論矣明興二百餘年八體四聲物色昭代郁郁彬彬猗歟盛矣高廟之時林膳部鴻崛起草昧一洗元習陶鈞六義復還正始懸標樹幟騷雅所宗門有二玄賓惟入室屬詞比事具體而微高待詔棅王典籍恭王檢討偁輩追逐述古則私淑閩奧各

成一家十子之名播於宇內同時賢才輩出羅布衣泰林修撰誌切磋彌篤藝苑聿興又有鄭迪趙迪林敏鄧定貢於邱園銳志詞賦取裁爾雅斐然成章矣成宏以降林文安父子陳觀察羣從秩位惟崇對揚廊廟而風人之致溢於言外林司空許黃門贊揚詞旨海內騰聲賡歌太平於斯爲盛正嘉之際作者雲集鄭吏部善夫實執牛耳虎眎中原而高傅二山人左提右挈閩中雅道遂曰中興時有林侍御鉞郭戸部波林通政炫張尚書經龔祭酒用卿劉給舍世揚爲輔斯蓋不世之才粲然可觀者也世宗中歲先達君子沿習遺風斯道孔振

袁舍人表馬參軍獎區別體裁精研格律金相玉振質有其文迨於今日家懷黑槧戶操紅鉛朝諷夕吟先風後雅非藻繢菁華不譚非驚人絕代不語抱玉者聯肩握珠者踵武開壇結社馳騁藝林言志宣情可謂超軼前朝縱橫當武者矣伊余不慧忝際盛時目想心游賞竊有志屏居之暇采輯遺編蒐羅逸刻得梨棗朽壞之餘起桑梓敬恭之念摘爲八卷總二百人有奇上而格合漢魏六朝下而體宗貞元大歷調有偏長詞必兼善者不論窮達顯晦皆因時采拾以彰吾郡文物之美燃脂暝寫弄墨晨書盋慮作者之苦心而沒亡不稱良可

痛悼也至於野狐外道格律稍畔者雖有梁寶之權不敢濫厠片語爲雅道蠹賊然挂一漏萬耳目未周尚賴同志補續若曰有南威之容乃可論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議斷割則不慧安所避咎乎凡我同盟宜協心揚搉肆力旁求以俟觀風者來擇焉是爲序萬歷戊戌暮春六日書於風雅堂

古文短篇

余嘗學爲文每有結撰則纚纚數百言意求短而落筆不能短中間陳腐疎漏處又不能免始知古人之文以短爲貴敖清江選左丘明以至吳草廬僅得七十餘篇

文之能短亦難矣友人曹能始善用短法他不能及也

癸丑暮春徐興公書

陳可棟神交篇

延年咏五君於生前子美賦八哀於身後二公皆身及交游者也可棟神交往哲幾及百篇益五君之簡短裁八哀之冗長百世而下猶有生氣誠藝苑之指南文人之故實豈曰興懷於無情之地乎哉

董允叔落花吟

唐人咏落花詩獨韋莊一首傳誦當時至今讀之猶有生氣正嘉間吳中沈啟南文徵仲曾賦十首和之有至

三四十首者體物之妙皆能超唐人而上之允叔斯作流麗清新毫端若繡試雜之徵君太史集中誠無軒輊咄咄董生進乎技矣予爲唫諷再三因之閣筆

文選纂注

六臣注頗繁張伯起纂之信修詞家之捷徑也伯兄批點斯本日置案頭會試北上攜之巾箱先兄物化十五年覽此不勝傷悼陸士衡云尋生平於響像覽前物而懷之正謂此也萬歷癸丑臘月與公書

擬古樂府

先君子極喜西涯先生擬古樂府余童稚時先君日爲

余解說二三首嘗謂其如老吏斷案令人箝口咋舌也邇來雖博覽羣籍年齒既壯隨覽隨忘不如少時用志不分耳此乃二十年前事思之愴然今以此本授之陸兒令其日閱一首庶幾不爲章句腐儒矣萬歷丁未淸明前一日徐仲子與公書

又

豫章左克明鐵柱觀之道士也編次古樂府十卷緣起具見題下虞文靖曾爲之序嘉靖閒新安汪尚磨重梓之紙墨精善首簡不載虞序而更以鄭玄撫之作以猶易薰不能無恨曹能始用硃筆句讀萬歷丁酉春能始

將赴京謁選以此見貽徐𤊹興公識

又

古樂府余家藏本有三副皆手自句讀今歲偶過會稽見肆中古樂府一部失首一帙中有硃筆批評輒作證解之語字格不俗問之乃山陰徐渭所點者徐字文長號天池博學善詩越之才士遂購以歸殘缺勿論耳王寅春初惟起識

兩漢詔令

西漢十二卷宋吳郡林虙輯東漢十一卷宋四明樓昉輯元蘇天爵合爲一書斯本得之福清郭氏紙墨不類

今式國初刻也中脫誤者郭君多改正之覽之尤便也
萬歷庚戌夏六月十二日興公識

唐三體詩

唐三體詩一冊先君云丙寅年在京師得之林天迪先生中硃筆評騭者天迪也迨萬歷癸未甲申間先兄初學時又加批點既又爲謝在杭借去亦品騭數則送歸最後莆友鄭性之復借覽乃用墨筆塗抹以已意彈射十年前舍弟取觀遂於題下小註地名四十年來已經五人之手故開卷亂如塗鴉矣然五人者皆少時事未免謬悠不爲中的偶爾檢及漫記其後庶幾後之人見

善本書勿輕點汙也萬歷戊申冬十二月十二夜燈下

徐惟起興公書

光岳英華

此吾鄉高南霍孝忠先生家藏者萬歷丁酉春偶從肆中得之重加裱飾秘之篋中板已模糊邇來未見翻刻梓而傳之尙竊有志卷首高氏惟一印章惟一名均見府志孝行傳國初人南霍其裔孫也戊戌端午興公題

檇李英華

檇李石田朱翰隱居鄉校所著有石田清嘯集多摹擬盛唐諸作有數首可傳余有朱詩一帙閒取披閱恆歎

其名漸湮滅也但選擇頗眞去取有法始知朱君不獨善詩且善選詩也夫選詩最難湖州有吳興詩選新安有徽詩彙編甬波有四明風雅吾郡有三山詩選皆有小疵覩諸朱君之選當讓一籌耳己亥夏四月與公書

文心雕龍

劉彥和文心雕龍一書詞藻璀璨儷偶豐贍先人舊藏此本已經校讐㓜少學操觚時取披覽快心當意甘之若飴每有綴辭釆爲筌餌此羊棗之嗜往往爲慕古者所竊笑也然秘之帳中積有年歲非同好不出相示但彥和自序一篇諸處刻本俱脫誤乃鈔諸廣文選中近

於友生辥晦叔獲睹鈔本乃其叔父觀察滇南錄歸者中閒爲楊用修批評圈點用硃黃雜色爲記又不自秘其竅不煩說破以示後人大都於其整嚴新巧處而注意也遂借歸數日依其批點葢自愧才不逮前人而見識謭陋得此以爲法程不啻楊先生之面命矣前跋云禺山者按升庵文集禺山張姓字愈光雲南永昌人年八十工詩善書集中有跋愈光結交行又龍編行答禺山又五老圖壽禺山八十又重寄張愈光二律又存歿絕句懷及愈光又寄愈光六言四首觀用修詩文推轂之言可以識禺山之大概矣辛丑三月望日書於綠玉

齋

又

此書脫誤甚多諸本皆傳訛就梓無有詳爲校定者偶得升菴校本初謂極精辛丑之冬攜入樵川友人謝伯元借去讐校多有懸解越七年始付還余反覆諷誦每一篇必誦數過又校出脫誤若干合升庵伯元之校尤爲嚴密然更有疑而未信不敢妄肆雌黃尚俟同志博雅者商畧丁未夏日徐惟起

又

文心雕龍一書余嘗校之至再至三其訛誤猶未盡釋

然彥和博綜羣書未敢遽指爲亥豕而臆肆雌黃也今歲偶游豫章王孫鬱儀素以洽聞稱余乃扣之鬱儀遂出校本相示旁引經史以訂其訛詳味細觀大發吾覆鬱儀僅有一本乞之不敢鈔之不遑而王孫圖南欣然捐家藏斯本見贈余方有應酬登眺之妨鬱儀又請去重校凡有見解一一爲余細書之鐙燭下作蠅頭小楷六十老翁用心亦勤愛我亦至矣今之人畧有一得則視爲奇秘不肯公諸人偶有藏書便秘爲帳中之寳若鬱儀圖南眞以文字公諸人者也鬱儀名謀㙉石城王裔圖南名謀墠弋陽王裔皆鎮國中尉與余莫逆時萬

歷己酉十一月二十八日徐惟起書於臨川舟次

解頤新語

林志尹以此本貽謝在杭在杭性好潔不喜用筆勘書因張幼于批點縱橫遂易余藏善本以去余又愛幼于筆蹟如對故人尤加珍惜耳萬歷丁未初秋九月徐惟起書於汗竹齋

又

皇甫先生文章綺麗如西川美錦讀其全集眞徐庾之後一人而已解頤新語之作發明六義語足千古文成一家屠田叔拔其俊語爲詩言五至此則舊本全文也

春日閒坐麗春盛開漫覽一過遂書末簡丁未春日徐惟起

環溪詩話

余訪崔徵仲大令至撫之崇仁崇仁在宋多名賢著作俱軼弗傳僅得歐陽澈萬言書暨飄然集不獨欽其忠義而詩詞之工大弗類宋人唇吻駸駸入元和寶歷之室既又考縣志知有吳環溪詩話三卷遍求弗得偶吳生大紘相過託之尋覓乃於環溪裔孫處借得一冊乃嘉靖初年刻板字頗漫漶板久弗存而孫支亦僅留此本不絕如綫矣余披讀之賞其拈出多有佳句足備詩

家譚塵遂令侍史繕錄因爲校讐魚魯吳氏宋有諸賢亦彬彬盛矣傳至今日其後寖微而崇仁又無好事者重爲鋟梓惜哉天啟丁卯花朝三山徐惟起興公識於大華藏寺之方丈

南溪詩話

前集皆宋子美佳句續集雜引各家中有載謝疊山語則知爲元朝人所輯天啟元年春徐興公識

陽春堂五傳

壬辰秋余有姑蘇之役借居張幼于曲水園而長公伯起先生常避客不樂應酬余以幼于故始得見伯起者

再而所著作時時窺一斑會吳友劉仲卿出此五傳見贈一紅拂一竊符一灌園一虎符一祝髮藏之齋頭六年忽一披覽伯起風流宛然在目也丁酉初春二十四日興公識

紅雨樓藏書目敘

予少也賤性喜博覽間嘗取父書讀之覺津津有味然未知載籍無盡而學者耳目難周也旣長稍費編摩始知訪輯然室如懸磬又不能力舉羣有也會壬辰乙未辛丑三爲吳越之游庚子又有書林之役迺撮其要者購之因其未備者補之更有罕睹難得之書或卽類以

求或因人而乞或有朋舊見貽或借故家鈔錄積之十年合先君子先伯兄所儲可盈五萬三千餘卷存之小樓堆牀充棟頗有甲乙次第鉛槧暇日遂仿鄭氏藝文畧馬氏經籍考之例分經史子集四部部分衆類著爲書目四卷以備稽覽客有譏予者曰子之蓄書拮据勞瘁書愈富而囊愈空不幾於成癖成淫乎好書之勞不若不好之爲逸也予曰否否昔宋尤延之積書數萬卷嘗自謂飢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讀之以當朋友幽憂讀之以當金石琴瑟予生平無他嗜所嗜惟書雖未能效古人下帷穿榻閉戶杜門之苦然四體不

勤此心難恕豈敢安於逸豫怠於鑽研者耶至於發書簏之誚蒙武庫之譽非予之所可幾也亦非予之所敢望也客曰美哉徐仲子之言唯唯而退萬歷壬寅初秋三山徐𤊹興公書

藏書屋銘

少弄詞章遇書輒喜家之良田但存經史先人手澤連篇累紙珍惜裝潢不忍殘毀補鈌拾遺坊售肆市五典三墳六經諸子詩詞集說總兼樂府稗官咸備藏蓄匪稱汗牛考核頗精亥豕雖破萬卷之有餘不博人間之青紫茗椀香爐明窗淨几開卷朗吟古人在此名士見

而歎嘉俗夫聞而竊鄙淫嗜生應不休癡癖死而後已此樂何假南面百城豈曰誇多而鬬靡者也萬歷甲辰六月望日徐興公書

題兒陸書軒

菲飲食惡衣服減自奉買書讀積二十年堆滿屋手有較編有目無牙籤無玉軸置小齋名汗竹博非廚記非簏將老矣竟不熟青箱業教兒陸繼書香爾當勗萬歷丁未秋日徐興公書

題綠玉齋

何仙効靈占於山而托跡野夫招隱卜山下以棲幽遂

築小齋聊供偃卧危峯對聳旗巒石鼓爭雄秀色可餐金粟蓮花映發殘山剩水每從天半獻奇返照歸雲都是眼前幻景萬竿密篠依曲徑以淩霄午夜疎枝當虛窗而亂月晝長門掩真似小年山靜人稀元同太古科頭兀坐窺人學張鷹之風把臂入林命駕動王猷之想聽處卻疑舞鳳曳來矯若游龍何可一日無君不問林中是尹四簷綠蔭一榻青來興至則恬詠南樓醉後猶開樽北海生平無長物滿壁琴書半嶺有餘音數部鼓吹此正宜置邱壑之中栖遲衡門之下者也惻跡猶蓬累逸在布衣俗韻寡諧豐草鹿麋爲友杜門自適寒山

片石堪言量腹進芝苓欣然一飽度形扈荔薜豈曰無衣游目騁懷天然圖畫逃虛息景痼疾煙霞環四序而皆宜協心神之俱暢箸七不堪以謝客敢方叔夜之高標賦五噫歌於闕門願躡伯鸞之逸軌漢陰抱甕息彼機心東海投竿堅茲遠志蒼梧翠柏可指爲盟夜鶴曉猿實聞斯語萬歷已丑秋日綠玉齋主人題

宣統二年夏六月

新陽趙詒琛校刻

重編紅雨樓題跋卷一終

癸丑夏六月遭亂板燬甲寅子孟春重刻

重編紅雨樓題跋卷二

明徐𤊹撰　江陰繆荃孫輯

碑帖

石鼓文墨本

此文先輩林肖約天駿所書也內闕二板尚可求之故家補入則成完璧矣乙酉春日興公書

漢泰山都尉孔宙碑

孔都尉碑隸法甚古漢隸固自難得此雖剝落而一段蒼然古意非今人所能摹者也楊用修收此文入金石古文難辨處用修皆譯出矣丙辰長至興公題

黃庭經

今世黃庭傳本不下數十搨愈摹愈遠而邇來學者未得善本迺取吳中新刻學之輒語人曰吾師黃庭殊可笑也秣陵甘暘掘土得石函葢稍損而字獨完好余初睹焦太史跋語已歎其奇及余與甘生交遂得借觀石色蒼潤厚可四寸非近代之鐫無疑遂信前代之物未甚絕於人間但遇之非其人耳甘生得此帖迺刻意學搨紙墨必極精妙不付俗工之手貽余一通搨稍不匀斯本又是皖城李晢見贈者裝池大佳時與曹能始林茂之兄弟同觀因記其末萬歷丙午夏五榕城徐惟起

書於白下旅次、

曹娥廟碑

漢元嘉元年上虞長度尚爲石碑屬魏朗作文久之未就時尚弟子邯鄲湻年二十聰明才贍而未知名乃令作之揮筆立成北海此書筆鋒圓整不媿斯文余又見蔡卞亦書一碑法雖迥異趣則自超唐宋書法優劣見矣余往歲兩過曹江輒拜廟下廟傍有娥墓今再閱此刻令人益思越中山水耳萬歷庚戌花朝爲景倩題於柿葉廬

瘞鶴銘

瘞鶴銘在焦山水中世罕印搨歐陽永叔云僅得六十餘字自詫爲難得黃伯思考其甲子以爲陶貞白書蘇才翁以爲王右軍書歐公以爲顏眞卿書或以爲顧況或以爲王瓚皆屬猜疑竟不知果出何人筆也今去歐公數百歲猶存百餘字彷彿可辨西蜀張公景賢手錄全文謂見於潤州圖經余按宋邵資政亢所考瘞鶴銘全文仙家之下闕四字立石之上又有故字一字又無乃徵前事出於上眞二句又余欲無言下僅一爾字無紀爾歲辰一句又華表留聲作留形今以字勢相之形字爲近且叶九靑韻如眞辰二字不叶邵資政故闕之

也又右劄荆門下闕八字此本華亭上有一掩字甚明諸考證又未之記何耶王允平得之高大夫大夫得之張中丞偶出示余因爲考跋萬歷庚戌夏六月晦前三山徐惟起題

九成宮醴泉銘

率更眞書冠唐代平生所書碑帖不過二十餘本醴泉銘其最有名最傳遠者碑在鳳翔府至今搨打不絕閩地稍僻來賣者尠林夷侯刻意學歐得其三昧日手一帙幾絕韋編余每欲摹臨苦筆法剌謬益信夷侯進乎技矣萬歷庚戌花朝徐惟起謹題

皇甫君碑

余見金石刻最多家喜藏蓄又往往向人借觀率更真書九成宮化度寺皇甫君虞恭公四碑而已他刻不甚傳耳皇甫碑瘦勁如沖天野鶴氣骨不凡雖蘚剝苔侵古色未失也林夷侯善歐體書得此帖不啻異寶昔率更喜索靖書下馬坐卧不能去今夷侯枕籍摹仿若合一轍吾知後人又有師夷侯者矣萬歷庚戌仲春十七日徐惟起跋

聖教序

先兄惟和生平喜蓄古帖每計偕北上行李中書畫半

之戊戌下第南歸舟過臨清值郭君猷於旅次遂捐此帖相贈未幾先兄不祿君猷珍若拱璧凡游湖海必挾以隨今歲余客鄱陽與君猷同寓乾元寺因出共觀且爲余道其始末不勝物在人亡之感聖教多善本君猷獨寶此者亦足徵友誼之重也萬歷己酉陽月望後三日東海徐惟起題

懷素聖母帖

天啟丁卯春正月偶客巴陵訪雪跡禪師於普安古寺出懷素聖母帖共觀師善書工於行楷而帖有數字不能辨余因爲之譯出頗堪句讀第南服以下三字猶未

解疑有脫落耳

多寶寺道因碑文

高僧傳載道因禪師與玄奘同譯梵經李儼爲撰碑文蘭臺郎歐陽通書之遒勁險峻酷似其父世人學歐徒肖皮毛未得筋骨綈玩此帖始知古人運用不可企及萬歷壬寅夏末徐𤊹識

唐御史臺精舍記

御史臺中搆精舍令逮繫者禮佛懺悔崔湜撰文湜陰附武氏其人品不足述覩斯記則似篤信佛法者何其背馳至此也梁昇卿隸書筆法類漢亦自可愛矣吳元

化請余跋之遂考其人而論其事

多寶塔碑銘

魯公眞書以余所見顏公家廟碑爲最多寶佛塔次之二碑字出一手其實微異多寶之遒勁自是難及瑯琊王長公謂其有佐史之恨未知此書體雖近俗實有結構遒日復見魯公眞蹟尺牘始信風稜峭勁大類其爲人耳辛丑端陽日題

東方朔廟碑

顏魯公爲平原守時立三碑一記平原自古賢守一記顏氏典茲郡者一爲東方朔廟碑鐫刻旣畢幽方盜起

未之立也及魯公南渡胡寇陷城州人埋匿此碑河朔克平別駕吳子晃始掘土舁立廟前前二碑已毀子晃求得舊文重勒之獨斯本實魯公親書上石者也王弇州云舊者今亦弗存矣平原即今濟南府之陵縣碑在城之東北柯古倪君好蓄古人法帖出以示余因憶封氏見聞錄談此甚詳遂考其始末以歸之天啟三年中秋日徐惟起題

顏魯公家廟碑

唐季眞書以顏魯公爲最魯公之書又以家廟碑爲最此碑四面俱書述其祖禰羣從官爵甚悉六一先生集

古錄稱公爲人尊嚴剛勁象其筆畫至於殘碑斷碣僅二十餘字者亦寶愛不棄今去六一復五百餘年則魯公之墨蹟不猶夜光火齊耶天寶中祿山作亂獨平原城守具備常山罵不絕口則顏氏之忠烈萃於一門若論其書豈區區與虞褚輩並重哉

基公塔銘

慈恩寺基公塔銘唐開成四年李弘度撰文僧建初書建初有書名行書學右軍有法余按歐陽永叔集古錄鄭漁仲通志略趙明誠金石錄及格古論弇州集諸書皆不載豈銘石久閟佳城中近代始出人間耶不然前

代數君子攷覈最詳何概未之覩也基公爲尉遲敬德猶子年十七奏報天子始許出家又爲玄奘法師弟子所著疏義一百卷後世鮮有知者唐刻固自難得況出高僧之手大勝今時臨摹智永懷素各本有損眞意不足觀也庚戌臘月爲夷侯題

李陽冰城隍廟記

陽冰篆書世稱縉雲城隍廟記與麗水忘歸臺銘福州般若臺爲三絕此乃宣和中摹本末署立石官爵先尉簿而後丞令亦碑刻中之僅見者也萬歷丙辰秋興公書

玄秘塔碑銘

唐會昌初建玄秘塔觀察使裴休撰文侍書學士柳公權書石刻關中今西安府學也蒼勁秀整風骨稜峭唐世真書如此不數見昔人評書所謂柳骨顔筋豈其然乎斯本首脫裴休名字不能無恨辛丑端陽雨中跋

宋敎興頌

虛儀先生作宋敎興頌唐英書學李陽冰小篆不知刻何處虛儀唐英姓名爵里一時莫可詳觀文意當是真宗天禧元年五月閏立石也國朝藏帖之家如楊文貞王長公甚富跋語皆不及是帖豈幽絶僻壤之地傳者

尠少耶吳元化精六書遇篆籀無弗收此碑正所謂知希我貴者也萬歷庚戌花朝徐惟起題於柿葉廬

韓子五箴宋李寂小篆

秦有斯唐有陽冰宋有寂皆以小篆名家亦一奇也天啟二年中秋徐惟起

趙承旨呂梁廟碑

趙承旨此碑全師北海筆法文甚簡古松雪集遺之是知古文字散落不少先兄惟和向所收得今歸高景倩亦得其所主實此帖之幸也萬歷已酉暮春過景倩木山齋試鼓山新茶因此展玩徐惟起題

一　趙承旨東嶽行宮碑

萬歷乙未冬入吳興訪在杭司理搨此本裱藏趙承旨碑刻在吳興頗多僅得此耳

書畫

張騫乘槎圖

張華博物志謂有居於海上者每歲八月輒有浮槎至焉於是裹糧而汎之遂至天漢之上又按荆楚歲時記則以爲博望侯張騫使大夏尋河源時事二說稍異葢誠不可得而詳者矣此圖墨氣秀潤絹素縝密當爲南宋時筆而題咏諸家又爲國初宗藩名衲詩詞爾雅書

法遒勁每一披覽眞若陟昆侖涉河源游於雲漢之表邱子惟直雅好名墨此卷殆鐵中錚錚者若夫鑒定誰氏之筆則有正法眼在未敢臆評也萬歷庚子夏書於開福蘭若

顧仲方華陽洞庭圖

近代善畫名手華亭爲盛莫貢士廷韓董太史玄宰窮工極變譽擅一時今觀此圖可謂鼎足而立在杭以爲然否丁未春日書於鏡瀾閣

仇實父箜篌美人圖

畫家人物最難而美人爲尤難綺羅珠翠寫入丹青易

俗故鮮有此技名其家者吳中惟仇實父唐子畏擅長

實父作塑篠美人淡粧濃抹無纖毫脂粉氣且文壽承

書其後筆工詞麗譬之茗華琰琬各成其美矣萬歷丁

未上巳東海徐惟起

魏考叔畫北固山卷

今時丹青之技首屈秣陵而秣陵山水卷幅又首屈指

魏君考叔葢其父子兄弟一門皆醉心粉墨代相授受

非尋常率意點染者比瀫水張文明雅善賞鑑此卷爲

北固全景披覽之際不必身登鐵甕城頭望磨笄招隱

諸山而神爽已在天塹風濤外矣文明工繪事每見輒

歎服不置其爲神品可知也萬歷庚戌中秋東海徐惟起書於杮葉山房

陶雲湖嘉蔬圖

先輩楊成玉先生以天順八年進士爲侍御史出守廣陵雅好書畫余嘗見盈行之雪梅長卷爲楊氏故物華亭張中翰天駿所題[illegible]入林夷侯收得之斯圖嘉蔬乃爲郡日寶應陶雲湖孝廉所作儵然有農圃家風東海翁與族弟天駿題其後筆勢縱橫猶唐二張之顛旭也東海翁書名震霄壤然贗者什之七如死蛇挂枯樹生意頓盡都不入眼此卷儼然右軍筆陣圖法至於珠簾

十里瓊花月都屬清風五馬侯尤清麗可誦集不載翁書此詩後二載捐館故晚年之筆愈眞耳楊先生吾邑巵嶼人後昆寖微柯古倪子重裝而寶藏之得所歸矣

萬歷丁巳仲夏晦日徐惟起興公書

沈石田別意畫卷

余嘗慨人家所藏書畫不能傳一二代便爾散落卽賢子孫身紆金紫往往付先世手澤於蟲鼠之餘而不知惜倪汝聲公余友柯古之曾王父也恆往返吳門獲交石田酉室雅宜諸名公得其眞蹟最多此贈行卷歷百餘年猶世守之誠難矣倪氏固多顯者若柯古可謂繩

祖武也萬歷丁巳季夏之月朔徐惟起書

瀑園圖

讀水經而知渭水蜿蜒數千里讀三輔黃圖雍錄而知歷代宮闕池臺之勝盛讀瀑園記而知飛泉懸水雲巒煙岫之奇昔右軍聞成都有秦漢時城池樓觀慨然遠想欲一游目不可得茲園在秦漢故都雖足跡未經披圖亦令人遠想少文喜臥游不待動操而眾山自響耳

鍾隱七賢圖

按鍾隱天台人五代變姓名師郭乾暉畫譜載其姓名而畫不多見也七賢度關世傳粉本頗多然小說家考

褧其人各逞臆說國初夏節親見古圖謂開元冬李白張九齡王維張説鄭虔李華孟浩然同游洛南龍門遇雪而虔圖之也元人曹伯啟有七子圖詩云清潭飄逸事陵遲七子高風世所師公室傾危無砥柱服牛乘馬欲何之又以指晉七賢耳千載之下未有定說幾成聚訟謝在杭曾出示余今屬叔子叔茹收藏爲題其後丙寅暮春之初徐惟起興公跋

林塘幽趣卷

洪武間吾鄉方用方用弘兄弟居城南臺江之陽背山臨流有考槃碩人之志所居扁曰林塘幽趣同時如鄭

助教定王檢討稱王修撰袞周禮部立陳太守申唐參知泰繪圖賦詩皆萃一時名筆正統間用方之子聲道又乞陳副使輝林布政憲續題之方氏之潛德孝思藹然可覩矣方氏先世贅於趙未復故姓字曰用方不忘本也聲道舉宣德四年鄉薦裔孫日葵幼而儒書壯而學佛薙髮爲僧更名如盡瓢笠所致則攜此卷以隨智永之寶蘭亭無以尚之夏日上人過余山齋出此展玩因慨夫世之縉紳學士付先世遺墨於蟲鼠而不知惜者萬歷丁未端陽日邑人徐惟起

空江秋笛卷

吾鄉鄭浮邱先生字孟宣善擊劍工古篆草書陳友定辟爲記室友定敗亡命交廣閒久之還居長樂高皇帝末年徵授延平訓導國子助教著詩數卷曰澹齋集多軼弗傳空江秋笛卷則官助教時乞諸名公所咏題者也卷首篆書吳均者臨川人後亦有詩按撫州府志無均名字但有吳餘慶者志稱其性資清雅能詩文尤喜篆隸眞行草書永樂中薦爲中書舍人凡金石文字多奉敕書之正與浮邱先生同時豈卽均耶畫圖者晉安林質齋爲天順甲申進士雲南憲副林玭之父喜山水人物王恭賦無聲詩趣歌贈之余已收入閩畫記中而

題詩吳勤者南昌人字孟勤楊文貞士奇之師陳仲完長樂人洪武乙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仁廟雅重之林慈字志人亦長樂人永樂中薦爲國子博士郡志稱其嫺於文辭王恭字安中閩縣人復徙長樂永樂初薦爲翰林典籍所著詩籍甚富國初十才子恭其一人也王遠字達善無錫人洪武中以人才舉成祖即位由國子助教擢翰林侍讀學士所著有天游撮稿林志字尚默閩縣人永樂辛卯壬辰解會聯元廷試第二人歷官翰林編修右春坊諭德所著有蔀齋集行於世浮邱以此卷轉贈門人戴弘祚弘齡考郡志稱弘祚名禧永樂辛

卯以儒士中鄉試乙未登進士而寄卷之年正弘祚登
科之日也此皆載籍所可考余所知其詳者獨豫章姜
徵清江謝覲金華邵原性三人尚未深考更七言二律
損其名氏只印章曰清江散人當亦臨江人也遡自永
樂辛卯迄今二百餘年楮墨完好精彩煥發每一披讀
恍然身在滄江浩淼中聽君山老人流商激羽翩翩欲
仙矣向余兄惟和得之以陳伯煒賓月樓合爲一卷作
歌題其殿文踰三十餘秋裝潢未善余今分而爲二正
所謂離則雙美者也天啟六年丙寅初夏三山徐𤇆興
公識於汗竹巢

王子北征卷

吾鄉文獻之盛莫世錦王氏若石溪雙林二公俱以春秋第四八魁聞省同朝爲戸禮二曹郎名德并懋維時與鄭吏部林侍御高傅二山人交最歡斯卷則嘉靖改元二公赴春官時贈行之言也鄭文奇而與高畫蒼而潤林詩古而婉足見古人交誼之重王氏代有顯者卷落倪氏以拱璧珍之又何必子孫永寶爲哉少谷文集載此序稍損益數字不佞於王氏爲世好故考其詳以歸柯古蕃柯古尊人司理公曾受業於王懋宣先生此亦騷壇之衣鉢也時天啟二年壬戌暮春之望溯自書

卷之日恰及百年矣徐惟起題

賓月樓卷

陳伯煒先生名輝爲宋儒北山先生孔碩忠肅公諱之裔也登永樂乙未進士官廣東按察副使有詩名尤善草書家在于山之麓忠肅有園居法海寺左至今名花園有樓曰賓月國初名公多爲咏題林尙默樓記考之蔀齋文集未之載而莆陽狀元林環絅齋集中乃刻此篇豈當時尙默與絅齋同在館閣而代作歟林枝字昌達吾邑尙幹人工古文辭以布衣終作賦在宣德八年去尙默作記之歲越二十六載爾時伯煒宦成而歸矣

伯煒登泰和陳循榜循雖相業人品不足稱而詞翰誠
卷中白眉周孟簡吉水人永樂二年探花官詹事府丞
四明嚴貞者景泰中曾爲福建都轉運使後官至方伯
楊耀宗字世顯晉江人洪武丁卯以明經薦爲韓府長
史其行誼見於泉州郡志待詔高棟侍讀陳叔剛二詩
眞蹟弗存余搜其遺稿得之重爲補錄獨豫章羅震無
從考證蓋國初吾鄉諸公多工四聲稱才子伯煒先生
生稍後與子羽浮邱二玄輩俱不相及惟漫士卒於永
樂癸酉猶有詩翰往返耳嗟夫歲月不留滄桑易變北
山以道學鳴忠肅以勳業著伯煒恢宏家聲擅名騷雅

豈不赫奕當代師表一時歷今二百餘年故居易主試問先代遺跡誰有俯而弔之者而斷箋遺墨猶令人愛慕若此善夫摩詰輞川之詩曰來者復爲誰空悲昔人有至哉言也天啟丙寅初夏重爲裝褫漫識於後

聽竹軒卷

永樂中鼓山黃景洙先生高隱不仕築舍郡居有迎潮亭聽竹軒國初名公咸有咏題八世孫逢祺保守已二百餘年珍若拱璧卷中存庵道人乃陳憲副煇覺非道人乃羅布衣泰也林㫦箴名載郡乘而泰善施伯器向未有聞是知當時作者固多泯泯無傳者不獨泰施二

公耳天啟甲子初夏之望鼇峯居士徐惟起興公題

彭道士畫

圖繪寶鑑收先代能畫之士畧無遺漏而句曲道士彭玄明姓氏獨不載王弇州家藏名墨甚夥而道士之畫亦闕焉遍考載籍鮮有記者惟元季惠安盧圭峯琦有送道士彭玄明歸三茅詩云道人家住湘江曲清夜月明搖珮環出門倒挂九節杖辭家郤入三茅山開籠放鶴橫江去持鉢降龍布雨還擬共臨風吹鐵笛青松白石往來閒又泰和劉槎翁崧題華陽彭玄明所畫秋山圖云我不識華陽彭煉師見畫雲山想句曲數峯暝色

入遥浦六月泉聲動幽谷紫霞樓觀當落日似有幡幢出林木海邊鰲首戴雲紅天際蛾眉拂秋綠昔聞天臺雁宕相鉤連雲氣來往駕飛仙斷橋溪澗路如棘嗟爾策蹇歸何年秋風湖曲波如煙我思東泛吳江船買魚沽酒綠荷渚吹笛夜下松門前便尋煉師覓玄鶴卻訪華陽窺洞天又廣陵成居竹原常贈茅山彭煉師云坐對三峯絕俗緣羽衣蕭散即神仙幾年大洞傳眞籙十日清齋讀內篇采藥每行清澗底散花多盡白雲邊精神鍊得如冰雪妙入羲皇太古先以三公之詩觀之則道士本楚人而出家於茅山精玄理兼擅丹青之技者

也斯幅乃畫子房圯橋進履圖重岡複嶂筆力蒼健宛有唐宋大家遺意舊爲林民部所藏余友康君元龍收得之每一展玩輒心賞焉康君既歿二十年不復再覩比來康郎守廉爲余東牀壻始出諸篋笥爲之重加裝潢因考其事蹟而題其端云時天啟二年春仲三山徐㶿興公書於綠玉山房

文衡山雜畫冊

萬歷丁巳夏五霖雨經月無人不興愁霖之歎六月朔日忽陰雲盡斂晴旭射窗牖閒倪柯古攜觴具酒餅過我竹中時盆蘭盛開秋海棠初吐掃地焚香意況甚適

徐出文太史雜畫共賞畫饒意詩饒韻書饒態正不必拘拘一律各臻其妙時商益和趙子含同觀皆歎服不已二子亦能畫宜其有當於心耳漫書以紀一日之會

東海徐惟起興公

文氏父子書畫卷

昔趙文敏雅善書畫而子雍能畫繇能書時稱一門之盛歷數百年能追蹤文敏者其惟雁門父子乎披展之餘前喆之風流可挹誠爲文氏碎金矣評者謂畫勝草草勝隸皆偶然耳若曰青出於藍吾未敢信也丁巳杪秋徐惟起題

吳門二十家書畫

世宗朝吳中翰墨甲天下此卷得二十家一時雲集可謂玄圃積玉種種奇珍矣汝南兄弟不工書其一出祝京兆之筆其一出文太史之筆而蔡九逵一篇又似王履吉代錄者誠希世之寶也嚮屬先兄惟和所藏失去者八九載今展轉而歸在杭不惟諸公得異代之知已而先兄亦可以少慰於九原也萬歷丁未上已徐惟起書

諸家扇面書畫卷

前輩不甚玩弄佳扇先君雅好詞翰而扇上名家字畫

往往愛而重之先君弗祿伯兄檢篋中若干幅擇其善者裝一卷且自爲跋不惟存手澤且志孝思也夫先君之扇多薰金而字畫亦未神妙愚兄弟寶若珠玉卽有厚値求之斷不忍棄詎伯兄忽爾捐館其所藏字畫扇子皆海內名墨肉未寒遂不能存其一二惜哉甲辰六月[illegible]惟起題

顧道行畫卷

顧道行詩畫書在吳中稱三絕挂冠歸田一意翰墨余於壬辰歲謁先生於諧賞園先生亦謂孺子可教款於園中文酒朝夕乙未復遇先生於苕溪旣而來往姑蘇

必造先生廬此卷乃先生見贈者未幾先生下世殘山剩水令人興酒壚之悲先生有子慶恩世其業米有元暉趙有仲穆先生曾追蹤於昔人矣位不滿德吾不爲先生惜也萬歷丁未夏朔旦徐惟起題

蔡端明眞蹟

宋人皆稱蔡忠惠書爲本朝第一頗自珍惜不妄與人流傳五百餘年得公眞蹟者不數家王弇州最號博收僅得安樂扶護二帖秀水項氏亦廣蓄前代法書亦只二帖文太史臨刻停雲館則公之眞蹟不啻龜鬚兎角矣公吾閩人閩人得公書尤少此帖草書二詩神采筆

鋒一見奪魄宋紙御印觸手一新即停雲所摹遠不及也歐蘇二公意不可一世而獨推轂君謨善書載觀此帖名下無虛信哉謝在杭多藏墨妙此又爲謝家第一寶萬歷己酉孟陬徐惟起

朱文公城南二十咏

考亭夫子恒兄事南軒先生南軒搆城南書院於潭州嘗賦二十咏考亭爲之跋云久聞敬夫城南景物之勝未得往游其間今讀此詩便覺風篁水月去人不遠及乾道三年丁亥八月始訪南軒於潭州留長沙者閱月遍游城南諸勝道中所得詩二百餘首名東歸亂稿則

二十咏正此時作也南軒墨蹟不復見楊㢘夫爲補書之二公倡和喁于追蹤風雅似不專以心性相砥礪也數百年間卷易幾家而歸在杭可謂得其所主矣攷文公集中涼漲平湖水作綠漲朱闌跨水橋作小橋瀨彼澗中石作潄彼又舞雩千載事作千載意千里夢相尋作夢難尋前喆詞翰不敢措語僭爲窺其年歲攷其異同以質在杭焉萬歷丁未孟秋晉安徐𤊹敬題

張秘閣誓願疏

天啟二年仲春晦日林異卿見貽此帖余正翻檢前代碑本遂以東坡馬券及米襄陽龍井記酬之徐興公識

趙松雪天冠山二十八咏眞蹟

元仁宗嘗謂侍臣曰趙子昂人所不及者數事帝王苗裔一也狀貌昳麗二也博聞多學三也操履純正四也文詞高古五也書畫絕倫六也旁通佛老之旨造詣玄微七也子昂於大德己亥改集賢直學士行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越十年爲至大庚戌始召入京拜翰林侍讀學士此卷迺遊信州鬼谷洞天二十八咏始爲提舉時所作也道士守中至京師當是庚戌之歲也卷中詞翰絕代信如仁宗所稱高古玄微者焉守中能知愛重乞書爲仙館清玩此與山陰籠鵝何異哉余見吳興小草

贋本什九惟陳履吉二體千文謝在杭與上人二札爲最此雖稍遜陳謝所藏亦猶西蜀之視吳魏耳林道燕道魯嚴於鑒賞定不以吾言爲疑也萬歷丁未暮春晦日東海徐惟起書於綠玉山房

鮮于伯幾趙子昂張伯雨書卷

元季詞人輩出翰墨之工可超宋軼唐大德延祐間海陽有鮮于伯幾吳興有趙子昂高視一代即二公亦自相推許子昂哀伯幾詩有云錦囊裝玉軸妙絕晉唐蹟臨池學古書池水欲盡黑虞學士伯生亦云翰墨軼米薛而有餘風流擬晉宋而無怍是以吳興公運畫沙之

錐刻希世之玉使千載之具眼識二妙於遐邈二公書名之重於當時也如此張羽士伯雨雖晚出私淑妙得書家上乘使其與二公同堂比肩安知其不爲魯衛之政乎在杭合三家書爲一卷片鱗隻羽自是奇珍萬歷丙午冬日與陳伯儒馬季聲同觀二君俱善書咸嘖嘖歎賞信知名下無虛者也徐惟起題

鄭少谷詩卷

倪柯古收少谷先生墨蹟數幀似是高傳二家故物合而成卷最後林納言跋語實從他處移入所謂集翠爲裘者也懸竹賦及大田讀黃伯固詩皆嘉靖癸未秋所

書者先生以是年臘月下世賦云嗟芝蘭之難榮詩云當年分即死此日已云遲詞意感愴得非語讖曰先生化且百年斷金殘璧爲世所珍語曰人生非金石榮名以爲寶其先生之謂乎萬歷丁巳夏徐惟起跋

鄭繼之手書

鄭少谷先生以詩名於正嘉之際海內知鄭先生者詩耳不知先生之精於理數之學也此編自易數河洛洪範田制算法禽遁車服無不究心又手自鈔定先生之學豈尋常口耳章句乎哉惟和兄嚮收得之寶若拱璧俯仰又踰十年春日和暢偶與謝在杭翻檢遂求在杭

跋其後而余亦記數語永寶藏之萬歷丁未三月東海徐惟起

文太史仿宋四家字卷

宋四大家書各自成佛作祖不以摹臨爲工文太史戲爲仿效於豫章得其神於眉山得其意於襄陽得其格於莆陽得其形然莆陽書如翔龍舞鳳爲宋代第一手自是難效太史四時清和閒適可當山林清課柯古於四者頗有合宜三復之萬歷丁巳夏書於荔軒中徐惟起

文待詔尺牘卷

古人交與毋論師弟朋友一本於質實無文雖近而咫尺遠而千里尺一往還直敘情愫而已閱文待詔先生諸札前輩敦厚襟期自可想見濫觴至於今日吳人飭牘於閩必武夷君十八孃不去口實何所裨於交誼之重蒲澗鄭公名鵬先爲吳郡廣文待詔爲其門下士東皐倪公名鏡官工部主事待詔友也至於書法之工古今有定評烏用贅矣萬歷丁巳季夏之朔東海徐惟起題於柯古陸楂館

謝在杭家藏王百谷尺牘

百谷先生以詞翰雄吳中片楮隻字人爭寶惜在杭王

辰成進士初任爲吳興李官隔姑蘇僅一衣帶水牘來筒往朝發夕至以故在杭所得獨多自壬辰以迄丁未逾十有六載詞壇氣誼爾汝交情每一披誦宛然在目且書中往往齒及不佞姓字始知先生不獨篤軒冕之交而已今先生年已近髦來日苦短後有飛鴻嗣而續之可也萬歷戊申秋日徐惟起

文壽承隸書千字文

古篆以降則爲隸書漢唐碑刻儼存古意先哲如閩高廷禮吳徐子仁庶幾近之至於文氏父子一變其法則家摹而戶勒之縱稍異於漢法而秀雅自不可及余愛

學書尤喜隸古此刻實與古人頡頏未可以晚出而耳食也戊戌歲永嘉黃道元寄惠黃亦精隸書辛丑夏五識

文國子眞蹟卷

本朝詞翰之工推吳中文氏壽承運筆逸放有天然之趣斯卷前一幀酒官國學時所選講章後一幀乃頌胡中丞武功雖草稿不經意而未嘗失書家矩矱也在杭廣蓄法書斯卷亦鐵中錚錚者但可自怡悅不堪與俗人見耳萬歷丁未春日東海徐惟起識

南中丞爲汪明生書詩卷

昔子美入蜀與嚴節度交最歡當時賡酬之什千古傳誦明生入閩爲南中丞公重客一唱一和于喁互響明生言旋東郡中丞手書年來贈答之詩詞翰雙美語云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三復此詩不無忻慕天啟乙丑朱明之月三山徐𤒹書於荔奴軒

楊太史延津八咏

楊太史叔向以翰林編修外補閩省少參請告家居十年復起爲參知政事兩駐節劒州嘗賦延津八咏手書勒石太史詩類錢劉字法義獻不佞於己亥歲侍先生於延津先生忘分下交周旋數載八咏詩曾屬余爲和

兹先生下世又數載每一翻閱不勝西州之感余生平以詩文受知於楊先生最深此帖當世世寶之萬歷丁未送春日東海徐𤊹興公跋

傅木虛丁戊山人詩卷 侯官傅汝舟丁戊山人稾

吾郡二百年來能書之家指不數屈國初孟揚廷禮二太史及浮邱黃山伯煒諸公兼長八法駸駸入晉人之室名重當時洪宣以降不聞有能操觚者成化中有林州倅景清宏治中有邵尚寶文恩皆運筆圓勁可方古人世無知者嗣是鄭吏部繼之傳處士木虛承其統緒繼之專學聖教木虛稍變其體筆力蒼古可與繼之雁

行愈老愈工此卷乃晚年所書雖不能擬國初成弘之奔逸生動而嘉隆之季殆無以過之柯古倪君收藏名人墨蹟什九吳人木虛先生詩品兩絕甯復以家雞視耶後六十八載偶與柯古閱而賞之敬題其殿萬歷丁巳仲夏徐𤊹興公跋

謝在杭千字文草帖

千文草帖起於懷素智永後有趙子昂文徵仲王履吉各傳搨本書則同文筆實異運在杭爲性沖書此卷雖參用前人草訣而筆格一以鍾王爲宗信如美色之不同貌名花各有其態者也近時好事家往往高價市縑

素展轉乞貴人書貴人亦不自知其醜肆爲塗鴉羣傖咸耳食覩爲珍玩可發一笑性沖意頗異是故余喜爲之跋葢兩重之也萬歷丁未夏日徐惟起

謝在杭書太平廣記十一段

子敬書名震霄壤而侍兒桃葉能作小詩數句後世侈談之然未聞其乞主翁八法爲珍玩也在杭工詞翰而愛姬桃葉能占四聲親彤管又時時出縑素請揮毫寶逾珠琛誰謂古今人不相及耶在杭書此卷時正爲東郡李官方騎馬逐紅塵中猶乘暇對粉黛作小字滿紙恐子敬風流未能勝此萬歷丙午初春書於秦淮客舍

吳氏清愼軒記

余觀先喆墨蹟最多往往傳一兩世便已散落不可復得雖號好事賞鑒之家鮮有收其祖先手澤以爲珍玩者此卷年踰二百家傳八代縱剝蝕蟲蠹之餘而前輩清愼高風宛然如見元化慶其獲歸知所愛護可謂無忝爾祖者矣

湯堯文書指

近代行草書吳中推董太史玄宰浙中則湯司馬堯文也堯文書指得運筆三昧余不敏妄意臨池每一披覽始知學書之難不敢措手矣萬歷甲寅初冬惟起題

又

湯堯文官贛州二守吾鄉倪愛卿先生官贛州司理與堯文爲寮友倪氏所得堯文書甚多柯古出此見貽雖曰墨本而筆鋒圓勁不減眞蹟蘭亭聖教卽墨本佳者亦自難得此帖殊有右軍遺意實書家之正脈也乙卯花朝與公又題

辥寅父墨蹟

吾鄉嘉靖中推詞翰雙美必首辥公寅父公與先君子交莫逆家中所留墨蹟頗多伯兄惟和曾掇拾而序之此冊乃余近年所得者其詩大都與余家所留相同但

書法尤蒼勁可愛且又有林沙溪邵青門二公題跋林邵俱能詩亦先君子執友並識之萬歷甲辰夏初後學徐惟起書

彭將軍忠義堂記

當文皇定鼎時吾閩彭伯輝從龍有功授金吾衞侯其勳伐載籍無所考鏡觀同時諸公爲詩若文則將軍之忠義藹然見於詞章矣余考林蔀齋集云將軍雅好文多蓄書畫而王皆山有題彭韞玉秋山行旅圖高漫士題彭指揮畫有靜裏圖書捲幔看之句乃知將軍固名士爲時所推重不獨以武功顯者也傳一百餘載而名

公鉅卿墨蹟種種臻妙宜柯君寶之若夜光也偶與林子寵陳子鴻李子岳陳子衎展閱時天啟癸亥重九日

徐𤊹題

重修吳興令黃公生祠記

余處士字學米元章黃公生祠記尤有風骨乙未歲偶客吳興搨此本蓋黃司寇之治行王司寇之文章並重足稱三絕云

錢翼之書卷

吳郡錢翼之名艮祐博學工詩尤精篆隸文宗時嘗被旨書農桑撮要大學衍義廷臣交薦宜館閣不報至大

閒署吳縣儒學教諭既代輒不復出自稱江邨民虞伯生答翼之詩云吳郡名書盛有唐流傳風致到錢郎閉門三日梨花雨編寫千秋柿葉霜可以想其逸韻矣在杭此卷爲臧晉叔所貽筆勢所至天機自來使吳興公見之亦當避竈而煬者也萬歷丁未元夕書

莫廷韓詞翰

廷韓書法俊逸都從米襄陽中來吳人貴其尺幅無論累牘也廷韓年不永而筆力精到晚歲尤工前後詩札徵有同異信乎筆隨年老者矣偶過鄧道協雪堂出此並董玄宰黃白仲二家書同觀足稱鼎峙戊申季夏徐

惟起題

謝子像詩

金陵瑣事載子像遊寺云深林下馬蒼苔滑野寺入門秋爽多又云春雨洗山諸寺近秋花薰夢一樓空集中俱不載顧華玉墓志亦祇引二句想亦無全篇也然子像佳句甚多不特瑣事所載耳時天啟癸亥秋日題

謝子像名承舉號野全先生八歲能詩長自放於山水文酒之間詞鋒飈發有所賦遡引筆疾書輒盡數紙子少南傳其家學由春坊司直爲河南參議天啟甲子重陽後又題

黃白仲草書卷

白仲善書頗自珍重不輕與人而余交白仲十年未嘗得其數紙憶余在吳興時正與白仲相値遂爲在杭書此卷龍飛鳳舞之態橫逸筆端偶爾展閱不勝山陽之愴丁未初春徐惟起跋

黃白仲西湖放生頌

憶乙未之歲汝高督餉入浙駐節虎林而余日在公署白仲時時過從三人交最歡也西湖放生頌正爾時所書迺婉豐媚神采煥發汝高歎賞不已越五年而白仲化又五年而汝高化墨蹟宛然骨血安在河山之感不

於酒壚而於緗素也萬歷戊申初秋朔日徐惟起題

先君子手書詩卷

先君子喜爲詩而不苟作萬歷辛卯之秋先君年七十有九耄矣忽一日召熥𤊹諭曰汝輩俱以四聲馳譽吾心甚喜家學不墮是在汝輩然吾生平有得意詩百數篇可出長箋吾爲汝書之熥對曰正兒之所深願而不敢請者也先君遂檢舊稿日書數首而𤊹常侍筆硯未幾紙盡未續而先君疾作不起以故歸田以後詩未及錄嗚呼不肖倘忍披讀乎哉先君平生之詩頗夥熥曾彙刻一帙而此卷纔十之二三耳禮云父歿而不能讀

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況先君精神所寄累牘連篇而不致愛致敬乎俯仰之間一十五載天晴暴蟫出自篋笥敬識於末付陸兒寶藏之乙巳夏日不肖男勱拜手恭跋

伯兄詩卷

昔陸雲贊平原文謂君苗焚其筆硯王縉掇拾右丞詩表而進之於朝家庭之間自相敬慕先伯氏年不稱德時論歸美卷中諸詩大類劉文房許丁卯而書則效法聖教興福稍雜以行草林異卿喜摹古帖得書家三昧極賞伯氏書有古意從王元直求爲珍玩偶出相示載

一披咏不勝人琴之痛因爲之掩卷天啟改元花朝題

林方壺先生爲諸生日與先伯兄有投分之誼先生登第出守茶陵遂爾仙逝先兄聞訃有詩哭之云文章自昔擅名流二十分符楚國游正羨雲逵方發軔誰知夜壑即藏舟魂隨岳麓家何在淚灑湘江恨豈休華表鶴歸歸未得雲陽山下不勝愁賦此詩時先兄年才有二十三也先兄既歿余爲選梓幔亭全集盡棄其少作偶檢存稿書呈異卿異卿又當愴然耳閏二月十日又題

自書普門品救苦經

京口金山大江中巨鎮也住僧成穩以萬歷丁未秋入

廣州募化檀香一片二百斤載至惠州西湖永福寺刻觀世音菩薩一尊歷數月而功德完滿𤊹方有惠陽之遊禮拜閒獲瞻莊嚴妙相謹發誠心手寫普門品救苦經共一軸納之肚臟誓了弘願匪求福田時冬十一月二十一日南贍部洲福建福州府閩縣善男子徐𤊹薰沐和南書

爲周九倩題周文姬尺牘

文姬尺素婉麗有情徐淑之答秦嘉不啻過也九倩攜以自隨足當舞裊歌扇又何必恨章臺弱柳爲他人所折耶壬子閏十一月東海徐𤊹題

宣統二年夏六月

新陽趙詒琛校刻

癸丑夏六月遭亂板燬甲寅孟春重刻

重編紅雨樓題跋卷二終

吾閩興公紅雨樓集未受梓此題跋一卷是從稿中錄出者尚未備異日當廣徵并全集編刻以永其傳未知得如吾願否興公題跋最精確惜多散逸裒之正未易耳林佶識己亥六月之朔書於警露寓邸

吾閩藏書之富前朝洪永間無從參稽嘉靖以後始乃歷歷可數陳方伯公暹馬恭敏公森林方伯公懋和王太史公應鐘炳炳麟麟後先媲美乃馬公季子能讀父書陳公後昆寖微散如雲煙林王二公捐館未幾書盡亡失雖丹黃批點句讀俱在而全書飄蕩四方者不少吾閩先輩間有得者珍若拱璧厥後如

陳一齋季立鄧參政汝高謝方伯在杭曹觀察能始
徐興公惟起皆有書嗜陳盡燬夫人之手鄧裝潢整
飭觸手如新謝鋭志搜羅不施紅黑曹丹鉛滿紙枕
藉沈酣究之秘本奇編連牀充棟參訛訂異前題後
跋惟興公先生蒐討爲最也又幸有器之存永二後
人維持保護故雖輾轉流遺仍皆存之吾閩鄉先輩
家終未湮沒也不佞仰企前人潛心購覓幾廢寢食
得徐氏汗竹巢緑玉齋宛羽樓紅雨樓藏本什有二
三不啻如當日閩先輩之於陳馬林王四先生所寶
所藏之書也獨是興公先生善聚善讀用心精勤之

處余欲與天下人共知之遂掇錄題跋若干首先付梨棗別爲初編云嘉慶三年歲次戊午重九日侯官鄭杰書

明閩縣徐興公夙負才名所著有筆精榕陰新檢又有紅雨樓書目讀自序云予少也賤性喜博覽嘗取父書讀之覺津津有味既長稍知訪輯然室如懸罄力不能舉羣有也會壬辰乙未辛丑三爲吳越之游庚子又有書林之役迺撮其要者購之因其未備者補之更有罕覯難得之書或卽類以求或因人而乞或有朋舊見遺或借故家鈔錄積

之十年合先君子先伯兄所儲可盈五萬三千餘卷存之小樓堆牀充棟頗有甲乙次第鉛槧暇日遂倣鄭氏藝文畧馬氏經籍考之例爲書目四卷可見儲藏之富惟文集未曾付梓順治己亥林吉人手鈔題跋一百四十餘條並識緣起裝成四大冊藏費莫丈文治庵所荃孫錄副藏篋中三十年矣時時檢閱奉爲導師光緒丙午十二月吾友況君夔生於金陵市中得汪韓居刻紅雨樓題跋一冊荃孫借校所刻僅八十七條鄭君昌英輯而序之不但與林輯不同並不知吉人曾鈔行之者荃

孫因取兩冊分類合編共成上下二卷二百二十二條雖非全集然所藏美富畧見一斑荃孫前得筆精後得紅雨樓書目今又得題跋一卷合之林鈔彙編成帙與興公洵有宿緣矣吉人名佶號鹿原康熙三十八年舉於鄉五十一年　欽賜進士授內閣中書家多藏書徐乾學鋟通志堂經解朱彝尊選明詩綜皆就傳鈔有樸學齋集集中上御史某公書某海陬賤士荒學無狀年來過不自量購求儒先集錄毋慮數千卷幾及龍峯徐氏之舊而家亦緣是愈貧荔水莊池半屬他姓又有青兒

得鼇峯徐氏遺書五十種錄其目與跋至京邸喜而有作詩昌英名杰侯官人乾隆貢士其藏書之所曰注韓居藏書數萬卷分二十廚貯之以東壁圖書府西園翰墨林誦詩聞國政講易見天心爲誌並刻注韓居叢書此跋卽編入叢書二集臘鼓聲中校核同異編目既畢晨雞早唱亦守歲一佳話也光緒丁未元日繆荃孫跋於叢鈔堂

崑山趙君學南以近刻家筱珊同年重編紅雨樓題跋二卷屬余與惠農覆勘以成定本余按徐𤊹字惟起又字興公閩縣布衣與兄熥字惟和齊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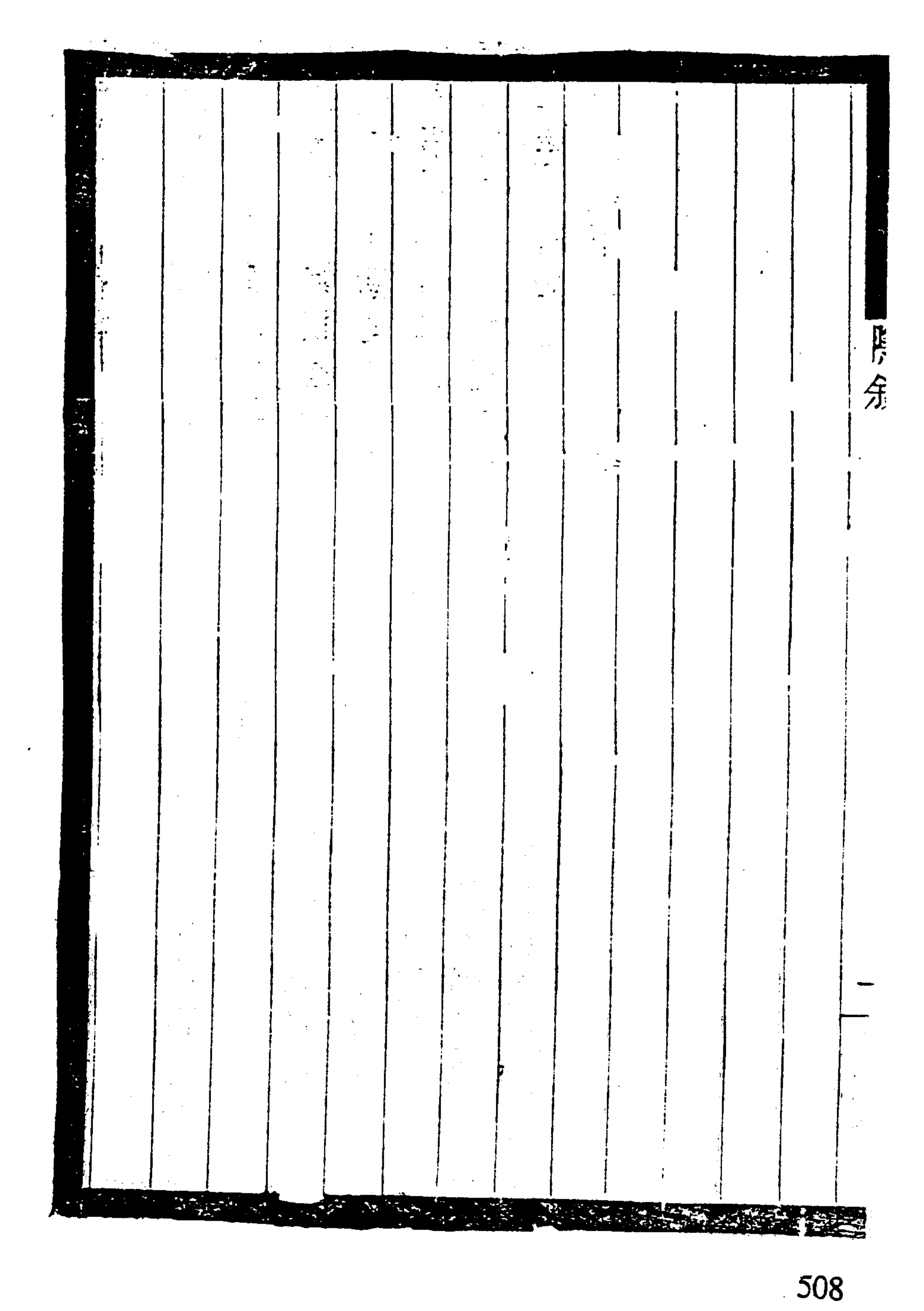
列朝詩集小傳云興公博學工文善草隸書萬歷閒與曹能始狎主閩中壇坫著筆精榕陰新檢等書以博洽稱於時明詩綜述南損齋云興公聚書至數萬卷所居鼇峯山麓客從竹閒入環堵蕭然而牙籤四圍縹緗之富卿侯不能敵也靜志居詩話云興公藏書甚富大半點墨施鉛或題其端或跋其尾故所作典雅清穩屏去纖浮淺俚之習此興公題跋二卷合林吉人所鈔鄭昌英所刻分經籍及碑帖書畫以類相從共得二百二十餘條條末各有年月起萬歷十三年乙酉迄崇禎十五年

壬午前後計五十八年亦可見收藏之富搜討之
勤矣惠農亦嗜藏書而不全者十居六七偶得配
成欣喜無似正與興公跋語中有旨趣相同處因
附及之宣統三年辛亥閏六月鎭洋繆朝荃謹識
重編紅雨樓題跋二卷明徐𤊹撰𤊹字惟起又字
興公閩縣布衣其事蹟見於錢牧齋詩集小傳周
櫟園閩小紀等書今第就跋語攷之事物紀原條
云崇禎庚辰仲夏七十一翁是興公之生當在隆
慶庚午以次類推則石鼓墨本跋語末署萬歷乙
酉爲興公十五歲作萬印角閩游草跋語末署崇

禎壬午爲興公七十三歲作可知也牧齋云興公在萬歷間與曹能始狎主閩中詞盟崇禎己卯偕其子訪余山中約以互收所藏能始聞之欣然與同事遭時喪亂興公能始俱謝世余按能始曹學佺字順治丙戌死唐王之難距崇禎己卯僅八年距壬午僅五年耳宣統辛亥閏六月惠安鄉農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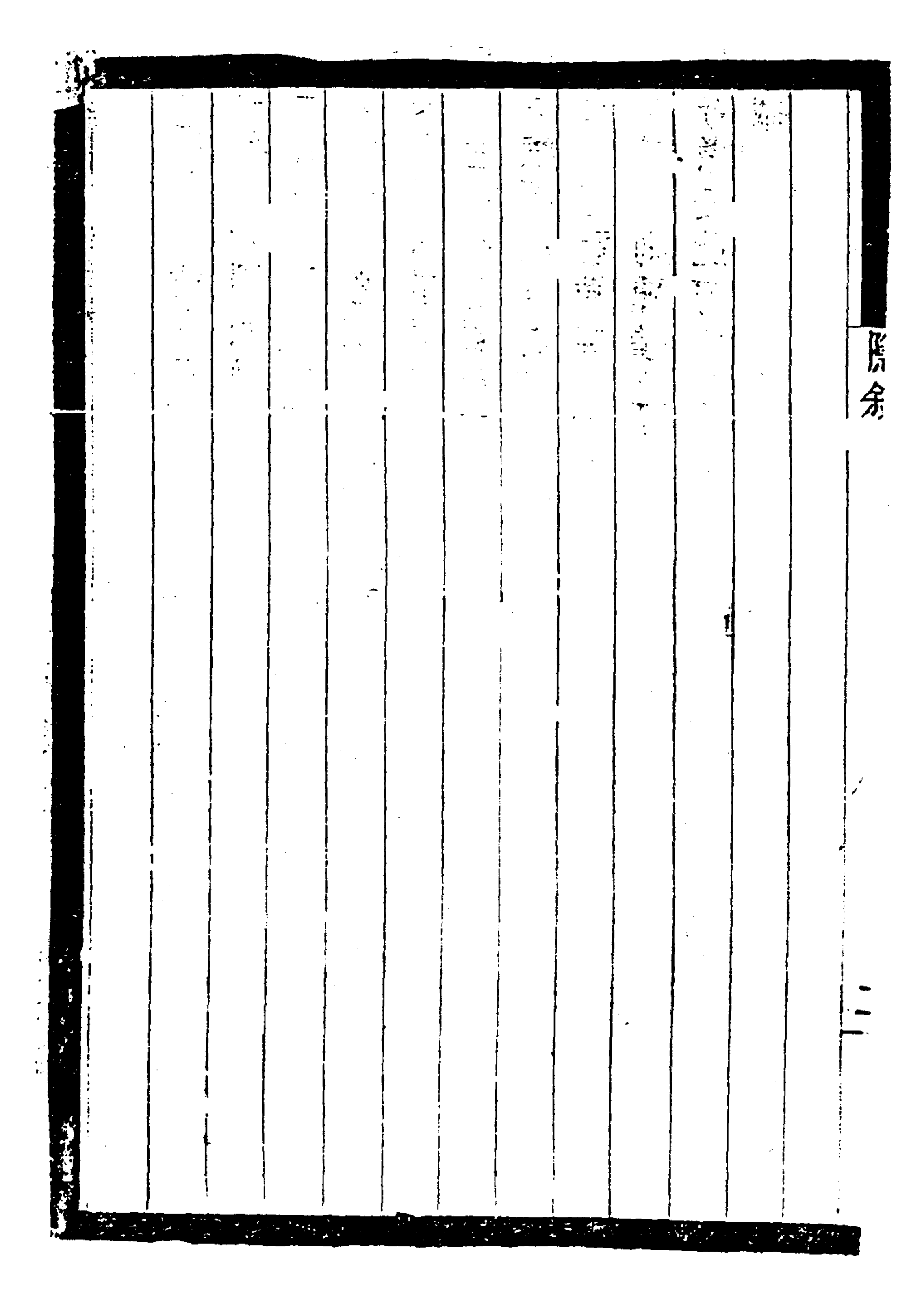
叙

吾友毛子晋負妮古之癖凡人有未見書百方購訪如縋海鑿山以求寶藏得即手自鈔寫糾訛謬補遺亡即蛛絲鼠壤風雨潤濕之所靡敗者一一整頓之雕板流通附以小跋種種當行非杜撰判斷硬加差排於古人者蓋胸中有全書故本末具有脈絡眼中有真鑒故真贋不爽秋毫無論寒儋嗛腹之儒駭未曾有雖士大夫藏書家李邯鄲宋宣獻復生無不侈其博而服其鑒也故叙而行之眉道人陳繼儒題於頑仙廬崇禎仲春二十日燈下



叙

叙題跋書昔人每游戲取務如蘇長公黃涪翁劉後村諸公妙處多見於題跋然不過襲詞賦風流之一派耳子晉不盡然也子晉自甲子以來校刻經史子集及唐宋元名人詩詞凡二百餘種每刻必求宋元善本而折衷焉或爭勝於前哲或兼俟之後人輒跋數語於篇終俾讀者考其世知其人非僅僅清言冷語逞詞翰之機鋒已也予讀其書必錄其跋積有若干則山居寡歡輒以披對如親串昔太史公作史記著有論贊讀論贊而紀傳之意備矣予謂不及讀汲古全書者請讀其跋語可乎然卽其所刻種類之後先爲纂集畧無詮次也海內氣類有同予好者於此可以窺子晉之一斑矣崇禎癸酉春拂水山樵李穀識



敘言

蓋緹緗弗富者不足訂柳卯之譌識力不張者難以悟桃萊之失慨自簡編雖夥共秘青箱間有流行金根誤改海內綴學之士莫不搤擥於茲思得一充汗之儲加閒持之慧者起而仔肩其任開示後來焉兼而兩之竊有人矣海虞子晉兄者圖書耽嗜性莫能遷雅好既純奇緣巧集以是鴻文秘冊皆不脛而前而蠹嚙鼠餘更時靈合豈鬼神湜異陰相之然抑歷禩文人敷歟餘蘊現身而出也耶余幸承清舉見其偶獲一編則靜暢綿宵頓忘食息欲流布一集見其含咀英華披尋參錯既徧窮於繙閱復取斷於文心歡惜不禁平章斯在遂濡筆墨跋以數言綴之篇終供其來葉積時成帙彙作鉅觀使覽者釋疑團而拓陋痼弭所恨而飫所望眞監可神契千秋橫可締交九囿矣非侈語也敢以見聞質諸同志鹿城社弟孫房題於湖南之寶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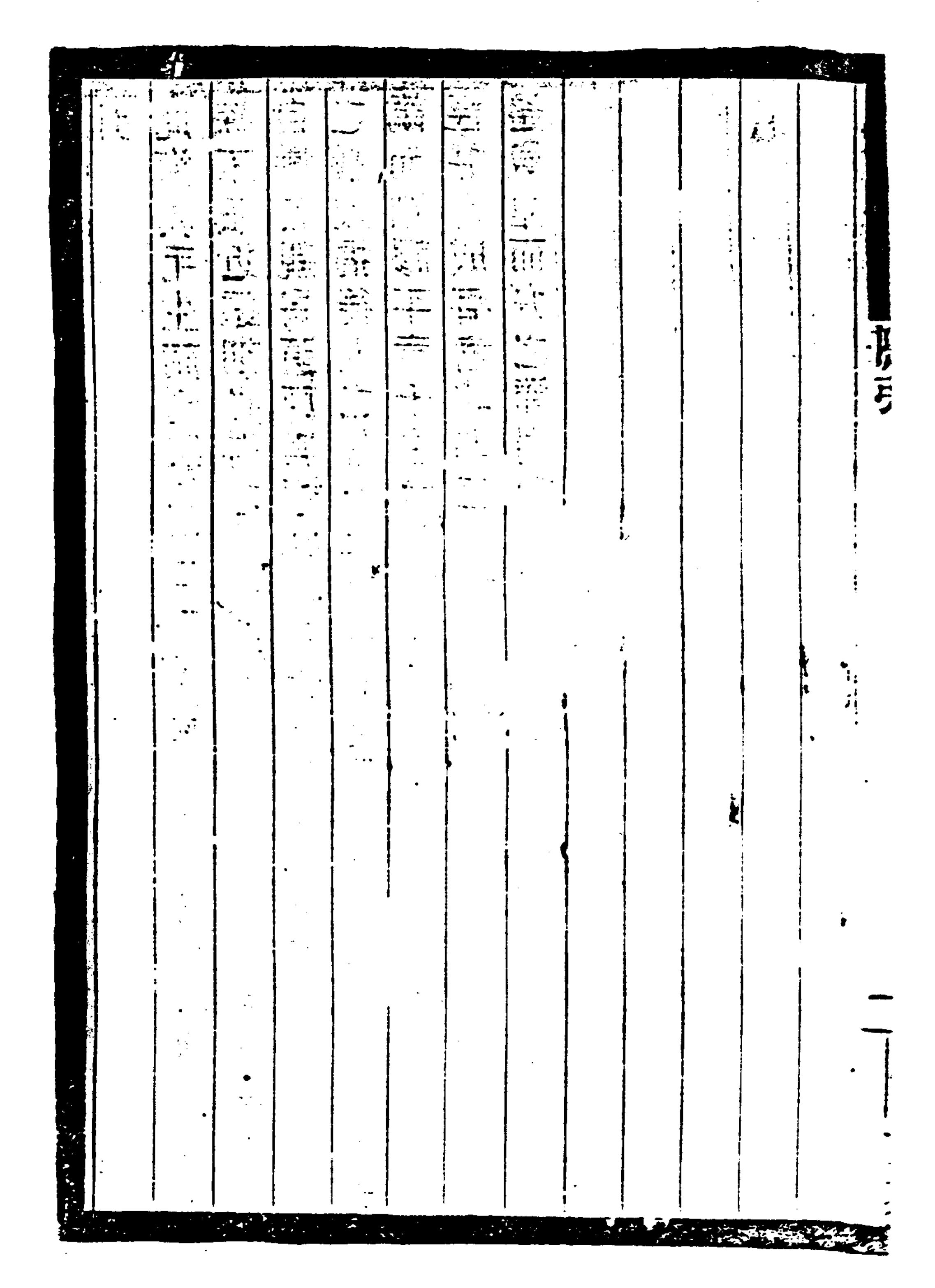
齋

毛子晉諸書跋語題詞

子晉居琴川七星橋下好淫書中通而貌叡寓目流覽輒能濯秀搴靈津津自立門伐與賢豪長者揚扢上下輒喜嘉惠後學以示來茲剞劂者肩摩而進懸之國門海內悉知有毛氏書云諸所鐫刻亡慮數百餘家上得之金題下得之醬瓿顯得之傭肆奧得之橋山劍舄之間一縱一橫披賞跌蕩或芟薙其蹖駁或補亡其滲漏或考蹠其贗譌片語單詞往往發人所未發而又按之紀載弗以聰明小家自逗觀者一再行不自知其口噴珠而目流虹也昔班彪網羅子史父黨揚子雲以下咸造其廬張華好讀異書天下奇秘皆在華所一時名宿若摯虞輩皆資華之善本以取證焉公能頫洞汲古傾不貲之橐以善世頓令千秋作者與今時之喆士瘖瘵謦欬而磅礴無涯其藻署也泓其風澤也遠咄咄子晉度越一世無兩矣延陵友弟夏樹芳識

引

此海虞毛生諸刻跋詞也生於書無所不窺闢一奇書旁搜冥探不限近遠期必得之爲快然不以秘帳中而以懸國門必手自讐較親爲題評無憾於心而始行於世今觀其跋或剔前人之隱或揭後人之鑒或單詞片句扼要而標奇或明目張膽核譌而黜謬平章千古會萃百家用意良已勤矣倘所謂竊書成淫好奇成癖者非耶每一披閱擊節賞歎嘖嘖不忍捨去因爲題數語而弁之簡端濟南王象晉題於海虞公署之恒足堂



毛子晉諸刻題跋引

子晉既刻其所藏書若干種各爲之題辭行世矣友人愛其書尤愛其題辭勸子晉盍單行之於是又有題辭之刻書之有題辭也昉劉向較上叙録以數言言作者著書大意惟簡質精確爲得體後世若晁公武讀書志陳直齋書録解題稍近之若曾子固諸書録汪洋辨博如序論然既失之其他蘇黄書傳跋寥寥韻致言取自適未必盡中於其書尤去叙録遠矣今子晉語雖多儁不爲蘇黄之佻辨雖多詳不爲曾氏之冗大抵原本晁陳兩家以持論爲主而微傳之綵績以合於都水氏序録之遺則信可傳者宜同調之多愛也世人嗜高文大篇往往不如其嗜短行小藻擊節吟咀不能已雖俗好之偏有然迺吾謂子晉自雅足當之友弟海鹽胡震亨識

跋引

文章家取要言不煩以少爲貴者立三格曰贊曰銘曰跋皆具體而微譬諸蝘蜓以分寸之身頭角四肢宛然屈信變化與神龍無異非所謂小之可以敵大也夫贊與銘祇擬一人拈一事面乎形勢出我剸裁惟行止自如而已至若文跋者則士生千百世之後而誦讀千百世以前之書乃神與之游意與之接聲心皆與之應和欲寥寥數語通部會歸偶揭一端從來未發是非手眼明快胸次玲瓏必不能置喙瑜瑕而苴補缺陷儼當時作者留此餘地以俟後人成之不然何樂贅疣爲也麟之仁物也於趾則全麟在趾麈之引羣也於尾則全麈在尾典籍之幹旋也於跋則全經在跋宋之蘇長公山谷老人陸放翁每每擅斯勝場我明則鳳洲先生有讀書後近屬吾友毛子晋爲子晋家類積書嚴凡遴善本而海內所寡者必梓之以公同好既授

梓矣嘗搜剔古人不刊之秘旨不罄之剩義綴諸末簡標如月星耀若珠貝令人弗掩卷而興嗟誠快心矣漢高帝之撼秦若項也韓彭蕭曹亦無不偉然奏績列坐分功獨婁敬以都關中一節爲喫緊故不勞弓刀血戰而賜姓班爵與諸將埒何也敬蓋籌之熟矣予晉跋書嘗賤此術其二十一云中之婁敬也人其始之否謹叙天台摩訶衍人正止撰於寶月堂

題跋目錄

跋追昔游集
跋金荃集
跋香籢集
跋珠玉集
跋六一集
跋樂章集
跋東坡詞
跋山谷詞
跋淮海詞
跋小山詞
跋東堂詞
跋放翁詞
跋稼軒詞

跋家世舊聞
跋西京雜記
跋東京夢華錄
跋五色線
跋洛陽伽藍記
跋甘澤謠
跋芥隱筆記
跋搜神記
跋異苑
跋焚椒錄
跋酉陽雜俎
跋玉堂雜記
跋倪雲林遺事

又

跋蘇子瞻外紀

跋米元章志林

跋輟耕錄

跋全唐詩話

跋滄浪詩話

跋紫薇詩話

跋竹坡詩話

跋續詩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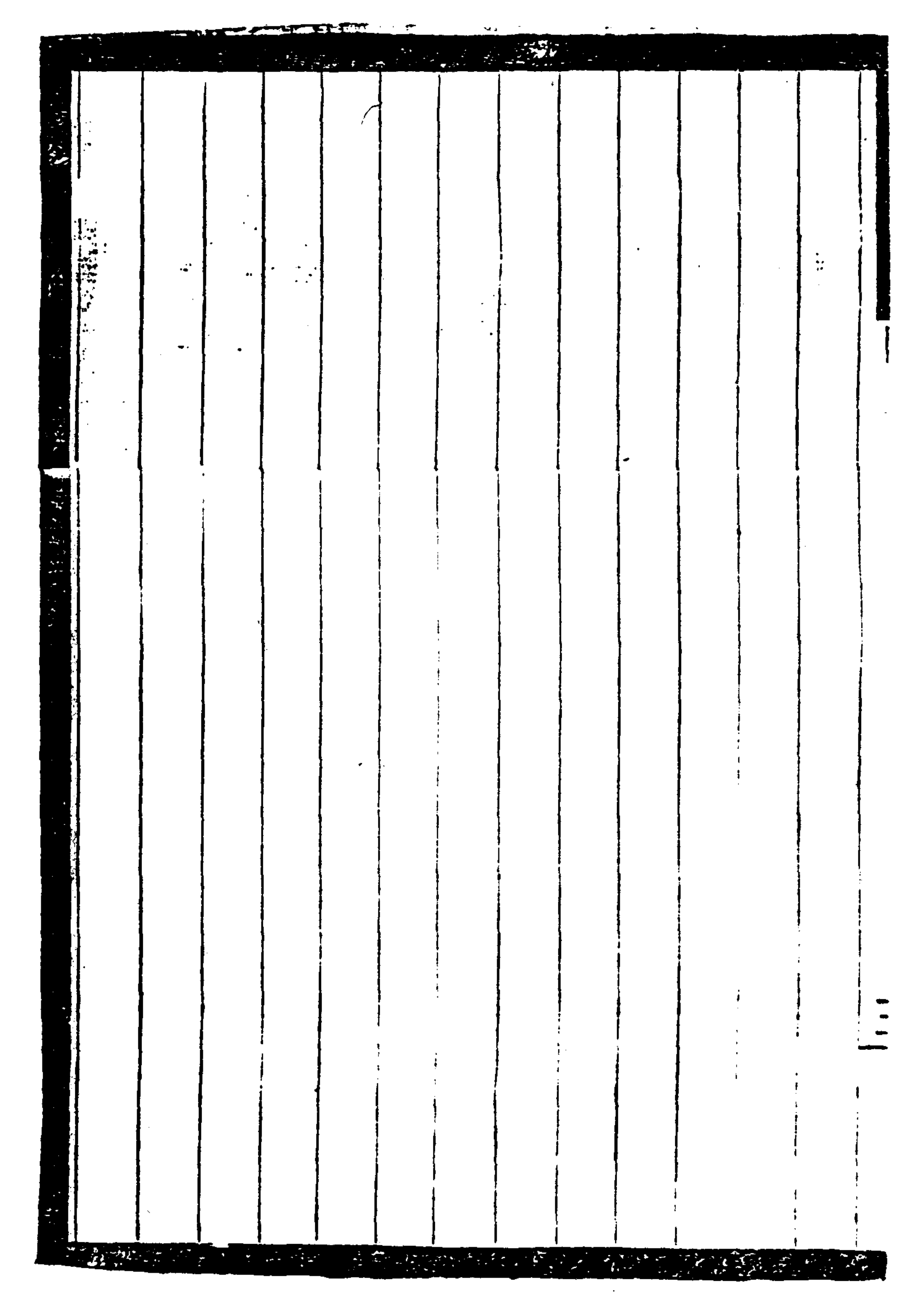
跋六一詩話

跋彥周詩話

跋中山詩話

跋石林詩話

跋西溪叢語
跋琊嬛記
跋冷齋夜話
跋誠齋雜記
跋劇談錄
跋卻掃編
跋玉蓝辨證



海虞毛晉著

跋唐人選唐詩

唐人選唐詩約十種餘予數載遍搜僅得八冊或選聲而奏丹陛或別調而秘青緗或流美於旣湮或表章於復振三百年來風運文流已大備於斯編凡百類選盈案溢篋俱可束之高閣矣至有一人一詩錯見更張不過作者郵瓢相示偶定推敲選者甲乙遞衡徵商思息固無俟炫異以標新亦何必强同而畫一若乃癡龍未辨漫易刑天者恐不能無愧於鼎來更有南薰又玄諸集姑俟續刻

跋御覽詩

唐至元和間風會幾更章武帝命采新詩備覽學士彙次名流選進妍豔短章三百有奇至今缺軼頗多已無稽攷間有頓易

原題新綴舊幅者無過集柔翰以對宸嚴此令狐氏引嫌避諱之微旨也寧曰改竄以立異覽斯集者當自得之

跋篋中集

漫士逢天寶之亂置身仕隱間自謂與世聱牙不肯作綺靡章句先輩譬之古鐘磬不諧於俚耳而可尋玩今讀其篋中七人詩亦皆歡寡愁殷之語不類唐人諸選然磊砢一派實中世所難宜荆公選錄不遺也或謂漫士自作編入別集謬矣

跋國秀集

是集既無定本懸之國門更無散帙廣之鄉塾景文氏僅僅覓之於夕陽亂流中奚啻玄珠赤水第據曾氏跋云名欠一士茲且虛列三人如呂令問敬括韋承慶是也又云詩增一篇茲且復合樓序篇什然總非芮侯真面目矣非敢傳訛聊以存舊云爾

跋河嶽英靈集

河嶽中興二集一選開元迄天寶名家一選至德迄大曆名家相繼品隲眞盛唐一大觀也且每人各列小敘拈出警語但雄奇逸豔不倫耳或病其詮次厖雜或病其議論凡鄙未敢據爲定評云

跋中興間氣集

余家藏中興間氣集凡三本俱逸五人評語勉爾攷訂就梨殊未快也既從婁東磁肆中獲蠹餘半簏內簡得一舊鈔本後有元祐曾氏跋攷覈甚確向所缺張衆父章八元戴叔倫孟雲卿諸評具在獨劉灣無攷始慨金題玉躞不無紕繆殘縑敗素自有綾紋季仁云縱不能讀盡世間好書惟身到處莫放過耳

又

諸選逸詩頗多而茲集尤甚剞劂告成殊悒悒也秋日養痾虎

丘僧寮偕明伯文初輩旁搜紀事品彙諸書得戴叔倫鄭常若干篇亟錄之卷末聊以析疑匪云補亡也

跋搜玉小集

按通志通攷俱云搜玉一集迺唐人選當時名士詩俱不載何人部署共計三十七人詩六十三首第其中先後不倫彼此相混如玄成諸君子互處一二而延清輩又各浮二三甚者名存詩逸胡鵠三人更可訝也間閱唐紀事諸書洎宋元舊冊因攷其世次稍及章句如十五嫁王昌一首北海比爲小兒無禮至今咄咄逼人久混崔澄瀾司勛氏寧不叫屈洵如此類未及悉舉若迺張汯誤張炫徐晶誤徐皛其諸姓氏隨點次釐正謹列目次於首以俟覽古者再加詳焉

跋極玄集

按武功自題云此皆詩家射鵰手也凡廿一人共百首今已缺

其一吉光片羽良可惜也向傳姜白石點本最善竟不行於世即留署中近刻祇挂空名於簡端雖然劉須溪點次鴻文典册奚止什伯悉為坊間冒濫混入耳目贋刻之行日以長偽何如原本之藏適以存眞也

跋才調集

憶戊午偕雨若於十五松下日焚香讀異書每思倡調因而覓句相賞也時雨若纔購是集不亞鴻寶第惡煤墨瀋無可著筆槧處稍稍點次遂投諸梓意殊未愜十年來偶於故楮中覓得舊本不覺爽然隨刻獨研露互參唐名賢舊集標格無不印合遂訂為完書以行斯無憾於作者益有洽於選人當世說詩者見海虞刻有二種以此

跋孟襄陽集

余藏襄陽詩甚多可據者凡三種一宋刻三卷逐卷意編不標

類目共計二百一十首一元刻劉須溪評者亦三卷類分游覽贈荅旅行送別宴樂懷思田園美人時節拾遺凡十條共計二百三十三首一弘治間關中刻孟浩浩然者卷數與宋元相合編次互有異同共計二百一十八首至近來十二家唐詩及王孟合刻等或一卷或二卷或四卷詮次寡多本本淆譌予悉依宋刻以元本關中本參之附以拾遺共得二百六十六首間有字異句異先後倒者分註元刻某今刻某不敢臆改云

跋東野集

據舊跋東野詩向有汴吳鏤本五卷一百二十餘篇周安惠本十卷三百三十餘篇悉泯沒無存矣近來雜刻舛謬多遺不及四百既從吳興得一宋本釐別樂府感興十四類共五百一十有奇系以贊書爲十卷尾有常山宋敏求跋眞善本也但聯句止有所思遺興贈劍客三章而城南諸篇因已見韓集不復具

載先輩云此乃潤色退之耳何必不載之本集耶至一讚二書

已章章英華文粹冊中妄用削去云

[illegible]跋追昔游集

字公垂亳州人與李文饒元微之齊名人號元和三俊爲人短小俗呼短李其平生歷官及遷謫畧見本序或謂其飾志矜能夸榮殉勢益知子陵元亮爲千古高人然紀游述懷俯仰感慨一洗唐人小賦柔靡風氣云

[illegible]跋金荃集

飛卿本名岐并州祈人宰相彥博之裔與李義山段柯古等號西崑三十六體而温李尤著相傳有方城令詩集五卷漢南眞稿十卷握蘭金荃等集今不盡傳僅見宋刻金荃集七卷別集一卷參之邇來分體本子畧有不同其小詞亦名金荃集尚谷嗣鐫 [illegible]

跋香籢集

沈夢溪云和魯公凝有豔詞一編名香籢集凝後貴乃嫁其名爲韓偓令世傳韓偓香籢集乃凝所爲也此說惟劉潛夫信之石林避齋虛谷諸公俱以爲誤引吳融和韓侍郎無題詩三首及致光親書裊娜多情等詩爲證則斯編是致光作無疑矣如凝之香籢乃浮豔小詞集名偶同耳況凝自謂不行於世後人又何必借韓侍郎行本以實之耶

跋珠玉詞

同叔撫州臨川人也七歲能屬文張知白以神童薦眞宗召見與千餘人並試廷中神氣不懾援筆立成帝異之使盡讀秘閣書每取諮訪率用寸方小紙細書問之繼事仁宗尤加信愛仕至觀文殿大學士以疾請歸留侍經筵及卒帝臨奠猶以不親視疾爲恨特罷朝三日贈謚元獻一時賢士大夫如范仲淹歐

陽修等皆出其門擇壻又得富弼楊察賦性剛峻遇人以誠一生自奉如寒士為文贍麗應用不窮尤工風雅間作小詞其暮子幾道云先公為詞未嘗作婦人語也

毛晉跋六一詞

廬陵舊刻三卷且載樂語於首今刪樂語匯為一卷凡他稿誤入如清商怨類一一削去誤入他稿如歸自謠類一一註明然集中更有浮豔傷雅不似公筆者先輩云疑以傳疑可也

跋樂章集

耆卿初名三變後更名永官至屯田員外郎世號柳屯田所製樂章音調諧婉尤工於羈旅悲怨之辭閨帷淫媟之語東坡拈出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謂唐人佳處不過如此一日東坡問一優人曰吾詞何如柳耆卿對曰柳屯田宜十七十八女郎按紅牙拍唱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銅將軍鐵綽板

唱大江東去言外褒彈優人固是解人

跋東坡詞

東坡詩文不啻千億刻獨長短句罕見近有金陵本子人爭喜其詳備多渾入歐黃秦柳作今悉删去至其詞品之工拙則魯直文潛端叔輩自有定評

跋山谷詞

魯直少時使酒玩世喜造纖淫之句法秀道人誡云筆墨勸淫應墮犁舌地獄魯直答曰空中語耳晚年來亦間作小詞往往借題棒喝拈示後人如効寶寧勇禪師漁家傲幾闋豈其與桃葉團扇鬬妖豔耶

跋淮海詞

晁氏云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或謂詞尚綺豔山谷特瘦健似非秦比朝溪子謂少游歌詞當在東坡上但少游性不耐聚稿

間有淫章醉句輒散落青帘紅袖間雖流播舌眼從無的本于既訂訛搜逸共得八十七調集爲一卷亦未敢曰無闕遺也

跋小山詞

諸名勝詞集刪選相半獨小山集直逼花間字字娉娉嫋嫋如攬嬙施之袂恨不能起蓮鴻蘋雲按紅牙板唱和一過晏氏父子眞足追配李氏父子云

跋東堂詞

澤民自敘少時喜筆硯淺事徒能誦古人紙上語嘗知武康縣攺盡心堂爲東堂簿書獄訟之暇輒觴詠自娛託其聲于蓍山溪如圖畫然凡詩文畫簡樂府總名東堂集盛行於世昔人謂因贈瓊芳一詞見賞東坡得名果爾爾耶

跋放翁詞

余家刻放翁全集已載長短句二卷尙逸一二調章次亦錯見

因載訂入名家楊用修云纖麗處似淮海慷慨處似東坡予謂超爽處更似稼軒耳

跋稼軒詞

蔡元長工於詞靖康中陷虜庭稼軒以詩詞謁見蔡曰子之詩則未也他日當以詞名家故稼軒晚年來卜築奇獅專工長短句累五百首有奇但詞家爭鬭穠纖而稼軒率多撫時感事之作磊砢英多絕不作妮子態宋人以東坡爲詞詩稼軒爲詞論善評也

跋片玉詞

美成於徽宗時提舉大晟樂府故其詞盛行於世余家藏凡三本一名清眞集一名美成長短句皆不滿百闋最後得宋刻片玉集三卷計調百八十有奇晉陽强煥爲敘予見評註厖雜一一削去釐其訛謬間有茲集不載錯見清眞諸本者附補遺一

卷美成庶無遺憾云若乃諸名家之甲乙久著人間無待予備述也

跋梅溪詞

余幼讀雙雙燕詞便心醉梅溪今讀其全集如酥玉生春柳髮梳月等語則柳昏花暝之句又不足多矣姜白石稱其奇秀清逸有李長吉之韻益能融情景於一家會句意於兩得豈易及耶

跋白石詞

白石詞盛行於世多逸五湖舊約及燕雁無心諸調前人云花菴極愛白石選錄無遺既讀絕妙辭選果一一具載眞完璧也范石湖評其詩云有裁雲縫月之妙手敲金戛玉之奇聲予於其詞亦云蕭東夫於少年客游中獨賞其詞以其兄之子妻之不第而卒惜哉

跋石林詞

少蘊自號石林居士晚年居卞山下奇石森列藏書數萬卷嘯詠自娛所撰詩文甚富有建康集審是集燕語後人合編石林總集百卷行世外石林詞一卷與蘇柳並傳綽有林下風不作柔語殢人眞詞家逸品也其爵里始末具載年譜及本傳

跋酒邊詞

伯恭相家子欽聖憲肅皇后從姪也性極孝友置義莊贍宗族貧者其立朝忠節胡安國張九成輩極嘉與之晚忤秦檜意乃致仕卜築清江楊遵道故第竹木池館占　都之勝又繞屋手植巖桂顏其堂曰薌林自詠云須知道天教尤物相伴老江鄉又絕筆云眞香妙質不耐世間風與日豈米顚所謂衆香國中來衆香國中去薌林亦庶幾耶

跋溪堂詞

時本溪堂詞卷首蝶戀花以迄贉尾望江南共六十有三闋皆小令輕倩可人中間字句舛謬無從攷索既獲溪堂全集末載樂府一卷今依其章次就梓近來吳門鈔本多花心動一闋其詞云風裏楊花輕薄性銀燭高燒心熱香餌懸鉤魚不輕吞辜負鉤兒虛設桑蠶到老絲長伴鍼刺眼淚流成血思量起拈枝花朵果兒難結海樣情深忍撇以夢裏相逢不勝歡悅出水雙蓮摘取一枝可惜並頭分折猛期月滿會姮娥誰知是初生新月折翼鳥甚是于飛時節疑是贋筆不敢溷入附記以俟識者

跋樵隱詞

平仲三衢人仕止州倅禮部尚書友之子負才玩世頗有毛伯成之風撰樵隱集十五卷尤延之為序惜乎不傳楊用修云毛幵小詞一卷惟予家有之極賞其潑火初收一闋今亦不多見余近得楊夢羽先生秘藏宋元名家詞鈔本二十七種內有樵

隱詩餘一卷共四十二首調名二十有三亟梓而行之庶不與集俱湮耳

跋竹山詞

昔人評詞盛稱李氏晏氏父子及耆卿子野少游子瞻美成堯章止矣蔣勝欲泯焉無聞今讀竹山詞一卷語語纖巧眞世說靡也字字妍倩眞六朝隃也豈其稍劣於諸公耶或讀招落梅魂一詞謂其磊落橫放與辛幼安同調其殆以一斑而失全豹矣

跋書舟詞

正伯與子瞻中表兄弟也故集中多混蘇作如意難忘一翦梅之類今悉刪正其酷相思四代好折紅英諸闋詞家皆極欣賞謂秦七黃九莫及也

跋坦菴詞

介之汴人一名師俠生於金閨捷於科第故其詞亦多富貴氣或病其能作淺淡語不能作綺豔語余正謂諸家頌酒賡色已極濫觴存一淡妝以愧濃抹亦《初集》中放翁一流也

跋惜香樂府

長卿自號仙源居士蓋南豐宗室也不棲志紛華獨安心風雅每遇花問鶯外輒觴詠自娛鄉貢進士劉澤集其樂府以春景夏景秋景冬景及總詞賀生辰補遺類編釐爲十卷雖未敢與南唐二主相伯仲方之徽宗則迥出雲霄矣

跋西樵語業

止濟翁廬陵人也西樵乃淸海府城西山名相去數百里或曰曾流寓於此因以名集今亦無攷但其語業一卷俊逸可喜不作妖豔情態雖非詞家能品其品之閒閒可想見云

跋竹屋癡語

賓王詞草堂集不多選選入如玉蝴蝶坊刻竟逸去又如杏花天思佳客諸作混入他人先輩多拈出以慨時本之誤陳造敘云高竹屋與史梅溪皆周秦之流所作要是不經人道語其妙處少游美成亦未及也

跋夢窗丙稿

或云夢窗詞一卷或云凡四卷以甲乙丙丁釐目或又云四明吳君特從吳履齋諸公游晚年好塡詞謝世後同游集其丙丁兩年稿若干篇釐爲二卷末有鶯啼序遺缺甚多蓋絕筆也與予家藏本合符既閱花菴諸刻又得逸篇九闋附存卷尾山陰尹煥序畧云求詞於吾宋前有淸眞後有夢窗此非煥之言四海之公言也

跋近體樂府

南渡而下詩之富貴維放翁文之富貴維益公先輩爭仰爲大

家與歐蘇並稱但卷帙浩繁我明尚未副棗予於寅卯間已鐫放翁詩文一百三十卷有奇行世而益公省齋諸稿二百卷僅得一鈔本句錯字淆未敢妄就剞劂倘海內同志或宋刻或名家訂本肯不惜荆州之借俾平園叟與渭南伯共成雙璧眞藝林大勝事也茲近體樂府數闋特公剩技耳先梓之以當相徵券

跋竹齋詩餘

草堂詩餘若干卷向來豔驚人目每秘一冊便稱詞林大觀不知抹倒幾許騷人即如次仲幾叔輩不知寵柳嬌花燕昵鶯航等語何愧大晟上座耶草堂集竟不載一篇眞堪太息予隨得本之先後次第付梨凡經商緯羽之士幸兼擷焉

跋金谷遺音

余初閱蔣竹山集至人影窣紗一調喜謂周秦復生又恐白雪

寡和既更得次仲金谷遺音如茶瓶兒惜奴嬌諸篇輕倩纖豔不墮願奶奶蘭心蕙性之鄙俚又不墮霓裳縹緲雜珮珊珊之疊架方之蔣勝欲予未能伯仲也

跋散花菴詞

叔陽自號玉林別號花菴詞客早棄科舉雅意讀書顏其居曰散花菴嘗選唐宋詞及中興以來詞各十卷曰絕妙詞選末載自製詞四十首有總跋云其間體製不同無非英妙傑特之作昔游受齋稱其詩爲晴空冰柱樓秋房喜其與魏菊莊友善以泉石清士目之予於其詞亦云

跋和淸眞詞

美成當徽廟時提舉大晟樂府每製一調名流輒依律賡唱獨東楚方千里樂安楊澤民有和淸眞全詞各一卷或合爲三英集行世花菴詞客止選千里過秦樓風流子訴衷情三闋而已

而澤民不載豈楊劣於方耶

跋後村別調

攷淳祐辛丑八月御批云劉克莊文名久著史學尤精可特賜同進士出身由是負一代盛名偶有題跋後人輒以爲定衡所撰別調一卷大率與辛稼軒相類楊升菴謂其壯語足以立懦予竊謂其雄力足以排奡云

跋渭南文集

放翁富於文辭諸體具備惜其集罕見於世馬氏通攷載渭南集三十卷今不傳邇來吳中士夫有鈔而秘其本者亦頗無詮次紹興郡有刻本去入蜀記混增詩九卷據翁命子云詩家事不可施於文況十僅一二耶既得光祿華君活字印本渭南文集五十卷乃嘉定中翁幼子遹編輯也跋云命名次第皆出遺意但活板多謬多遺因嚴加讐訂并付剞劂自秋徂冬凡六月

而書成

跋劍南詩稿

孝宗一日御華文閣問周益公曰今代詩人亦有如唐李太白者乎益公以放翁對由是人競呼為小太白篇什富以萬計今古無雙或評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或評如翠嶺明霞碧溪初月何足盡其勝槩耶近來坊刻寡陋不成帙劉須溪本子亦十僅二三甲子秋得翁子虡編輯劍南詩稿又吳錢兩先生嚴訂天天者眞名秘本也亟梓行之以公同好其命名次第具載跋語云

跋放翁逸稿

渭南文集皆放翁未病時手自編輯者其不入韓侂胄園記亦董狐筆也予已梓行久矣牧齋師復出賦七篇相示皆集中所未載又云閱古南園二記雖見疵於先輩文實可傳其猷靑衣

泉獨盡一瓢且曰視道士有愧視泉尤有愧已而唾侂胄至於南園之亂惟勉以忠獻事業無諛詞無侈言放翁未嘗爲韓辱也因合鐫之并載詩餘幾闋以補渭南之遺云

又

據放翁子虡跋云先君編前稿於舊詩多所去取其遺存者尚七卷今已無傳予刻劍南詩稿凡八十五卷卒業復從牧齋師案頭得續稿二冊意即所云七卷者因類分古風律絕目錄櫛比而鱗訂之其間未刻者止得古詩一首律詩二十有三首絕句二十有六首依舊詮次作逸稿下卷聊補劍南之遺云

跋南唐書

是書凡馬令胡恢陸游三本先輩云馬胡詮次識力相似而陸獨遒邁得史遷家法今馬本盛行胡本不傳放翁書一十八卷僅見於鹽官胡孝轅秘冊函中又半燼於武林之火庚午夏仲

購其焚餘板一百有奇斷蝕不能讀因檢家藏鈔本訂正附梓於全集逸稿之末至若與馬玄康異同繁簡已詳見胡沈兩公跋語云

跋老學菴筆記

茲集向編稗海函中人爭謂其拾得小碎如五色線酉陽雜俎之類讀至仁宗飛白哲宗宸翰張德遠誅范瓊於建康獄中都人皆鼓舞秦檜之殺岳飛於臨安獄中都人皆涕泣王仲信守父書而不願官秦熺任元受視母病而不肯就魏公諸則眞足補史之遺而糾史之謬寧僅僅杜宇爲謝豹不律爲綠沈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耶

跋家世舊聞

余於放翁逸詩遺文凡史籍載記及稗官野冊摭拾幾盡又訂正南唐書及老學菴筆記附之意謂放翁小碎亦無遺珠矣既

簡說郛學海又得家世舊聞若干則喜而讀之眞不啻登積書巖者第其卷末載蔡京迷妖異事獨詳不解何也

跋西京雜記

卷末記洪家有劉子駿書百卷先公傳之云云按所謂先公者歆之於向也而館閣書目以爲洪父傳之非是陳氏云未必是洪作晁氏云江左人以爲吳均依託爲之俱未可攷至若邇來坊刻作劉歆撰抑可笑矣據唐藝文志亦只二卷今六卷後人所分也余喜其記書眞雜一則一事錯出別見令閱者不厭其小碎重疊云

跋東京夢華錄

宗少文好山水愛遠游既因老疾發臥游之論後來凡深居一室馳神一遐者輒祖其語作夢游臥游以寫志坊間乃與夢華合刻不知臥游諸錄特作汗漫游耳若幽蘭居士華胥一夢直

以當麥秀黍離之歌正未可同玩況昔人所云木衣綈繡土被朱紫一時豔麗驚人風景悉從瓦礫堆中描畫幻相卽令虎頭捉筆亦在阿堵間矣庶幾與洛陽伽藍記並傳元老無遺憾云

跋五色線

攷中興館閣書目稱不知作者摭百家雜事記之爲類門舊跋亦不著年月姓氏因披閱所載多密藏異蹟雖不逮容齋五筆亦迥出雲仙諸冊矣亟訂梓之凡我同好勿與碧雲騢共置幸甚

跋洛陽伽藍記

魏自顯祖好浮屠之學至胡太后而濫觴焉此伽藍記之所由作也鋪揚佛宇而因及人文著撰園林歌舞鬼神奇怪興亡之異以寓其褒譏又非徒以記伽藍已也妙筆葩芬奇思清峙雖衛叔寶之風神王夷甫之姿態未足以方之矣顧高宗以北地

質魯遷都洛陽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如李冲李彪高閭王肅郭祚宋弁劉芳崔光輩皆以文雅見親制禮作樂蔚然可觀有魏一百四十九年間最為希有又未可以永平以後專尚釋氏而少之也

跋甘澤謠

予昔年訂陶靖節集推其後裔從命子詩註中見陶峴一則古異可喜相傳本於甘澤謠亟欲睹其全帙既從友人處見鈔本二十餘條乃就太平廣記中摘出者非郊原書甚哉贋鈔之欺世也今得兵憲楊公重訂善本參之廣記畧有異同與端臨經籍攷相合惜乎原序亡逸耳

跋芥隱筆記

昔人稱史論之覈莫如容齋音訓之精莫如芥隱第五筆流播海內而筆記沒沒無傳已巳春杪購宋刻數種得快覩斯編雖

借字母以析疑實本意匠而傳妙非但如吳材老某音某切某反已也若夫龔公品望已詳見劉跋云

跋搜神記

予不語神近於怪也顧宇宙之大何所不有令升感墉婢一事信記載不誣採錄宜矣元亮悠然忘世飲酒賦詩之外絕少著述而顧爲令升嚆矢耶語云聞盆拊甂相和而歌自以爲樂矣嘗試爲之擊建鼓撞巨鐘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甂之足羞也囿於耳目之常者請作是觀

跋異苑

予嘗以古今怪異之事不可勝記及讀劉敬叔異苑幾備矣然載秦世謠而不及仲舒修履之奇載高陵龜而不及毛寶鑄印之驗陳仲弓德量可采而客星犯座胡以獨遺沙門慧熾眞奇而佛圖澄豈容盡逸至於絡絲之女鞠通之琴及郭璞韓友杜

不𢡟輩種種異趣悉不一收不知敬叔意何居也姑存之以俟
博覽者廣焉

跋焚椒錄

讀焚椒者輒酸鼻切齒爲蕭氏惜予竊爲蕭氏幸凡古來才貌
女子多不克令終倘蕭氏不有乙辛單登輩奸搆十香淫案詞
則回心懷古諸篇亦泯沒無傳而絕命二十餘言又何自發詠
耶此不過終身受幸而史臣筆之曰懿德皇后云爾何以使後
之騷人韻士欽其德美其才悲其遇嘖嘖不去口哉人曰乙辛
單登后之罪人予曰乙辛單登后之功臣也

跋酉陽雜俎

此錄二十卷天上天下方內方外無所不有柯古多奇編秘籍
博學强記故其撰多非耳目所及也嘗於私第鑿池得片鐵命
周尺量之笑而不言寘之密室則有金書二字報十二時其博

物殆張茂先之流耶予向欲梓其全集與温飛卿諸公並行而姑先以此爲嚆矢云

跋玉堂雜記

公集中有奉詔親征龍飛閒居思陵諸錄託言未刊爲多傷時事不欲令人見耳茲紀亦在隱顯之間然多載朝制及君臣禮遇同官一心之事堪補全史之遺非若小說家瑣褻眩目也至其始末已詳具本序及丁蘇兩公跋語云

跋倪雲林遺事

語云米顛之後復有倪迂即殘牋斷素珍之不啻吉光片羽至其詩文輒存而不論何賞目而賤心也然詩文特語言文字耳若元章葬其親不封不樹元鎮欲母病速起及奉養無嗣師終其身一種不可緇磷之摯性眞堪敦薄凡後世游戲翰墨自詑爲非顛即迂者寧但逕庭耶

又

昔年從天竺僧寮見雲林遺事如載飲食一條似乎贊歎殺法又載混厠諸事俚陋之甚今悉删去偶從輟耕諸書採拾種種末附題畫詩百餘篇展卷一過覺雲山竹樹恍然座右亦貧士几上一古玩也

跋蘇子瞻外紀

唐宋名集之最著者無如八大家八大家之尤著者無如蘇長公凡文集詩集全集選集不啻千百億本而寓黄寓惠寓儋志林小品艾子禪喜之類又不啻千百億本似可以無刻然其小碎尚有脫遺余已未春閉關昆湖之曲凡遇本集所不載者輒書卷尾得若干則既簡題跋又得若干則聊存痂嗜見者勿訝爲遼東白豕云

跋米元章志林

余覓寶晉齋集十餘年矣惜乎不傳凡從稗官野史或法書名畫間見海岳遺事遺文輒書寸楮數白香山投一磁瓶中未可云全鼎一臠肉也辛酉秋偶編東坡外紀友人索余合元章梓行因檢向來拾得者錄成一冊署無詮次至其淨名齋西園諸名篇久已膾炙人口不敢復載云

跋輟耕錄

南村平生著書四種說郛百卷未能卒業書史會要不過廣海岳名言待訪錄所未備四書補遺又泯沒無傳惟輟耕錄三十卷上自廟廊實錄下逮村里膚言詩話小說種種錯見其譜靖節貞白世系尤簡覈可喜意自負爲陶氏兩公後一人耶至若載發宋諸陵事未免謬迺已詳見彭跋云

跋全唐詩話

予刻梁記室參軍詩品三卷上下漢魏六朝無愧鼎鼎矣惜有

唐諸大家未有能彙而評之者偶簡遂初主人全唐詩話約三百餘家雖片羽點斑於三百年風會不能無憾然而三變梗概已具見矣更選宋人詩話之最者十册附存卷末庶幾稽古蒐奇之士探而錄焉或亦秘函之一種云

跋滄浪詩話

諸家詩話不過月旦前人或拈警句或拈瑕句聊復了一段公案耳惟滄浪先生詩辯詩體詩法詩評詩證五則精切簡妙不襲牙後其與吳景仙一書尤集大成眞詩家金鍼也故其吟卷百餘章如鏡中花影林外鶯聲言有盡而意無窮自謂參詩精子豈虛語耶

跋紫薇詩話

紫薇公希哲之孫好問之子祖謙之祖也自言傳衣江西嘗作江西宗派圖自黃豫章而下列陳后山等二十五人爲法嗣盡

以獨師豫章也又作夏倪集序論學詩當識活法極其明快可補入詩話中劉後村跋云夏倪所作似未能然往往紫薇公自道耳

跋竹坡詩話

予幼時見公集名太倉稊米悄其宋氣大重急貽一塾師既從胡元任叢話中見竹坡數則覓其全帙讀之幽韻可喜復從塾師索太倉稊米已化作紅腐矣惜哉童習之靦面失一竹坡也但如刑天舞干戚之類往往借舊案作新評未免貽議於儔輩爾

跋續詩話

文正公一生精力極於資治通鑑暨目錄諸書古今治忽如列諸掌與春秋並垂不朽其傳家集八十卷惜乎無傳今所傳者不過集畧三十一卷詩集十餘卷耳偶閱學海得續詩話若干

則每每借詩文託褒刺非僅如他家參字句正淆譌已也

跋六一詩話

六一居士作詩蓋欲自出胸臆不肯蹈襲前人凡詩話中褒譏亦多與前人相左非好爲已甚也其自道云知聖俞詩者莫如修嘗問聖俞舉平生所得最好句聖俞所自負者皆修所不好聖俞所卑下者皆修所稱賞蓋知心賞音之難如是其評古人人詩得毋似之乎

跋彥周詩話

彥周建炎間人但全史不載未詳其始末嘗閱苕溪漁隱摭其詩話最多意同時仰止不啻後村諸公耶其篇端數語雖云自序即以作詩話全編總序可也

跋中山詩話

貢父一字公非與兄公是同登慶曆六年進士一時齊名貢父

尤以博學著劉斯立初登科自負多聞謁貢父貢父所稱引皆斯立所未知自是屈服晚年游館學摹倣公羊最工有集六十卷惜無傳耳

跋石林詩話

予向閱石林燕語及避暑錄話說詩處不減匡鼎非墨工槧人所能擬議恨未睹其詩話全帙耳今春從吳興賈人購得詩話十卷石林其一也腐蝕幾半亟爲之補遺正譌如文同李廌數則已見之蘇長公外紀中豈鳳洲先生亦貯之錦囊耶

跋後山詩話

無已一字履常每登臨得句卽急歸臥一榻以被蒙首惡聞人聲謂之吟榻家人知之卽嬰兒稚子皆抱寄鄰家以避之其用意精專如此自詠絕句云此生精力盡於詩眞無忝矣朱子云無已許多碎句子是學史記殆指詩話談叢類耶或謂此二種

非無已作攷其本集一一具載今仍之

跋二老堂詩話

子充一字弘道集中載雜著述二十三卷詩話其一也所載不過四十餘則多翻駁前人如唐酒價及斤買云云必進竹坡諸公一籌但載劉賓客淮陰行五首本集止四首末篇云云本集作紇那曲詞如無奈脫莢時山谷謂不可解子充疑作挑菜時引東坡詩句證之予攷賓客集作無奈晚來時淸淮春浪軟令讀者爽然姑存之以俟博洽君子

跋鍾仲偉詩品

仲偉爲梁征遠記室參軍一時頗號知言採輯漢魏以來詩家一百有二十人釐爲上中下三品實詩話伐山也大畧以曹劉爲文章之聖陸謝爲體貳之才又云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

延年爲輔或軒或輊宋人詩話數十家罕見其嚴毅如此但六朝作者各自專工一體後來爭相祖述故云某出於某也至若靖節先生詩自寫其胸中之妙不屑屑於比擬乃謂其出於應璩不知何據豈以靖節述酒諸篇悼國傷時彷彿百一詩託刺在位遺意耶

跋表聖詩品

此表聖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則也昔子瞻論黄子思之詩爲表聖之言美在鹹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於乎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可以得表聖之品矣

跋本事詩

宋計有功唐紀事一書子酷好之後微嫌其詳於載詩畧於紀事爾比覽初中緣情感事七類皆叙事夾詩句令人展卷掩卷

原书缺页

記云晚獲先生集十卷出於江左舊書其次第最若倫貿疑郎楊僕射所撰其序并昭明序傳誄等合一卷別分四八目自甄表狀杜喬以下爲十卷今予偏搜宋元善本合以今刻更博稽嚴訂汰彼淆訛而卷次互殊無可確據特彙詩爲一卷文爲一卷而四八目附焉至評註並列本文繁瑣參錯悉用刪去間有一二可疑可採者另附卷末以俟賞識君子

跋王建宮詞

予閱王建宮詞輒雜以他人詩句如奉帚平明金殿開暫將紈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此王少伯長信秋詞之一也日晚長秋簾外報望陵歌舞在明朝添爐欲爇熏衣麝憶得分時不忍燒日映西陵松柏枝下臺相顧一相悲朝來樂府歌新曲唱著君王自作詞此皆劉夢得魏宮詞也淚盡羅衣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熏籠坐

到明此白樂天後宮詞之一也新鷹初放兔初肥白日君王在內稀薄暮午門臨欲鎖紅妝飛騎向前歸黃金捍撥紫檀槽絃索初張調更高盡理昨來新上曲內官簾外送櫻桃此皆張文昌宮詞也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街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此杜牧之秋夕作也閒吹玉殿昭華琯醉打梨園縹蔕花千年一夢歸人世絳縷猶封繫臂紗此又杜牧之出宮人之一也意宋南渡後逸其眞作好事者摭拾以補之余歷參古本百篇具在他作一一刪去

跋花蕋夫人宮詞

按蜀主王建納徐耕二女姊爲淑妃妹爲貴妃俱善爲詩有藻思妹生衍衍即位冊貴妃爲順聖太后淑妃爲翊聖太妃或即以順聖爲花蕋夫人如詩話所稱小徐妃者是也及唐莊宗平蜀後孟知祥再有蜀傳孟昶青城女費氏幼能屬文尤長於詩

以才貌事昶得幸賜號花蕊夫人然則花蕊夫人果有二耶但徐妃以汙亂失國孟昶繼之寵溺後宮而猶襲亡國夫人之號豈大惑者固不知其不祥也乃陶宗儀以孟昶納徐匡璋女拜爲貴妃別號花蕊夫人而以費氏爲誤蓋未詳王建之有徐妃孟昶之有費妃也意蜀主有前後之異而世傳夫人爲蜀主妃不及攷其爲王爲孟爲徐爲費爲順聖爲花蕊耶今宮詞百首實孟昶妃費氏作不聞小徐妃云

又

宋太祖平後蜀花蕊夫人以俘見問其所作口占一絕云君王城上竪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四十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楊用修云宮詞之外尤工樂府蜀亡入汴書葭萌驛壁云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年馬上時聞杜鵑書未畢爲軍騎催行後人續之云三千宮女皆花貌妾最嬋娟此去朝

天只恐君王寵愛偏花蕋見宋祖猶作更無一箇是男兒之句焉有隨翅行而書此敗節之語乎續之者不惟虛空架橋而詞之鄙亦狗尾續貂矣

跋王珪宮詞

公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朝廷大典策多出其手其文閎侈瓌麗自成一家詞林稱之作宮詞百首時本誤刻花蕋夫人者四十一首而郎以夫人三十九首移入公集復以唐絕二首足之今悉釐正無差

跋宋徽宗宮詞

五岳山人止選一百六十七首坊刻或二百八十一首或二百九十二首或三百首或三百首有奇多混入鄙俚贗作以取數多既從雲間得一元本止缺二首而時本雜詩十去其半然風格已遠遜三家矣

跋楊太后宮詞

丁卯花朝一友密緘遠寄云是少室山人手訂秘本即命予附鐫花蕋後以成宮詞快觀因簡宋徽宗三百首合梓二家宮詞以公同好

又

攷今本止三十餘首廿首從未之見但迎春燕子尾纖纖落絮濛濛立夏天紫禁仙輿詰旦來向刻唐人又蘭徑香銷玉輦踪缺月流光入綺疏輦路青苔雨後深向刻元人今姑仍原本未便刪去舊跋渻夫不知何許人也

跋元宮詞

辛未花朝偶過林若撫齋頭見元宮詞百首乃是我朝闌雪主人作又不著姓氏雖未若元人親炙宮庭然風聞於乳媪或非浪詠且沙漠景光一換唐宋耳目亦可嗣刻予昔年三家二家

之尾云

題谷音後

予初閲杜伯原懐友軒記喜其孤往風標翛然雲上急覓本傳讀之累徵不赴隱廉於武夷九曲問殆古之棲逸者流而以翰墨自放者也正謂其四經表義諸書湮沒罕見扼腕久之月在從吳門來攜得谷音二卷乃伯原所集宋末逸民詩也凡二十有九人各有小傳紀其大畧共詩百篇諸體具備韓昌黎云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懐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宋室既傾詩品都靡獨數子者心懸萬里之外九霄之上或上書或浮海或伏劍沉淵悲歌慷慨令人讀其詩想其人有齊二客魯兩生之思焉不然紀逡唐林之節非不苦韋莊和凝之詩非不韻一失身於新莽僞蜀之朝恐未免爲後世嗤笑耳伯原新編意有不得其平復有不忍鳴者聊借他人章句竊比靖

節不書甲子之遺意歟

跋月泉吟社

至元丙戌丁亥間吳濳齋執牛耳分雜興題共得詩二千七百三十五卷選中二百八十名今茲集所載僅六十名凡四韻詩七十有四首又附摘句三十有三聯雖虬尾一握然其與義熙人相爾汝奇懷已足千秋矣亟合谷音付梨以公同好客曰二集選調不倫末云合璧予因借靖節句子作評云君子死知已提劍出燕京買獲伯原之隱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非即濳翁借題石湖意耶客曰善何不附於屈陶集後以供痛飲時一快云

跋唐詩紀事

唐詩之流傳者不啻稻麻竹葦而正本絕少凡分類分體尤爲可恨予因據初盛中晚世次每一人全錄一冊卷首著紀畧或

載本傳卷尾拾遺文遺事若干則可稱有唐大觀第卷帙浩繁未能旦晚卒業耳既讀計敏夫唐詩紀事八十一卷雜詩與事未甚詳而姓氏已備於他集且率意散書無評註眩目頗令人有匡鼎之思第嘉定間王慶長本子已不可得迄國朝一刻於嘉靖乙巳再刻於萬曆甲午其間遺逸淆譌讀者不能意逆或一人重見如十三卷十九卷王熊之類是也或一詩重見如第四卷第九卷凌潮浮江旅思之類是也或脫去本詩如賀知章江皋聞曙鐘趙東曦上月今朝滅之類是也或誤入他詩如虞世南豫游欣勝地韋承慶萬里人南去之類是也甚至有幾人混作一人幾題溷作一題或一人一詩反分析幾首者予參之本集及御覽英華文萃弘秀諸書二百餘種一一釐正庶幾無遺恨矣若乃白樂天因九老而再見非重例也僧滄浩因畫公而削去非逸例也至於綦毋潛鐘聲扣白雲向誤和白雲王摩

詰與鬬啼鳥換向誤啼鳥綴種松皆老作龍鱗向誤皆作老龍鱗云云更定已多未能悉舉尙容拈出另編作詩林一段佳話爾

跋孫可之集

可之一字隱之晁氏云有經緯集三卷今已不傳旣獲正德間刻本乃震澤王先生秘閣手鈔也其序頗詳凡卷次篇目俱合可之自序眞稱完璧矣可之與友人論文云嘗得爲文眞訣於來無擇來無擇得之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吏部退之至與王霖秀才書亦云非自信昌黎後一人耶蘇長公謂其少遜於持正恐未可雌雄云

跋皇甫持正集

持正睦州新安人也元和初進士爲陸渾尉仕至工部郎中辨急使酒數忤同省求分司東都留守裴度辟爲判官度修福先

詩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大怒曰近捨湜而遠徵居易請從此辭度謝罪未遑湜即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度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又大怒曰五百自為顧況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一字三縑何遇我薄邪度笑曰不羈之才也從而酬之今總集六卷凡三十八篇而碑文已亡豈逸稿尚多耶抑未易輕求不苟為人作耶其歌詩亦不傳洪容齋曰皇甫湜李翺雖為韓門弟子而皆不能詩嘗見浯溪詩一篇為元結而作其辭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長於指敘約潔多餘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間拔戟成一隊中行雖富劇粹美君可蓋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與千載對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概文於一氣間為物莫與大先王路不荒豈不仰吾輩石屏立衙衙溪口揚素瀨我思何人知從倚如有待此詩乃評論唐人文章風格殊無可采也

跋李習之集

習之涼武昭王裔也貞元間進士調校書郎知制誥終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戸部尚書其性鯁介喜爲危言仕不得顯從昌黎公游與皇甫持正並推當時葉石林評其文詞高古可追配韓蘇舜欽評其理過於柳總集凡十有八卷共一百三首皆雜著無歌詩今逸其疏引見待制官及歐陽詹傳二首惜無從攷邇來鈔本末附戲贈詩一篇云縣君好塼渠繞水恣行游鄙性樂疏野鑿池便成溝兩岸植芳草中央漾清流所尚既不同塼鑿各自修從他後人見境趣誰爲幽鄙拙之甚又傳燈錄載其贈藥山僧一篇云鍊得身形似鶴形千秋松下兩函經我來欲問西來意雲在青天水在瓶風味亦不相類又韓文公遠游聯句亦載一聯云前之詎灼灼此去信悠悠其詩句僅見此耳或病其不長於作詩信哉

跋薩天錫集

天錫以茹毛飲血之裔而入中華日弄柔翰遂成南國名家始信美玉胎於頑石靈芝芽於朽根才正不問華夷也今其詩諸體具備磊落激昂不獵前人一字牛山云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予於天錫詩亦云

跋翠寒集

司空圖序生平警句如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又如得劍乍如添健僕忘書久似憶良朋云云卽令郊島操觚恐不免斷數鬚而下一字既讀馮海粟子虛詩序拈出若干聯新琢驚人不讓表聖亟覓翠寒全集讀之語語如煆歲煉年者然出之甚易質之白家老嫗應亦解頤直前無唐人矣元人不足言也

跋玉山草堂集

昔人云平生有三大願一願讀盡世間好書二願友盡世間好

人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或更作眞實論曰夫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顧仲瑛氏折節讀書直欲津逮祕藏築別業於玉山淞江之間日與騷人韻士淹留觴詠殆可謂身到處莫放過矣或頌云追草玄於西蜀軼浣花於南杜眞能無愧然其晚年廬墓時直參最上兩公不反遜金粟道人一籌耶予初讀玉山雅集非不足見一時名流倡酬佳致終不若斯集之孤行更堪仰止云

跋酉陽雜俎續集

酉陽雜俎前集余既已梓之矣茲續集也前後俱有諾皋記其命名之義從來難解宋人有以中行獻子許梗陽人巫皋事爲解理或近之或曰靈奇秘要辟兵法有呪曰諾皋則益近於誕矣寺塔記載長安兩街梵剎徵釋門事甚委更著壁障繪畫而不及土木之莊麗蓋以文皇帝掃靖一處煙塵便建一伽藍爲

功德其輦轂之下已有燕許諸公立金石而表彰之柯古不作
贅疣也若與楊衒之對案西京東都各自生面癸酉嘉平月鐫
工告竣漫爲識

跋桯史

唐迨宋元稗官野史盈箱溢篋最著若朝野僉載桯史輟耕錄
者不過數種人尤膾炙桯史命予刻入史外函中以補正史之
缺予意不然亦齋捉筆豈不能如歐陽永叔別立一番公案乃
圖讖神怪街衢瑣屑之類都率筆書之正欲後之讀是書者於
游戲詭浪時不忘忠孝本性其一種深情妙手可以意逆而不
忍明言者意或有在矣至若鄂王肝膽事蹟載在史冊與嵩華
等高雖五尺之童亦能言其忠義何待桯史而後表暴哉

跋西溪叢語

讀姚令威西溪叢語喜其破人幾許疑團也即如淵明詠山海

經風雅輩無不日把玩之其間烏焉難分朱黃罔措寧不遺譏老蠹哉予舊刻是書竊嘗作辨證令威先得吾心同然矣神女見夢於宋玉千古誣爲襄王故事援李義山詩證之亦一快事也雖然令威得之義山不知義山又何所據而然是耶非耶吾不得而知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跋瑯嬛記

前人著書多取名於本冊中如席夫所輯三卷首載張茂先至瑯嬛福地歷觀奇書因名瑯嬛記或以小說置之然豈可與虞初志陽羨書生云云同視耶其間如琴爲暗香棋爲鬼陣舞有百華歌有雙曲之類奇名奇事不可悉舉非惟足飽貧腹即鍜月煉年之藻㡯亦未免醉心矣向有新安黃氏刻本載枝指生序言頗病吾邑民懌先生私爲帳中藏更有先達爲兩先生解嘲云此皆文士常態何如傳其書隱其序與海內博雅公諸人

者共快云

跋冷齋夜話

浮屠之裔求其籍籍於述作之林殆不多見矣習小說家言者尤鮮宋僧自文瑩而外覺範洪公亦喜弄此事洪公自是宗門傑士盡不守面壁祖風往往著書不憚且有目爲文字禪者何哉嘉祐間嵩禪師住西湖三十年撰輔教編詣闕上之仁宗嘉歎其才書盡賜入藏明教之名遂聞天下洪公之林間錄僧寶傳諸編淸才妙筆不讓嵩老而其書竟不入藏豈時至大觀風會又一變耶冷齋夜話雖微瑣零雜如渴漢嚼榴子喉吻間津津有酸漿滴入所以歷世傳之無窮也

跋誠齋雜記

予初從書目見誠齋雜記誤謂伊洛淵源之類貯之宋儒道學簏中未曾寓目偶披伊席夫瑯嬛記援引鳳凰臺唱和及吳淑

姬張玉治合簪二則註云出誠齋雜記因復覓而閱之凡二卷所記百二十餘條皆小碎雜事新異可喜絕無腐氣頗似太平廣記又不墮於淫褻迂誕眞小說家不多見者急付梓人以公同嗜據周達夫序云林載夫所著書併詩文凡十二種恨未窺其全耳

跋劇談錄

唐人最拈弄小說雖金紫大老趨蹡殿陛之餘使命一方鞅掌簿書之暇盡日有所記錄積久成編李文饒劉賓客尤兢兢耳時至咸通以迨乾寧其間韻事足新耳目況三輔曲江士庶都冶景物爲之點次事事俱堪掇拾也康較書能無技癢乎古人讀漢書至留侯遇高帝於下邳便浮一大白想此時長安酒壚間聲價不啻倍蓰矣

跋卻掃編

野史中能不涉荒唐謫誕新奇飾說而簡攷朝宁之鉅典法制一代史館之所未嘗蒐羅者雖曰小說實有攸關班孟堅諸君敘列於百家之末蓋非無謂也沈存中筆談吳處厚青箱雜記每鄭重此類而載之於首然雜以他事不免爲方技蟲魚所溷獨徐吏部寥寥三卷頗有裨諶之風所謂謀之野者得之也是編也當與我明元美氏異典二述同一軌轍云

跋玉蕊辨證

周文忠公雜著二十餘卷獨此卷辨證名花眞堪與六一居士牡丹譜並傳第唐昌觀之玉蕊至唐始著而揚州后土祠之瓊花漢延元間祠因花而有封號則其由來甚遠何不云瓊花辨證乃云玉蕊豈避瓊爲赤玉耶其中猶有未詳者如首載嚴休復詩實詠長安業安坊仙游故事其本集題作揚州唐昌觀謬哉劉杳稱爲棎汁可作酒似又一種端伯呼爲瑒何如容

齋呼爲米囊名稍佳也若山谷所云山礬意即野人所云鄭樹土人所云八仙花故江南野中多有之安得輕視瓊之無雙而存疑似之見也至蔦常之謂非玉蕋則又過爲異同矣庶幾杜斿瓊花記馮子振瓊花賦單安仁瓊花辨可互證云

續跋目錄

跋句曲外史集
跋霞外詩集
跋浣花集
跋蘆川詞
跋于湖詞
跋洺水詞
跋歸愚詞
跋初寮詞
跋龍川詞
跋姑溪詞
跋友古詞
跋海野詞
跋逃禪詞

跋宣和畫譜

古來帝王家好尚翰墨者眞米顚所云奇絕陛下也如唐太宗篤嗜字蹟宋徽宗專心繪事可稱同調按貞觀初整理御府古今工書眞蹟已得一千五百餘卷命舍人崔融爲寶章集紀其事而王方慶所進不與焉裴孝源則撰公私畫史一時珍玩大備數百年來惟宣和二譜足以當之卽多寡未必侔或時代損益之不同耳徽宗一日幸秘書省發篋出御書畫凡公宰親王使相從官各賜御畫一軸兼行書草書一紙上顧蔡攸分之是時既恩許分賜羣臣皆斷佩折巾以爭先帝爲之笑此與唐太宗宴三品已上於玄武門親操筆作飛白書衆臣乘醉競取常侍劉洎登御牀引帝手然後得之千古同一佳話也

跋廣川書跋

鄭康成漢世碩儒弗識犧牛之鼎歐陽修宋朝宗匠誤辨靈臺之碑甚矣博古之不易也董子在政和間鑒定祕閣所藏悉三代法物名器一一詳論精核若故有之物而素所習玩者此豈天欲顯神寶於世必生畸人爲之發揚宣暢耶同朝惟校書郎黄長睿相與商確爲千古知已長睿著古器說四百餘篇載在圖經董子則有書跋十卷雜入金石字蹟之類岐陽鼓文從來盡謂宣王獵碣耳獨反覆辨其非何故鄭漁仲便居之不疑是以讀書貴具隻眼也

跋法書要錄

陶隱居每患無書可看願作主書令史晚愛楷隸又羡典掌之人且曰得作才鬼猶勝頑仙世有若人則蕺山之扇愈可增錢凌雲之臺無煩誡子矣迄唐河東張氏三世藏法書名畫彥遠又能彙其祖父所遺成二書以記錄書畫之事令陶隱居復生

不知又作何願也予讀其法書要錄十卷載漢魏以來名文百篇不下三誌腳不參一評跋豈其鑒識未精耶蓋謂昔賢垂不朽之藝後人睹妙絕之蹟自有袁昂二庾及竇泉諸人月旦在

跋東觀餘論

曩從百川學海中讀法帖刊誤兩卷即東觀餘論之綱領也別行已久而全本罕見秀水項氏倣川本重鐫又增其所刪惜乎弗廣流布王氏書苑與諸書同梓大是坊賈伎倆譌謬脫簡甚多如周雲雷鐘跋原與周罍周洗及一柱爵各自著說條然四簡混爲一段款銘首尾無從摸索又劉原父跋弫仲匜銘全文百五十餘言僅存二行半不大失長睿本色耶長睿嘗與董紫薇編集古錄謂歐陽公文章冠世不可跋及大要攷校非其所長直自負此書壓倒永叔矣因不入本集中故名餘論自號雲林子別字霄賓其爵里詳見李忠定公誌中

跋歷代名畫記

馬氏經籍志云名畫獵精六卷唐張彥遠纂記史皇以降至唐畫工名姓及論畫法并裝背裱軸之式鑒別閱玩之方今此書罕傳即彥遠自敘亦止云歷代名畫記而不及其名意大畧相似耳既讀茲集敘述畫之興廢自董卓幃囊而外侯景煨燼之餘其載入江陵者又投後閣舍人之一炬能無雲煙過眼之歎耶然三百七十餘人垂不朽於天壤間即謂張氏千箱萬軸至今存可也

跋圖畫見聞誌

張彥遠紀歷代名畫絕筆於唐之會昌元年得三百七十餘人又別撰法書要錄每自言曰好事者得予二書則書畫之事畢矣唐末迄於五季繪藝如林若李成關仝范寬山水開闢天資絕技肯讓前哲徐熙滕昌祐諸人寫生獨步更入北宋畫品清

空神化如韓退之作文振起八代之靡靡也郭若虛生熙寧之盛時就所見聞得若干人以續彥遠之未逮但有編次殊乏品隲政弗欲類謝赫之低昂太著李嗣眞之空列人名耳至深鄙衆工謂雖畫而非畫者而獨歸於軒冕巖穴自是此翁之卓識也

跋畫繼

郭若虛論畫專重軒冕巖穴二途極中肯綮惜尙未截然分疏鄧公壽作畫繼更擴其旨不獨敘列九十餘禩之事而續之也大凡廊廟之士留心翰墨識力便迥出雞羣況內府之祕玩巨室之名蹟一一悉其雌黃率爾揮毫無非天趣至若隱逸者春秋佳日山水淸音探奇討幽神境都韻而以手筆出之豈復尋常丘壑耶舍此二者則無畫矣朱景眞撰唐賢名畫錄於二品之外更增逸格政此意也是編旣與張郭二書首尾相銜成數

千年繪事一大公案乾道而後其或繼之者當拭眼望之

跋遺山詩集

裕之嘗選金人詩十卷名中州集酷似晚唐足洗戎虜之陋七歲能詩鄉里稱爲神童弱冠作箕山琴臺諸篇秉文輩見而異之名震南國晚年尤以著作自任日以寸紙細字記金源一代故實今金史多出其手筆也先輩評其詩云奇崛而絶雕劌巧縟而謝綺麗但樂府不用古題未免少遜鐵崖耳

跋金臺集

葛邏祿氏與回紇錯壤去中國甚遠其俗好射易之獨不操弓矢且好利祿易之絶無意仕進嘗以詩謁貢御史曰此心泊然無他好其有好而得之者盡在是矣眞實錄也金山之西北向不知詩文自易之始江南人稱其與韓與玉王子充爲三絶名雄京師一時名公如虞伯生揭曼倩輩莫不歎賞惟臨川危太

樸尤甚茲集二卷卽其手編前後諸序跋不但評論詳覈書法亦極精妙因倩友人王與公摹而副諸棗若初本臨本予亦不能辨

跋唵囈集

漢魏迄唐名家集中詠史詩亦不多見逮宋末文文山始有詠史集亦不過集杜句耳至元始盛如楊鐵崖詠史樂府宋子虛唵囈集凡古今朝野褒貶雌黃直補全史所未備足稱詩史矣子虛自稱爲寐叟又云懵騰鄉人又云吾寐吾寐據梧而瞑其玩世自放猶五柳先生云不知何許人也鄧中甫以爲謙詞謬哉惜靄迺集寒齋冷語予未及見耳

跋雲林詩集

予向梓雲林遺事數則凡處母兄師友間眞不愧古君子已足見其品望但一段悲世憤俗之懷所謂若子長長公有不勝其

哀者不讀其詩不能令人泣下沾襟也因復梓其詩若干卷行世張子宜贈句云潔身穢跡緣時晦寫竹題詩任夜分可謂知言其述懷詩二十六韻殆即雲林子自傳云

跋南村詩集

九成避兵三吳間幾二十年雖播遷羈旅必以卷帙自隨遇事肯綮即採葉書之投破甕埋樹下人以爲六帖五筆不能及也晚年結廬泗水之濱藝菊種瓜每有所會即歌所自爲詩仰天大笑人莫測其意嘗述虞伯生論一代詩謂楊仲弘如百戰健兒范德機如唐臨晉帖揭曼碩如美女簪花自負爲漢廷老吏何獨不曰陶九成如疏林早秋耶

跋句曲外史集

伯雨慕米元章爲人撰中岳外史傳此即句曲外史自傳也如元章初摹二王晚入韓平原伯雨始學雲麾將軍既逼歐陽率

更元章一見無爲公厮奇石卽欲兄事之伯雨入燕地見梅於吳閶閶家如遇西湖故人徘徊竟日不忍去元章多藏玉躞金題幾埒秘府而黄葭樓所儲不亞寶晉齋元章愛潤州江山因爲卜居而金陵地肺丘壑更自佳勝至於元章先一月盡其平生書畫預置一棺焚香其中曰衆香國裏來衆香國裏去舉拂合掌而逝伯雨預葬冠劍於南山屏絕外事飲酒賦詩焚香兀坐及期羽化篋無餘物安得云米顛而張仙非其流亞耶惜其詩文罕傳陳節齋所輯遺集本傳不載亟爲補諸卷末

跋霞外詩集

虛中錢塘族也少時慕陶貞白爲人師碩翁著道士服隱於西湖之濱嘗畫桑乾龍門二圖流傳海內不見者輒以爲恨既從褚雪巘游肆力吟事風致酷似中州諸名家伯雨之後復有虛中何錢塘多隱君子耶

[illegible]跋浣花集

端已集十卷乃其弟藹所編因居是杜子美草堂舊址故名僞史云三十卷馬氏云五卷今皆不可攷向有朱氏版頗善惜逸藹序予幸獲完璧矣梓行既久復閱才調集文苑英華諸書又得諸體詩三十首有奇悉附作補遺云

[illegible]跋蘆川詞

仲宗別號蘆川居士三山人平生忠義自矢不屑與奸佞同朝飄然挂冠紹興辛酉胡澹菴上書乞斬秦檜被謫作賀新郎一闋送之坐是與作詩王民瞻同除名茲集以此詞壓卷其旨微矣人稱其長於悲憤及讀花菴草堂所選又極嫵秀之致眞堪與片玉白石並垂不朽凡用字多有出處如洒窗間惟稷雪云云見毛詩疏稷雪霰也形如米粒能穿窗透瓦今本改作霰雪又如薄劣東風天斜飛絮云云見白香山詩錢塘蘇小小人道

最天斜自註夭音歪嵪刻改作顛斜便無韻味姑記之以爲妄改古人字句之戒云

跋于湖詞

字安國號于湖蜀之簡州人也後卜居歷陽故陳氏稱爲歷陽人甲戌狀元及第出自思陵親擢故秦相孫塤居其下檜忌惡之以事召致於獄檜亡上眷益隆不數載入直中書惜其不年上嘗有用不盡之歎玉林集中興詞家選二十有四闋評云舊有紫薇雅詞湯衡爲序稱其平昔爲詞未嘗著稿筆酣興健頃刻即成無一字無來處如歌頭凱歌諸曲駿發蹈厲寓以詩人句法者也恨全集未見耳

跋洺水詞

字懷古休寧人世系本河北洺川自號洺水遺民十歲詠冰便有莫言此物渾無用曾向滹沱渡漢兵之句舅氏黃寺丞叱非

常晁捄以自隨以平生所得二吳之學及有聞於程大昌者悉以待之由鄉薦旅試南宮時丞相趙公典舉見其文曰天下奇才也擢魁多士或以道學相猜寘本經第二論者莫不稱抑嘗讀宋史詳其功業恨未得全集讀之癸酉中秋衍門從秦淮購得端明洺水集二十六卷雖攷之伊子誌中卷次遺逸甚多而大畧已概見矣先輩稱其宗歐蘇而長於文章洵哉急梓其詩餘二十有二調以存其人云

跋歸愚詞

字常之清孝公書思之孫文康公勝仲之子文定公邲之父也丹陽人後以文康守吳興因家於泛金溪與弟立象同登紹興戊午進士第所著西疇筆耕五十卷方輿別志二十卷歸愚集五十卷外制集五卷其膾炙人口者莫如韻語陽秋二十卷前有小引以晉人褚裒自況託故人徐林為之序未果而卒復於

夢中索之豈文人平生得力處至死未能已已耶其自題草堂曰歸愚識夷塗游宦泥捷徑故文集與詩餘俱名歸愚第集中如雨中花眼兒媚諸闋俱不合譜未敢妄爲更定云

跋初寮詞

字履道眞定人築室自榜曰初寮年十四薦於鄉凡四舉乃登第由東觀入掖垣由烏府至鼇禁皆天下第一或謂其受知於蔡元長密薦於上故恩遇如此相傳有初寮前集四十卷後集十卷惜乎罕見常讀周益公序畧極稱其詩文似坡公暮年之作又云黃張秦晁既殁系文統接墜緒莫出公右尤長於制誥李漢老歎爲徽宗時一人第見議於先輩或云初爲東坡門下士其後附蔡叛蘇或又云受學於晁以道其後但云晁四丈而不稱先生未知孰是要未可與持正可之輩並列矣其破子如安陽好九闋六花冬詞六闋爲時所稱玉林不盡錄豈亦疵其

人耶

跋龍川詞

余正喜同甫不作妖語媚語偶閱中興詞選得水龍吟以後七闋亦未能超然但無一調合本集者或云贋作蓋花菴與同甫俱南渡後人何至誤謬若此或花菴專選綺豔一種而同甫子沉所編本集特表阿翁磊落骨幹故若出二手況本集云詞選則知同甫之詞不止於三十闋即補此花菴所選亦安得云全豹耶姑梓之以俟博雅君子

跋姑溪詞

端叔趙郡人辟爲中山幕府因代范忠宣作遺表得罪編置當塗卽家焉自號姑溪居士客春從玉峰得姑溪詞一卷凡四十調共八十有八闋惜卷尾踏莎行爲鼠所損耳中多夾韻小令更長於淡語景語情語如鴛衾半擁空牀月又如步懶恰尋牀

卧看游絲到地長又如時時浸手心頭熨受盡無人知處涼即置之片玉漱玉集中莫能伯仲至若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日日思君不見君共飲長江水直是古樂府俊語矣叔陽不列之南渡諸家得無遺珠之恨耶

跋友古詞

仲道莆田人別號友古居士忠惠公之孫也其居距城不及五里舍宇矮欲壓頭猶是伊祖舊物劉後村過而詠之曰廟院蜂房居想羡其同居古風歟但據忠惠公荔子譜云玉堂紅一種佳絕正產其地仲道從無一語詠之何耶其和向伯恭木犀諸闋亦遜酒邊集三舍矣

跋海野詞

純甫與龍大淵同為建王內知客孝宗以二人皆潛邸舊人觴詠唱酬字而不名怙寵恃勢純甫尤甚故陳俊卿虞允文輩交

章逐之然文藻頗有可觀如過京師望叢臺諸作語多感慨令人有麥秀黍離之悲與張掄不時賦詞進御賞賚甚渥至進月詞一夕西與共聞天樂豈天神亦不以人廢言耶

跋逃禪詞

補之清江人世所傳江西墨梅即其人也其詩文亦不多見向有補之詞行世或謂是晁補之謬矣無論字句之舛譌章次之顛倒即調名如一斛珠誤作品令相見歡誤作烏夜啼之類亦不可條舉今悉一一釐正但散花菴詞客一無選錄豈謂其多獻壽之章無麗情之句耶草堂集止載凝牛駛女一調又逸其名後人妄詆毛東堂可恨坊本無據反令人疑香奩之或凝或偓云

跋介菴詞

德莊名櫟乾淳間官至朝請大夫直寶文閣知建寧府軍府事

賜紫金魚袋恩遇甚隆而度量宏博常戒趙忠定公曰謹勿以一魁先置胸中可想見其大概矣予家舊藏介菴詞一卷板甚精良惜未得其全集又有文寶雅詞四卷中誤入孫夫人詠雪詞又曾見琴趣外編六卷章次顛倒贋作頗多不能悉舉至如席上贈人清平樂昔人稱爲集中之冠反逸去可恨坊本之亂眞也

跋平齋詞

舜俞於潛人其功烈載在史冊如毀鄧艾祠更祠諸葛武侯告其民曰毋事仇讐而忘父母尤爲當時稱歎迨卒時御筆批其鯁亮忠慤令鈔所著兩漢詔暨詩文行世樓大防又極賞大冶賦一篇予恨未見全集其詩餘四十有奇多送行獻壽之作無判花嗜酒之篇昔人謂王岐公文多富貴氣予於舜俞之詞亦云

跋文溪詞

花菴詞選云李俊明名昂英號文溪升菴詞品云李公昂名昂英賓州盤石人予家藏文溪詞又云名公昂字俊明番禺人未知孰是因送太平州太守王子文詞得名叔陽亦止選此一調稱爲詞家射鵰手用修又極稱蘭陵王一首可並秦周予讀摸魚兒諸篇其佳處寧遜楊柳外曉風殘月耶

跋丹陽詞

魯卿常之雖不逮李氏晏氏父子毋塡一詞輒流傳絲竹然紹興紹聖間俱負海內重望其詞亦能入雅字常之歸愚集予梓行既久復訂丹陽詞一卷以公同好如魯卿出處大畧已詳鴻慶序中矣

跋孏窟詞

彥周東武人晁氏甥也渭陽之誼甚篤如玉樓春靑玉案朝中

措瑞鷓鴣諸調情見乎詞矣其席上送行云後夜蕭蕭葭葦岸一尊獨酌見離情不讓徐勉送客曲弇州先生病美成不能作情語彥周殆能作情語者耶

跋空同詞

叔嶼自號空同詞客先輩稱其不減周美成如燕子又歸來但惹得滿身花雨又花上蜨水中鳧芳心密意兩相於等語尤豔驚一時惜不多見既讀空同詞一卷眞若游金張之堂而攬嬙施之袂宜花菴全錄之但卷尾清平樂一闋是遠可久作可久十二歲時其父攜見熊曲肱適有漁父過前命賦詞援筆立成四座歎服後果爲江湖得道之士何竟混入耶

跋芸窗詞

方叔南徐人與了翁虛齋相友善最喜作次韻小令惜諸家詞選不載予偶得芸窗詞全帙如正挑燈共聽夜雨幽韻不減陸

放翁如小樓燕子話春寒豔態不減史邦卿至如秋在黃花羞澀處又苦被流鶯蹴翻花影一闌紅露等語直可與秦七黃九相雄長或病其饒貧寒氣毋乃太貶乎

跋石屏詞

式之以詩名東南半天下所稱南渡後江湖四靈之一也石屏其所居山名因以爲號性好游南適甌閩北窺吳越上會稽絕重江浮彭蠡泛洞庭望匡廬五老九嶷諸峰然後放於淮泗歸老委羽之下讀其自述沁園春一闋自嘲望江南三闋可想見其大概矣一時樓四明吳荊溪輩盛稱其痛念先人固窮繼志以爲天台詩品莫出其右者楊用修乃以江西烈女一事疵其爲人不幾以小節掩大德耶至如胸中無千百字書云云是石屏自恨少孤失學之語方虛谷指而短之抑謬矣樓大防陶南村所紀二則聊附於左以俟賞識君子

跋龍洲詞

改之家於西昌自號龍洲道人爲稼軒之客故小詞亦多相涸如堂上謀臣尊俎之類是也宋子虛稱爲天下奇男子平生以氣義撼當世其詞激烈讀者感焉花菴謂其詞學幸幼安如別妾天仙子詠畫眉小桃紅諸闋稼軒集中能有此纖秀語耶

跋松陵集

嘗攷皮襲美文藪及陸魯望笠澤叢書俱不載唱和詩蓋因襲美從事郡牧與魯望酬贈積成十通別爲一冊名曰松陵爲吳中一時佳話爾千百年後僅弘治間重梓又漫滅不可得使海內慕皮陸之風而願見茲集者謂吾吳好事何予特購宋刻而副諸棗不特松陵爲吾吳之望也道義志氣窮通是非如兩公者可以相感矣

跋翦綃集

和父嘗選唐僧弘秀集十卷序云緇流砥柱藝苑規衡其自負不淺向覓其全集不可得偶從白門友人架上得蒻納集二卷皆集唐人佳句諸體具備如出一手可謂巧奪天孫矣較之文山丞相以七言律見長不更勝一籌耶

跋中州集

裕之避兵南渡悼金源氏亡誓不更仕晚年以著作自任曰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傳乃築亭於家寒暑不出有所聞見隨以寸楮細字紀錄之名曰野史不下百餘萬言中州集其采詩一種也凡十卷共二百四十五人每人敘畧以寓褒譏史臣推爲一代宗工眞無忝矣若卷首載顯章二作卷尾附其父兄詩尤見忠孝至於俯仰感慨之意讀其自題五絕句可想見云

跋中州樂府集

家藏中州集十卷逸其樂府梓人告成殊怏怏然既得樂府一

帙乃九峰書院刻本也不勝劍合之喜第詞俱雙調淆雜無倫一一按譜釐正如望海潮諸闋與譜不侔未敢輕以意改其小敘已見詩集中不復贅云

跋衆妙集

紫芝與徐璣徐照翁卷號宋末四靈葉正則稱其同能爲唐詩者紫芝雖獨登科官亦不顯肆力吟事欲追開元元和之盛其所選衆妙集不遜元結韋縠諸家予向覓之未得丙子秋杪寒山趙靈均忽緘此書與馮定遠見寄云是嘉興屠用明託予刻者予狂喜彌日因憶放翁句云名酒過於求趙璧異書渾似借荆州用明與予未識面乃不惜荆州之借眞藝林同志亦公心也以方之偶獲一帙秘諸枕中不肯示人者相去何如耶予向彙唐人選唐詩甚爲海內快士所賞復欲梓宋元人選唐詩以續之茲集其嚆矢云

跋鄭註爾雅

舊有爾雅註十餘家如劉歆樊光李巡孫炎沈旋施乾謝嶠諸子為尤著先輩病其漏畧湮而不傳惟郭景純攷釆二九載詮成三卷最為稱首第晉代迄今幾千餘年況本文多江南人語而郭氏居河東古今世殊南北俗異意義音聲之間誠有未盡合者迨宋邢昺杜鎬九人疏之非不詳洽漁仲又懼後人舍經而疑箋註復舍箋註而泥已意別出手眼採經為證不伴作者本旨郭氏所謂擁篲清道企望塵躅者其在斯乎予家向藏鈔本未甚精確客秋從錫山購得殘編數簏獨斯帙完好實南宋善版亟授梓人其間淆訛如廁廚蘮蒘蚸蜥蹏跑之類一一更定又如弁同也葦醜芀蛭蟣倉庚鵹黄也及由膝以下為揭由膝以上為涉由帶以上為厲數條俱已脫落未見其註何似不敢妄補始信落葉難掃雖宋刻不無遺憾云

跋竇氏聯珠集

竇叔向五子曰常曰牟曰羣曰庠曰鞏西江褚藏言輯其詩各有小序大畧已見矣但常牟庠鞏皆登第羣獨夷然不屑客隱於毘陵至如齧指置母棺中及對德宗數語又五人中傑出者宜唐史獨著其傳而兄弟附焉第其父叔向詩不可多得據宋洪容齋云五竇之父叔向善五言詩而畧無一首存於今荆公百家詩選亦無之是可惜也余嘗得吳艮嗣家所鈔唐詩僅有叔向六篇皆奇作念其不傳於世今悉錄之夏夜宿表兄話舊云夜合花開香滿庭夜深微雨醉初醒遠書珍重何時達舊事淒涼不可聽去日兒童皆長大昔年親友半凋零明朝又是孤舟別愁見河橋酒幔青秋砧送包大夫云斷續長門夜淸涼逆旅秋征夫應待信寒女不勝愁帶月飛城上因風散陌頭離居偏入聽況復送歸舟春日早朝應制云紫殿俯千官春從應合

歡御爐香餤暖馳道玉聲寒乳燕翻珠綴祥烏集露盤宮花一萬樹不敢舉頭看過檐石湖云曉發魚門代晴看檐石湖月銜高浪出天入四空無咫尺分洲島纖毫指舳艫渺然從此去誰念客帆孤正懿挽歌二首云二陵恭婦道六寢盛皇情禮遜生前貴恩追歿後榮幼王親捧土愛女復連塋東望長如在誰云向玉京後庭攀畫柳陌上咽青笳命婦羞蘋葉都人插柰花壽宮星月異仙路往來賒縱有迎神術終悲隔絳紗第三篇亡矣又據宋計敏夫云竇叔向字遺直京兆人代宗時常袞爲相用爲左拾遺內供奉及貶亦出爲溧水令有寒食賜火詩云恩光及小臣華燭忽驚春電影隨中使星輝拂路人幸因榆柳暖一照草茅貧端午日恩賜百索云仙宮長命縷端午降殊私事盛蛟龍見恩深犬馬知餘生倘可續終冀答明時酬李袁州嘉祐云少年輕會復輕離老大關心總是悲强說前程聊自慰未知

攜手定何時公才屈指登黃閣匪服胡顏上赤墀想到長安誦
佳句滿朝誰不念瓊枝自宋迄今歷幾百年余所見叔向詩反
多於容齋始信詩文顯晦故自有時匪關歲月之先後久暫也
又得囁嚅翁絕句六首代鄰叟云年來七十罷耕桑就暖支羸
強下牀滿眼兒孫身外事閒梳白髮對殘陽永寧小園寄接近
較書云故里心期奈別何手栽芳樹憶庭柯東皋黍熟君應醉
梨葉初紅白露多寄南游弟兄云書來未報幾時還知在三湖
五嶺間獨立衡門秋水闊寒霞飛去日銜山新營別墅寄兒云
懶姓如今成野人行藏由興不由身莫驚此度歸來晚買得山
居正值春自京將赴黔南云風雨荆州二月天問人初雇峽中
船西南一望雲和水猶道黔南有四千宮人斜云離宮遠路北
原斜生死恩深不到家雲雨今歸何處去黃鸝飛上野棠花余
向讀白樂天與微之書極稱竇七與元八絕句可見同時早有

定論矣嘗手錄一編併唐書列傳附於集後寄友人云向謂竇氏聯珠今可謂竇氏合璧否

跋陸璣草木鳥獸蟲魚疏

右毛詩疏二卷或曰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陸璣作也或曰唐吳郡陸璣作也陳氏辨之曰其書引爾雅郭璞註則當在郭之後未必吳時人也但諸書援引多誤作機案機字士衡晉人本不治詩則此書爲唐人陸璣字元恪者所撰無疑矣後世失傳不得其眞故有疑爲贗鼎者或又曰贋則非贋蓋摭拾羣書所載漫然釐爲二卷不過狐腋豹斑耳其說近之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　　第０１册（国家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２００２）ｓｓ１１１８６６３３
作者＝ＢＥＸＰ
ＳＳ号＝
加密地址＝
下载位置＝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２．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１０／ｄｉｓｋｌａｑ／ｌａｑ７９／０１／！００

001.pdg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
目录
正文